

明宮六十朝演義



上海時還書局發行

明宮十六朝演義

二卷

許嘯天著
趙茗狂評

第十六回 成雙耦還珠入櫝 學六韜投筆從戎

却說那天崩地塌的一聲，把朱元璋和常遇春徐達等，都嚇了一跳，正待使左右出去探問，早見警衛飛跑進帥府來，屈着半膝稟道：城外的神龍殿崩倒，地上陷了一個大穴，湧出一塊有字的石碑來，不知是甚麼怪異？元璋見報，不覺嘆了口氣道：君主無道，災異疊呈，羣盜如鯽，四海分裂，却要鬧到甚麼的時候才休。說着命小卒，隨了那探事的去將石碑取來，不一刻已昇到了帥府中，元璋和徐達等，下塔來看，只見那碑約五尺多長，石色斑剝，好似藏在地中多年了，碑的上面，鐫着幾行字道：「天蒼蒼地茫茫，干戈振，古流芳。元重改，陰陽旁，成一統，東南行。」元璋讀了一遍，也解不出他的意義。徐達說道：這都是江湖術士弄的玄虛罷了，不必去睬他。元璋點點頭，叫把石碑拋去了，一面仍和徐達等籌畫進取。忽報郭子興在濠州病亡，徐達大笑道：這是主公的機會來了。我們趁着子興新死，趕緊奔赴濠州，去給子興開喪，並收了他部下的入馬，名正言順，誰敢不依。元璋聽了，也不覺高興起來道：時不可失，今夜就須起程，祇是辛苦列位了。于是派定吳良，花雲，湯和，耿再成，郭英，謝潤等八人，暫時守着

濠州，元璋自己，同了徐達，常遇春，沐英，吳貞，胡大海等一班人，晝夜趕到濠州來。這時郭子興的兒子郭榮，是個沒用的東西，子興一死，部下將沒人統率，不由的亂紛紛起來。雖有趙大出來維持，因他威力不足，將士不肯信服。正在沒法的當兒，朱元璋和徐達等趕到。趙大本來害怕元璋，不敢不出城來迎接。元璋到了濠州，一面替子興治喪，一面料理着政事，雙管齊下，果然如徐達所說，諸將沒人敢有煩言。等待喪事就緒，諸將見元璋樣樣如儀，心上已暗暗佩服。加以城中無主，衆人反都來勸進。元璋却故意說道：郭公在日，待我不薄，現在郭公西歸，濠城的大權，自應歸他嗣子主持，但是郭公子年輕，恐無力負擔。我承諸公的推愛，只得暫時代爲統率部衆，將來仍歸郭公子率領就是了。諸將聽了，無不感激流涕，頌贊元璋的長厚。其時從前逃走的孫德崖和彭均用，兩人已得着了郭子興的死耗，便商議着襲取濠州。均用知道趙大是不中用的，勸德崖火速進兵。德崖原也垂涎濠州，因無機可乘，只好睜着眼讓人。如今有了這機會，怎肯輕輕放過。當下領了部下的兵士，飛奔的趕到濠州來，到了城下，見城上旌旗蔽日，軍容齊整，不覺吃了一驚。忙使人去打聽，才知道朱元璋已在城中，統領子興的舊部，做了濠州的統帥了。德崖見報，氣得眼睛裏出火，暴跳如雷道：朱元璋是何人，敢這樣的放肆。俺決不容他安穩的。說罷就要令軍士們攻城。彭均用忙勸阻道：主將且不要性急，你若攻城，大家翻

了臉，這事便不容易幹了。德崖說道：依你却怎樣呢？彭均用答道：照我的意思，我們這裏設起一席酒筵，去請朱元璋出城，只說慶賀他就職，等元璋若來，隨手在席上刺殺了他，豈不絕了後患。德崖大喜道：這事就託你去辦罷！彭均用答應了，退出來去佈置。這裏德崖便備了一分賀禮，着人送進城去，並請朱元璋出城赴宴。元璋收了禮物，對來人說道：承你主將的美意，我隨後就來。來人去了，徐達在旁說道：德崖此來，必不懷好意，主公爲何輕易允許了他。元璋微笑道：我未嘗不知他有詐，還不是從前誘郭子興的故智麼？但我豈怕這么魘小醜，今天去赴宴，祇防備着就是了。吳貞在階下挺身應道：俺願保護主公前去。胡大海也要去，元璋笑道：你二人跟我同去，却不許多說話，只隨機應變，看他們的動作行事。吳貞和大海應着，各自去預備起來。元璋又叮囑徐達和常遇春，帶領健卒千人，隨後接應。命沐英郭英固守濠城，分派已定，便同了吳貞胡大海，並十幾個衛士，飛奔望孫德崖營中來。德崖接着，忙來迎了進去，吩咐帳中擺起筵宴，便邀元璋入席。酒到三巡，德崖正要開口，一眼瞧見元璋的背後，立着兩個大漢，一黑一白，怒目按劍，威風凜凜。德崖吃了一驚，故意問道：將軍背後侍立着的是誰？元璋答道：這是郭公部下，的吳貞和胡大海。德崖見說，叫賞吳貞胡大海酒肉，兩人也不客氣，就在帳下你一盃我一盃的豪飲起來。德崖和元璋在席上，祇閒談些元朝的政事，却毫不提及濠州兩字。

酒闌席散，元璋起身告辭，吳貞胡大海緊緊相隨，德崖直送元璋到了營外，元璋作別上馬，德崖回到帳裏，彭均用從帳後出來問道：主將既把元璋請來，爲什麼終不下手？德崖道：你不看見元璋背後立着兩個勇將麼？咱若一動手，自己的性命也就難保了。均用頓足道：你的胆也太小了，他到我這裏來，任他怎樣的利害，也是雙拳不敵四手。現在輕輕把他放走，愈顯得我們營中無人了。這一句話，激得德崖耳根子也紅了，忙道：如今可有什麼計較，去把他追轉來？均用說道：他已經脫身，還肯回來麼？爲今之計，主將快領了人馬，趁他去得不遠，便上去邀他商議大事，如其他不答應的，便將他圍困起來，咱就暗暗的去襲了濠城，濠州一得手，兩下夾攻，使他背腹受敵，還愁朱元璋不成擒麼？德崖連連拍手道：妙計妙計！咱便領兵去追，你快帶了本部人馬，從小路去襲濠城罷。于是德崖點起八百軍馬，盡力來追元璋，看看追上，德崖大叫道：朱將軍慢行，咱有軍情和你酌議，請你稍留再去不遲。元璋見德崖飛馬趕來，後面塵頭大起，知道他心懷叵測，就在馬上拱手笑道：孫將軍！我們已看透你的鬼計了，祇是你不早下手，此刻我已離了虎口，豈肯再上你的當，你還是棄了這個念頭，我們隔日再相見罷。說畢把馬加上兩鞭，和吳貞胡大海等一行人，飛般的走了。德崖那裏捨得，也督促兵馬奮勇的追着，遙見元璋十幾騎人馬，走進樹林中去，轉眼看不見了。德崖趕到樹林外面，四面一望，却是綠樹陰濃，

蘆葦深密，不覺驚疑道：這裏防有伏兵，且不可進去。話猶未了，一聲梆子响，喊聲大震，一彪人馬殺出，爲首一員大將，面如重棗，豹頭環眼，挺鎗大喝道：孫德崖逆賊！認得常將軍麼？德崖大怒，揮着大刀，來戰常遇春，兩馬相交，刀槍並舉，戰不上十合，德崖氣力不加，撥馬便走。才奔得十幾步，那裏喊聲又起，一將也臉若重棗，蠶眉鳳目，橫戈攔住去路，大喝徐達在此。孫德崖心慌，不敢戀戰，奮刀奪路而逃，不提防半腰裏一將衝出，面如鍋底，烏盔玄甲烏鬃馬，手執大斧，高聲大叫道：胡大海來了！這一聲好似半空中一個霹靂，軍馬紛紛倒退，孫德崖措手不及，被大海手起斧落，把德崖劈做了兩半。兵士見主將被殺，發聲喊，各自逃命。大海却揮動大斧，見人便砍，將德崖的兵馬，好像切菜一般。徐達忙上去阻住，一面下令道：兵丁們聽着，降者免死。這令一出，那些兵士，齊聲說願降。徐達便招呼遇春大海集在一起，鳴金收軍，計點人馬，一千個不缺一人。又把孫德崖的降兵，另編了一隊。這時元璋已領着十餘騎，先回濠州。徐達遇春等領了人馬，慢慢的回來，離城約半里許，忽聽得喊殺的聲音，徐達詫異道：誰在那裏厮杀？大海忙道：待俺去看來，說着一騎馬直奔前去，徐達也催動人馬速進。那時彭均用領了軍馬，偷偷的來襲濠州，被沐英和郭英，從城中殺出，恰巧元璋也趕到，大家亂殺一陣，均用正在攔擋不住，猛聽得一將聲如巨雷，把大斧舞得和蛟龍似的，殺入陣來。彭均用見不是勢頭，便回馬敗走，劈

頭又撞着徐達常遇春，雙槍齊至。均用勉強來抵敵，背後胡大海追到，只一斧，將彭均用連人帶馬，砍死在地。那些軍馬死的死，降的降，餘下的幾個紛紛逃命去了。元璋便收了軍隊，和徐達、遇春、大海、沐英、郭英等，會聚起來，把孫德崖的降卒，令郭英統領了，暫時屯在城外，自己和遇春、徐達等進城。一行人回到帥府，趙大聽說元璋得勝回來，便同了一個本城的名士，順道來給元璋賀喜。那士人見了元璋，行禮畢，自說姓李名善長，是濠州懷遠人。又說：在三年前，懷縣來了個逃難的女子，問他姓氏說姓朱，因家被官事，一門逃散，無處容身，誤行到此。善長的母親，就把他收作義女。後來那女子漸漸吐露出來，才知他是朱元帥的夫人。現聞得元帥領兵到濠，故特前來報知。元璋聽了李善長的話，不覺縐眉道：我出入戎馬之中，並未娶過妻子，什麼有了夫人來呢。徐達在旁笑道：或者從前有人會許親給主公，一時忘懷了。元璋說道：我除了郭公相贈的櫻桃外，實在沒有第二個人。善長說道：那女子所說，元帥的姓氏面貌，却一點也不差的。元璋見說，沉吟了一會，忽然記起了馬秀英來。便恍然說道：不要就是他罷！當下把在郭光卿家裏和馬氏怎樣的相愛，在後怎樣的離散，大略和徐達等講了一遍。胡大海在那裏拍手笑道：怪不得主公在梵村要強着俺娶妻子，原來主公自己早定了一個夫人了。徐達和元璋，想起了大海結婚時的情形來，忍不住也笑了。當下元璋令善長去接了那個女子，進府來。

一瞧，果然是馬秀英。兩人相見之下，自覺得悲喜交集。元璋一面命開起慶功宴，和諸將們同樂；又和徐達等商議，準備與馬氏結婚。到了這一天上，濠州的元帥府裏，掛燈結綵，大小將領們，都來賀喜，就是滁州的耿再成，謝潤，花雲，吳良，湯和等，也差人送禮到濠州來。這裏常遇春，徐達，郭英，胡大海，以及沐英趙大諸人，大家喝着喜酒兒，足足的鬧了三四天，才得慢慢的安靜。其時可巧方子春和他兒子方剛，親自來給元璋道賀。元璋留他父子飲筵，就席上談起胡大海的事來，元璋叫他把方柳娘送入帥府，和自己同居，使大海夫妻團圓。又令方剛隨從左右，練習軍事。子春很爲高興，便拜謝了自去。從此馬氏和櫻桃同事元璋，兩人極其和睦，這且不提。再講那朱元璋自和馬氏結婚後，去濠州調了花雲湯和到濠，拜徐達爲行軍都指揮，常遇春爲先鋒，胡大海花雲，爲左右監軍，命李善長爲參謀，湯和爲濠州總管，郭英沐英爲衛軍統帶，方剛爲護衛官，耿再成，吳良着爲濠州正副總管，謝潤爲指揮，暫留守濠州。元璋分派已定，祇有趙大不會有職使。因他是郭子興的故人，輩分在元璋之先，怎樣肯受人支派，所以心懷忿恨，在那裏伺機謀變。元璋見他沒甚權力，也不把他放在眼裏。元璋一切安排停當，吩咐湯和，小心鎮守濠州，自己帶了徐達，常遇春，胡大海，花雲，李善長，郭英，沐英，方剛等一班戰將，進兵攻取定遠。定遠守將王聚，出兵拒敵，力盡戰死。元璋得了定遠，又守服了馬家堡寨，建大享。大

亨的部下，也有兩萬多人馬，各處的小寨，聽得大亨已投誠了，便都傾着部下，紛紛來歸。這樣的一來，元璋的威聲大震，武將如鄧愈、華雲龍、郭興、鄒遇春、呂懷玉、耿炳文等，齊來歸附。這六員勇將中，除了耿炳文是耿再成的族兄，郭興是郭英的兄弟外，鄧愈、華雲龍、鄒遇春、呂懷玉等四人，係聞名來歸，都具有萬夫之勇，鄧愈更兼文武全材；他是和州人，將來也是明朝開國的功臣，又有文士如龍泉人章溢，麗水人葉琛，浦江人宋濂，處州人劉基，這幾位號爲浙東四大儒，又稱做四賢。那時章溢、葉琛等，見羣雄四起，天下大亂，便攘臂奮然道：大丈夫要輔助明主，建功立業；目下是其時了。於是，兩個人游歷各處，要想擇主而事，在路上却碰着了宋濂和劉基，也抱着投筆從戎的志願。四個人聚在一起，說說談談，互慕着文名，當然十分投機。大家議論了一番，覺得徐壽輝、方國珍、張士誠等一班人，都不是成大事的，聞得濠州朱元璋，自起義以來，仁慈愛民，禮賢下士；知道是個真主，就星夜來投奔元璋。但四人之中，劉基更是出類拔萃。宋濂、章溢、葉琛等三人，也個個是滿腹經綸，才堪濟世，學足安邦。單講那個劉基，字伯溫，祖居在處州的瑯琊鄉。他在十七歲上，已中了進士，可算得無書不讀，博古通今了。浙東的四賢，要推劉基文名最盛。他新中進士的時候，年未弱冠，不免睥睨一切，驕氣凌人；和他結交的一般宿儒，都佩服着他的學問，所謂後生可畏，自然讓他三分，那劉基便越覺得不可一世了。一天是

三月三的上巳日，劉基也效着那古人，往郊外去踏青，順便去游覽靈巖。那靈巖的地方，離瑯玕約有二十多里，那裏山清水秀，碧樹成陰。又值春氣融融，百卉爭妍的常兒，但見遍地山花照眼，綠波瀾瀾，雲影婆娑，花香馥郁，流泉琤琤；行人到了這裏，真要疑是身入了畫中哩。劉基也愛靈巖的風景清幽，一時貪玩山色，徘徊了一會，已是倦鳥歸林，紅日西沉了。靈巖本是處州著名的勝地，春秋佳日，士大夫提酒登臨，憑弔古蹟的很是不少。劉基見游人紛紛散去，纔覺着時候已晚，祇得捨了佳景，慢慢的走回去。可是走不上十里，天便昏黑下來，幸有微月在東，略略辨得出路途。劉基因歸意匆匆，却錯走了一程。舉頭四望，見一片的荒地，青塚疊疊，鬼火爍爍；不由得心慌起來。正在遑急時，遠遠瞧見人家的住屋，那燈光從門隙裏射了出來。劉基這時好似得着了救星，三腳兩步的向那所房屋走去。到了面前，就月光下看去，却是竹籬茅舍，雙掩柴扉；聽得裏面磨聲鹿鹿，燈光便自柴扉中吐出。劉基待上前叩門，忽聽屋內有人問道：外面來的可是劉伯溫麼？伯溫見問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忙回答道：在下正是劉伯溫，不識高士怎樣知道的？說猶未了，柴扉呀的開了，走出一個老兒來，笑着說道：我在十年前已經算定，相候已多時了。說罷，仰天大笑，弄得個聰敏絕世的劉伯溫，簡直是丈二和尚，摸不着頭腦了。那老兒便迎伯溫進了草堂，早有小童獻上茶來。老兒讓伯溫坐下，伯溫一面接茶，便躬身道：敢問仙

丈高姓雅號，何以曉得賤名？那老兒笑道：山野村夫，與草木同腐，本不必有姓名，不比相公，少年名書金榜，誰還不知我們處州有位劉伯溫呢。老兒說時，形色十分謙恭，打動了伯溫好勝之心，臉上便露出驕矜的顏色來，口裏謙遜道：承仙丈的謬獎了。老兒笑道：今天賢者下臨敝廬，也可算得蓬壁生輝。伯溫說道：這是仙丈的推崇，但小可此刻因貪游靈巖，回去天晚，誤了路程，日暮途窮，要求仙丈這裏打擾一宵，未知仙丈可能見容？那老兒大笑道：我剛說相候多時了，正希望相公的大駕見顧呢。伯溫見老兒說話，迷離愴悅，方待要問個明白，不會啓口，那老兒却繼續說道：劉相公才廣學博，方纔從靈巖回來，那靈巖的古蹟裏面，有一座蝴蝶塚，不曉得他建自甚麼年分？是什麼一回事？老漢懷疑已十多年了，萬祈指教。伯溫聽了，一時回答不出，囁囁了半晌，勉強說道：那蝴蝶塚小可也嘗聽人說過，有的謂是莊子的化身，其實這一類古蹟遺事，誰也不能證實他，無非是前朝好事文人，弄的玄虛罷了。那老兒見說，不禁正色道：這是甚麼話，祇怕未必如尊意所說呢。伯溫那時知道老兒有心難他，便尋思道：等我反難他，看他怎樣？想着忙拱手道：依仙丈所論，諒來定有根據，敢請見示。那老兒仰着頸子，微笑說道：講起那蝴蝶塚來，老漢倒略知一二。什麼莊子化身，都是一種推測之辭；況那塚的年代，也不知於這般久遠。攷這蝴蝶塚的由來，是唐天寶年間，宮廷之亂，廷臣梁詩禎，株連被誅。詩禎的愛姬

蝶奴也服毒身殉。他死後遺書，自述是本城人，指名要葬在靈巖下。詩禎的家屬敬他貞烈，真個運柩回來，替他瘞在巖下，成了他的志願。那塚的面前，鑄着一塊碑道：烈姬蝶兒之墓。後人因碑淹沒，誤傳爲蝴蝶塚。老漢記得那蝶兒塚墓碑的後背，還鑄着一首歌詞兒，很覺哀豔可誦。老漢聽人讀着，也就把他記在心上。想當日定也傳誦一時呢。說罷，便念那首歌辭道：

禁闕變方熾，強弱自殘折。意氣許與分君臣，忠心欲奮秋陽烈！摧軀扶股向死君，蕙蘿義烈薄天雲；後人重死不重節，暮楚朝秦何紛紛？蝶兒感恩迺至爾，吁嗟！萬雲不如斯靈巖，山高江水寒，孤塚茫茫歷萬劫！魂兮不滅，翩翩落花飛蝴蝶。草青青，山冷冷，猶見江頭流水碧。

那老兒念罷，瞧着伯溫大笑道：這還算是最近的事迹，相公却不曾弄得清楚，休說是三墳五典，八索九丘了。說着又一陣的狂笑。伯溫自覺慚愧，那臉上不禁紅了起來。當下便起身向那老兒謝過。那老兒搔着銀鬚，微笑道：孺子可教。老漢和你說明了罷！是那老兒自己說是叫做胡光星。還對伯溫說：十幾年前，曾替人點過龍穴，現今國家將大亂，真主已出；要想選擇一兩個人材，傳授自己的衣鉢。所以我待此十年，終遇不着有根器的人。那胡光星一頭說，去裏面取出一冊書來，遞給伯溫道：老漢行將就木，留着也沒用，今天和你相逢，也是前世有緣，你拿去勤習，不難做輔弼良臣。伯溫聽說，接書隨

手翻了一遍，見書中六韜三略，行軍佈陣，定亂治國的道理，無不齊備。伯溫大喜，忙收了書，向胡光星拜謝，並稱他做了老師。伯溫又問真主在什麼地方？胡光星答道：今日已晚，明天自然告訴你。伯溫稱謝，這一夜就在草堂中宿歇。伯溫因心上有事，翻來覆去的睡不着。遠遠的村雞初唱，伯溫正朦朧睡去，忽聽胡光星大呼道：皇帝來了，伯溫大驚，要知皇帝來也不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人苟一至風雲際會時，竟有無任而不利者，命也連也，豈人力哉！元璋自濠城脫險，羣雄相聚，一躍而身握總符，轉眼而郭子興又死；從斯得統其部衆，以縱橫天下，其機會非天授者耶？

孫德崖亦當時巨寇，以反覆無常，迺敗至一事無成，結果則受戮于人，死也亦宜。彭均用徒有赫赫之名，實一無用之庸夫耳。然則其死，尤爲不足惜。惟元璋以戰勝之餘，又獲與馬氏團聚，喜可知矣。

趙大慶諛其主，今失勢依人，而元璋不加誅戮，是貽患于濠州也。胡光星自十一回中一見，幾疑不知所終，及今再出，且爲劉基師，十一回點眼之言，至是方行敘明，用筆之密而不疎，深得古人文法。

第十七回 采石磯前擒敵將 蘭陵城下敗雄酋

却說：劉伯溫聽得胡光星說，皇帝來了，便從睡夢中驚醒，慌忙披衣起身，手忙腳亂的走了出來，只見草堂外面靜悄悄的，並沒甚麼皇帝。不覺很詫異的問道：皇帝在那裏？光星指着門隙裏的陽光說道：那不是皇帝麼？伯溫見說，祇當他是鬧玩笑，便點了點頭，胡光星也不再說，只催着伯溫快走。伯溫便辭了光星，走出茅舍，光星却囑付道：今日一別，有緣的，五年後再見。伯溫說道：我師將往何處？光星嘆口氣道：行蹤無定，到了那時再談罷！後來劉基輔助朱元璋，被陳友諒困住，正在危急的當兒，忽然空中來了三枝的袖箭，把敵將射死。小卒拾了那箭來看時，箭上刻着胡光星三個字。伯溫吃驚道：吾師來了，忙令人去找尋，却不見胡光星的影蹤。再一記年月，整整的五年多了。伯溫也嘆道：吾師已經到過了，他不願和我見面，不必強爲。當下望空拜謝了，這是後話不提。再說：劉伯溫別了胡光星，回到家裏，把那冊所授的書，盡心習學了三年，也無心去進助功名。這三年裏面，居然學得上知天文，下曉地理；元朝都督察木兒不花，聞得伯溫的才名，嘗着人去邀他出山，伯溫祇是不應。就是徐壽輝和方國珍，也會致聘伯溫，伯溫被他們糾纏不過，索性棄家出游去了。伯溫一路留心着真主，猛然的想起他師傅胡光星，在茅屋中指着陽光說是皇帝，真皇帝莫非在濠州麼？因濠州古名朝陽。——今鳳陽是——于是伯溫一心往濠州來投奔朱元璋。在路上又遇見了宋濂，和章溢葉琛等，講起了朱元璋，都

說他愛賢如渴，確有人君之度。伯溫聽了，志意越發堅決了。劉基等四人到了濠州，朱元璋已出兵走遠，由葉琛章溢來見湯和，湯和忙寫了薦書，叫兩人去定遠督謁元璋。元璋接着大喜，便親自寫了聘書，備了一分厚禮，令人到濠州來請宋濂和劉基。那宋濂應命往定遠，祇有劉基却不去。朱元璋知道劉基與別人不同，就命宋濂和胡大海，代表着自己來請劉基。第一次，被劉基拒絕不見，再來又值劉基出去了，惱得胡大海性發，在劉基的門前，拍着手大罵起來，慌得宋濂再三的把他勸住了。到了第三天，宋濂和大海，又來館驛中見劉基，那大海便大踏步走上去，將館驛門打得擂鼓似的。嚇得館童死命的把門拴上，任你打門打得震天價響，只是不開。胡大海頓時憤不可遏，高聲罵道：那酸骨頭是甚麼東西，倒這般的搭着鳥架子，等俺去一把抓他出來。說罷拔出了腰刀，望門上直砍入去，宋濂忙阻攔道：主公怎樣吩咐着的，你却這樣野蠻，把劉先生惱走了，拿什麼話去回覆主公呢。大海見說，纔插了腰刀，氣憤憤地道：那麼你去見他，俺可等得不耐煩，先娶回去了。宋濂沒法，祇得由他去。自己便再來見劉基，呈上聘書和禮物，並說了來意，劉基說道：承主公垂青，自當應召。但目下還有些小事兒，不會料理着，煩足下略待幾天。宋濂聽了，暗想你倒好放刁，咱們四個人一塊兒來的，你偏要人家一請再請，還不肯就起身，却等到幾時去，怪不得胡將軍要抓你去了。宋濂尋思了半晌道：朱公聞得

你名，十分渴想，急於要和你相見，所以令我幾次前來，我已着胡大海將軍，先回去通知了，怎好再延時日，使朱公在那裏盼望呢。劉基見宋濂說得有理，便答應次日起程。第二天劉基果同了宋濂，到定遠來見元璋，既到了定遠，元璋聽得劉伯溫來了，便親自和徐達，常遇春，李善長，花雲，華雲龍，鄧愈，葉深，章溢等，一班文武將領，出城迎接。劉基遠遠見城中擁出一隊人馬，旌旗招展，刀槍鮮明；馬上的諸將，個個威風凜凜，正中的一人，生得龍眉鳳目，熊腰虎背，器宇不凡，知道是朱元璋親自出城來了，忙立在道旁，由宋濂上前稟白，元璋便跳下雕鞍，諸將也紛紛下騎，劉基過來謁見了元璋，只長揖不拜。元璋大喜道：得劉先生來此，真是三生有幸了。劉基也謙讓着，元璋叫備過馬匹，和劉基並馬入城。諸將也上了馬，一路擁護着進城，到着定遠官署前下馬，元璋邀劉基進了大廳，分賓主坐下。葉琛宋濂等分坐下首，諸將却傍立在階下。元璋便說了諸多仰慕的話，劉基也自謙了一番，兩人漸漸講到了政事，劉基却對答如流，把個元璋樂得心花怒放，連連讚嘆不絕，這時東廊下走出了胡大海來，瞧着劉基笑道：主公那樣的看重他，俺只當他是有三頭六臂的，原來也是窮酸鬼子兒，叫他來有甚用處，值得這般恭敬！這幾句話，說得廳上下的文武將領，都忍不住笑起來。元璋勃然變色，大喝道：你這黑廝懂得甚事，還不給我退出去。大海見元璋發怒，回身伸了伸舌頭，走向外面去了。那大海恨着劉

基，在濠州不肯出見，所以元璋和衆人出城去接劉基，獨大海不去。及至見了劉基是個書生，大海轉瞧不起他了，一時忍耐不得，從廊下走出來譏笑他幾句。劉基聽了大海的話，心裏自然不高興，大海被元璋喝退，也有些不服；這是大海和伯溫，始終不睦的起點。其時元璋和伯溫，談得很是投機。元璋便請教定天下的方略，劉伯溫說道：金陵有王氣，取了他作爲基礎，然後一鼓下西南，天下不難定了。元璋也笑道：先生的意思，正和我相同，說着便命擺上筵席來，和伯溫對飲。徐達等諸人，便都散去。祇有一個沐英，隨侍元璋的旁邊。元璋和伯溫，直吃到魚更三躍，共入署後安息。兩人連飲了三天，到了第四日，忽然潁州的劉福通，遣了使臣前來，並有詔書，封朱元璋做大元帥，徐達常遇春做了左右都督，得專征伐。那劉福通是甚麼人，怎樣好下詔書呢？當元順帝至正九年時，有一個欒州人名韓山童的，倡起白蓮會，糾那些愚民入會。韓山童本習些左道旁門的邪術，替人符錄治病，很有點小驗。無識的鄉民，奉他做了神佛，百般的崇拜着。這樣的一來，山童的勢力漸漸澎漲開來，凡河南江淮一帶，徒衆已有兩三萬了。山童見勢日大，便和黨徒王顯忠、羅文素、劉福通等一班人，連夜舉義。山童自稱是宋代皇裔，建號宋帝。元朝都指揮兀脫帖木兒，領兵征剿，一戰便擒了山童。劉福通却負山童的兒子林兒，逃到河南。那裏白蓮會的黨徒，原很不少。福通便號召起來，竟得了四五萬人，當時豎起大纛，佔

了亳州，奉韓林兒做了小明王，國號仍稱爲宋，建元叫作龍鳳。劉福通挾着宋朝的名稱，四處去招附着盜寇，凡當時爭天下的羣雄，都經福通加着封典，一時也有受他的，也有拒却的，一般草寇歸他的最多。這時，劉福通的使者，到了朱元璋那裏，諸將把偽書讀了，一齊好笑起來。元璋就把這件事，去和劉伯溫商議，伯溫說道：「主公既和羣雄角逐，何必要去依賴他人。」元璋點頭道：「這話不差。正要打發使者，把偽詔退回，只見常遇春進來道：「主公獨力舉義，羽翼還不曾豐足，今趁着劉福通來修好，不妨受了他的，雖不見得有益，做個聲援也是好的。」元璋見說，不覺笑道：「他能夠給我們利用，就名義上附了他，祇要根本沒有損益，也未嘗不可。」于是令款待劉福通來使，受了他大元帥的詔封，着軍中一例稱龍鳳年號，諸將得了這樣的命令，個個不服，來稟元璋道：「韓林兒是個山野的牧豎，怎樣去附順他起來。」元璋說道：「林兒出身微賤，我也曉得的，不過他現下襲着宋朝的大名，天下人心向宋，却不辨真偽，我們也借這個名目，做事容易一點的意思，並非有心去歸順他。」衆將聽說，這纔沒有話說。當下元璋聽了劉基的規畫，先從東南着手。那時要待渡江南下，却沒有船隻，就去拘些民船來，也載不了多少兵，元璋的心上，很覺得懊惱。正在這當兒，忽有水寇廖永安和兄弟永忠，首領俞通海、通淵兄弟等，領着部衆，來投誠元璋。那廖永安和俞通海等，是巢湖著名的大盜，手下有六七百艘戰船，二萬多名。

健卒；屢次和元兵爲難，官兵很見他們害怕。其時元廷的副元帥朶察耐，督着五萬水師，收守了湖口。廖永安俞通海等，久困湖中，食糧漸盡，想去劫掠，祇是衝不出那口子。廖永安和通海計議，以這樣的困下去，只有束手待死。若要解去那重圍，須陸上援兵，從外面殺入，裏面水兵殺出，兩下夾攻，才得成功。但算來算去，惟有朱元璋的聲勢最大，兵力也充足，距離又甚近，應援比他處便利。故廖永安和俞通海議定，決意來歸附元璋，求他前來解圍。主意打定，廖俞兩人便悄悄地從水口逃出，來謁見元璋。元璋問明了來歷，便微笑對徐達說道：廖永安前來歸我，他是求我救應的意思。然我這裏正缺乏水軍和船隻，大可以將計就計，順勢渡江，不是一個好機會麼？徐達也很贊成。元璋便囑咐廖永安俞通海，約定了期日，併力合攻官兵。到了那天，元璋親率兵馬，和徐達、常遇春、胡大海、花雲等一班戰將，拜劉基做了軍師，星夜來襲取湖口。元將朶察耐，祇防着湖中的盜寇，却不會留心到背後的來兵；元璋軍馬殺入，一聲暗號，廖永安、俞通海，領着部下水盜，奮勇的殺出。朶察耐那裏抵當得住，被元璋的兵馬，殺得大敗，各自奔逃，朶察耐幾乎給胡大海捉住。這一場好殺，弄得元兵魂喪胆落。元璋既打败元兵，便傳令兵士們，且沿江屯住，一面令廖永安調齊戰船，准備應用。廖永安便集了船隻，回報元璋，元璋着廖永安、俞通海、通淵，領了湖中原有水兵，引道做先鋒，自己和劉基、徐達、常遇春、胡大海、華

雲龍、花雲、鄒愈等，率着軍馬，紛紛登舟，在後揚帆進發。船到了半江，元璋下令道：「我軍此次名爲追襲元兵，實在元兵早已走遠了。現在的方向，咱們不如先破牛渚磯，牛渚磯一破，那采石磯就不難得了。這兩個地方，都是江中的險要，我們軍馬渡江，却不可不爭。」元璋話猶未了，俞通海應聲道：「某願去攻采石。」元璋點頭道：「你去也好，須要小心了。」通海答應着，一手揮動大旗，一手提了大刀，督着兵士前進。那時江流湍急，船在水上好似射箭一般。通海仗着深知水性，挺立船頭，直望那采石磯馳來。講到采石磯的地方，似一座險巖的小島，矗立江中，高出水上，約有兩丈光景。元將朵察耐，在湖上敗走後，却來守着這采石磯。他遠遠望見元璋的兵馬，駕着大船，向磯駛來，便喝令軍士放箭。俞通海兩番進攻，都被箭射退。那廖永安和弟永忠，因新降元璋，急要立功，便也駕着大舟，盡力的來攻采石磯，也給朵察耐射走。這時元璋領着衆將，去奪牛渚磯，磯上還不到三百個人馬，徐達和常遇春，殺上牛渚磯，把幾百個兵士，殺得四散逃走。元璋得牛渚磯，留華雲龍守着，自己和常遇春等，督着人馬，併力來取采石磯。那時磯上矢石和驟雨一般，兵丁沒一個敢上前。常遇春在船頭上，大叫道：「看俺來爭奪頭功，說罷，便挑選了二十個健卒，手裏各拿着鐵盾，駕了一隻小舟，飛奔到了磯下，遇春便聳身一躍，跳上磯來。不期那朵察耐的副將別也，瞧見遇春上磯，覷得親切，一戟向遇春頭上刺來，遇春忙把盾去護時，

已來不及了，那枝戟恰巧刺在髮髻上，戟上有鈎，將遇春的髮髻鈎住，別也盡力一提，遇春兩腳離空，險些兒被僧牽倒，正在危急萬分，遇春忙把短刀，望自己的頭上削去，竟連髮髻和頂肉，一齊削落。遇春也不顧痛疼，便仗來奔別也，別也大驚，措手不及，給遇春奮勇砍倒，後面兵丁，也城附上磯，徐達胡大海花傑等，紛紛隨上，大家一陣的亂殺，元兵慌得走頭無路，落水的也很多。朶察立脚不住，領着三四十人，逃到一隻小船上，揚起布帆，投奔金陵去了。元璋得了采石磯，連夜進兵太平。廖永安和俞通海，在采石磯未曾立功，又來討令攻取太平。太平守將陳桀，和他兒子兆先，親督軍士死守。牙將方榮進言道：宋元璋來勢甚大，孤城死守，也不是久計，將軍何不前去詐降，埋應外合，自然一戰成功。桀先稱善，便同了方榮，來元璋軍前請降。元璋大喜，收了降書，約定明日進城。桀先退出，暗下使人去報知兆先，叫他隨機行事。桀先走後，劉基密對元璋道：桀先說話時，雙眼灼灼不定，恐他是一種詐降。主公須要防備。元璋說道：我也這般想，先生可有甚麼妙計？劉基便附着元璋的耳朵道：如此如此！元璋大喜，立刻召常遇春、胡大海、花雲、繆大亨、呂懷玉、耿炳文等入帳，授着密計去了。又令俞通海、廖永安等，暫緩圍城，把兵馬退下十里，明天聽得炮响，便回兵殺來。廖俞兩將，領令自去。第二天，陳桀先和牙將方榮，來請元璋進城安民。元璋自和徐達、劉基、李善長、郭英、郭興、鄧愈、方剛、竊遇春、沐英等一

班人同了陳堃先方榮，並馬望太平城來。看看將到城下，早見吊橋放下，城門大開。這時元璋忽然變色向堃先喝道：我倒誠意待你，什麼你却來暗算我。堃先見說，大吃一驚，知道事已洩漏，正要去拔佩劍，郭興郭英已把堃先攔住。方榮忙仗刀來救，背後被郭英一槍刺落馬下。沐英從懷裏掏出信炮來，燃着轟隆的一聲，祇聽得鼓角齊鳴，常遇春、胡大海、花雲、呂懷玉、耿炳文、繆大亨等，分四面殺出，都來搶城。堃先的兒子兆先見城下有變，曉得元璋不是單身進城，忙喚起伏兵來關城門。一時那裏還關得上，常遇春、胡大海、花雲、繆大亨，四騎馬爭先進城，劈頭碰着副將王賁，手揮大刀，攔住去路。常遇春挺槍直刺，王賁仗刀接戰，胡大海隨手一斧，把王賁劈落馬下。兵丁吶喊一聲，隨着遇春大海等擁入城去。陳兆先見不是勢頭，領着敗兵，開了西門逃走。不提防俞通海和廖永安，率兵殺到，把兆先圍在核心。兆先部下猛將張均，大喊兵丁們跟咱殺出去，便仗着一根梨花槍，飄飄地殺開一條血路，救了陳兆先，落荒而走。俞通海不舍，從後緊緊的追趕。張均和兆先漸漸走遠，看看將要逃脫，通海十分惱恨，揮動部卒，狠命來追。兆先張均，正向前奔走，猛聽得斜刺裏大叫快擒陳兆先，一隊兵馬當頭攔着去路。馬上兩員小將，正是方剛沐英，奉了元璋的密令，在這裏守候，恰好逢着兆先，二人便奪取兆先，張均忙上來敵住方剛沐英。後面俞通海殺來，廖永安和弟永忠，也領兵殺到。陳兆先背腹受敵，無心

戀戰，只奪路逃命。沐英方剛，雙戰張均，又加上一個俞通海，張均雖然力猛，也有些遮攔不住了。那通海的兄弟通淵，舞着鋼叉來助戰。張均一個失手，被通淵一叉搥在股上，張均棄了槍，拔出劍飛身砍去，把通淵一劍斬落頭顱。通海見兄弟被殺，惱得眼中火星四冒，大吼一聲，提起宣花斧，拚力望張均砍來，張均一口劍，方禦着方剛沐英兩般兵器，再無暇顧及通海，看看斧已到了頭頂，只好閃身讓過，通海却用力太猛了，把張均的坐馬砍做兩截。張均失了馬，翻身落地，沐英方綱雙槍齊下，張均撥開方剛的槍尖，被沐英一槍刺進左臂，通海順手一斧，把張均連頭夾肩膀去了半片。三人殺了張均，回馬來幫着廖永安，圍住了陳兆先，兆先見四面都是敵將，諒來不能脫身，便拔出劍來，望着頸子上只一抹，猩紅四濺，屍身從馬上墮落塵埃。通海等殺散元兵，奏着凱歌，回到太平城來。這時元璋、徐達、劉基、常遇春等，已進城出榜安民。通海獻上張均的首級，並說通淵陣亡，元璋很爲歎息，命軍中設起祭桌，供上張均的頭顱，親奠通淵，大哭了一場，諸將在旁，也無不感泣。這時廖永安也來獻俘，呈上陳兆先的頭，那陳堃先已降了元璋，一見他兒子的頭顱，不覺痛哭起來。所以到了後來，堃先終叛了元璋。其時元璋得了太平，便令堃先吳貞駐守，自己來奪取金陵。那金陵是江南要區，元朝派有重兵鎮守。都督赤福壽，擁兵坐守內城，外城是采石敗走的朶察耐守着。朱元璋兵到城下，朶察耐一面去報知

赤福壽一面和兵丁上城守禦。赤福壽得着了消息，親領着五千名飛虎兵，開城來和元璋交戰。講到那赤福壽，原是順帝的族叔，也是元朝著名的良將；使着一口百二十斤的九環大刀，輪動如風，平常的戰將，休想近得他的身，大有馬前無三合之將的氣概。第一天元璋出兵，和赤福壽交戰，被他殺得大敗。元璋收兵回營，便和軍師劉基商議，劉基說道：主公要破赤福壽，須先剪除他的羽翼，金陵就一鼓可下。元璋很以爲然，當下分兵一半，命徐達帶領郭興、郭英、胡大海、廖永安等，進取鎮江，這裏仍把金陵圍圍住。徐達兵，連得了鎮江、江陰，大兵直搗蘭陵。——常州——那時秦州的張士誠，已破了平江湖州，蘭陵諸郡，兵威大振。那守蘭陵的是士誠兄弟士德，能使獨脚的銅人，兇狂異常。徐達兵至蘭陵，和士德連見數陣，兩方都有死傷，不分勝負。徐達憤恨交併，便設下一計，要殺敗張士德，奪取蘭陵。不知徐達破得蘭陵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常遇春、迺明之勇將，從朱太祖征剿南北，所立功績，殆不勝枚舉。采石磯一役，諸將皆畏避不敢前，獨遇春奮力而登。諸將如俞通海、廖永安等，亦一時名將，猶爲却步；正所以襯出遇春之勇。元璋之大舉南下，苟無舟以濟，勢將不能成功。方束手之時，而偏來廖愈之助。蓋廖愈之來歸，初非爲元璋乏舟而至，迺因受困而求援於元璋；孰知欲人援者，反以援人，要皆元璋之幸也。

順帝之亡，其臣下未嘗無人，若赤福壽者，亦智勇兼具，何至敗績。試求諸元璋軍上，欲似赤福壽其人者，竟不可得，迺卒爲元璋所敗，甯非天意。至若士誠，以螳臂當車，更無論矣。

第十八回 九江口火燒陳友諒 白龍潭水淹張士德

却說那張士誠陷了松江等郡，襲取蘭陵，命兄弟張士德爲大都督，在蘭陵駐守。蘭陵就是現今的常州。士誠却在泰州，自稱爲誠王。——泰州名定於南唐，今之淮揚道。——徐達得了鍾江，便來攻常州。張士德聽得徐達兵到，親領了健卒，出城抵敵。士德的爲人，悍勇無比，初和徐達對仗，就舞着獨脚銅人，大呼陷陣。徐達這邊，胡大海、郭英、廖永安，四個敵住士德。士德把銅人使得呼呼風響，連水也攪不進一點。五人鬥了有二十餘合，士德性起，右手舞着銅人，擋住了四般兵器；左手悄悄地去抽出銅鞭來，只是一鞭，正打在廖永安的背上，打得永安伏鞍敗走。郭興心慌，手指已給士德打着，棄槍回陣。郭英大海敵不過士德，方要退下，恰好徐達見四將敗了兩個，深恐有失，忙鳴金收兵。郭英大海，棄了士德便走。士德乘勢把銅人一揮，兵士掩殺過來，徐達攔不住，也只有敗走。士德追殺一陣自回。徐達收了敗軍，退十里下寨。這一場的廝殺，算明軍和誠兵第一次交手。徐達因這天戰敗，心上悶悶不

藥到了晚上，便獨背着手，巡視兵士們的營帳。走出營門，但見一輪皓月當空，天街如洗，萬籟無聲；遙望蘭陵城中，火光燭大，猶若長蛇，刁斗聲叮嚕不絕。徐達不覺嘆口氣道：素聞張士誠有個兄弟士德，十分能兵，今日果然不虛。正在嘆着，忽見郭英領了十幾名小校，拿着燈巡查過來，瞧見徐達一個人立在那裏，便問主將還不會安息麼？徐達搖頭道：勁敵當前，如何能夠安睡。郭英低聲道：末將正爲這件事，要和主將商議，請到帳中再說。徐達聽了，便握了郭英的手，同進中軍帳坐下。徐達先說道：我自隨主公征戰以來，戎馬七載，從未有今天這樣的大敗，說起來真也慚愧，不識郭統帶，可有甚妙計，去破得士德？郭英答道：本將聽說張士德的爲人，性急暴戾，往往無故鞭撻士卒，所以部下離心。現有士德的親隨四名，到末將處來投降。據他們說：士德所持的，就是獨腳銅人，祇把他這件兵器盜去，自然容易對付了。依末將的愚見，重賞那四個親隨，着他混進蘭陵，盜了士德的兵器，便在那裏放起火來，只說敵兵殺進來了，這樣的一鬧，城中必定自亂，我們趁勢攻城，士德也不難受縛了。徐達見說，不禁驚喜道：果有這事麼？那是天助我了。當下令郭英喚過士德的四個親隨來，用好言撫慰了一番，叫他依計行事。並約定三天內，若城中火起，便領兵攻城。那四個親隨去後，徐達又各營瞧了一轉，纔回帳帶甲假寐。第二天上，傳令進兵，到了城下，却不和士德交戰，只是堅守不出，士德雖裸衣叫罵，徐達命

將士不許理他。看看天晚下來，徐達着郭英、郭興、胡大海等，不得卸甲，便隨時攻城。廖永安因被士德打傷，臥病後帳。徐達使他兄弟永忠去伏侍永安，不必參與戰事。這一夜，徐達眼巴巴的望到天明，見城內沒甚動靜，日間就帳中安息。第二晚又照樣望着，天將四更，仍沒有一點影蹤。徐達自己也有些困倦，便令軍士去更番瞭望。這時徐達回帳伏在几上正朦朧的當兒，耳邊聽得畫角鳴，喊聲連天，軍士來報城中火起。徐達便直跳起來，下令軍士火速攻城。原來士德的四個親隨，奉了徐達的密計，偷進城去，第一天却得不到機會，第二天就混入士德的署中，好在士德那裏的親兵護衛，都認得的，大家並不疑心。四人中有一個衛兵要好的，便去和一個衛兵商量，許他厚酬。到了三更時候，待士德睡着了，那衛兵把士德的銅人搨了出來。但一時無處安放，又不能拿出署去；五個人昇着銅人，去拋在署後的枯井裏，乘間在馬棚的草料堆上放起火來。霎時火光衝天，署中大亂。那個衛兵和四個親隨，從署後直奔到前廳，口裏大叫敵兵殺來了。士德從夢中驚醒，倉皇尋不着他的兵器，赤着足跑到大堂，一眼瞧見自己的親隨四五人，在廳前喊着敵兵殺來，知道內裏有奸細，就飛身過去，把手去抓，一手一個捉住了兩人，隨手望地上一摔，早給他摔死，一個連頭也被他摔斷了。還有兩個親隨和那衛兵，慌忙逃了出去，沿路去散佈着流言。這裏士德怒氣不息，一面令吹角集隊，自己去找了一把大刀，

親來督率兵丁守城。城外的徐達，聽得城內的角聲，曉得士德沒有防備，忙迫中在那裏齊隊，於是催促軍士併力攻打，不到一刻，郭英的部卒，已打進了西門；胡大海也奮勇上了南門的城牆，兵丁們隨後跟了上去，西南兩門大開。徐達和郭英，分兵兩路進城。士德的軍馬，四散奔逃，互相踐踏；城內立時紛亂，喊殺聲震天。士德却領着健卒三百名，到西門來阻擋，不防南門徐達殺到，士德背腹受敵，祇得帶了十餘騎，殺開一條血路，望北門逃去了。徐達也不去追趕，着兵士救滅了餘火，出榜安民。胡大海、郭英，都來報功，共奪得器械數十車，俘卒六百名，首級三百多顆。那做內線的四個親隨，一個衛兵，五人中被士德摔死兩個，一個死在亂軍中；只剩下一個親隨和那衛兵。兩人來見徐達，徐達重賞二人。那衛兵不願受賞，但求收錄帳下。問他姓名，說叫趙得勝。徐達立給他做了隊長，趙得勝叩謝退去。那個親隨，也領了賞去了。徐達既下蘭陵，飛馬去報知元璋，這時元璋也攻破金陵，在城中安民了。但那金陵城池鞏固，更兼有赤福壽的智勇，怎樣會給元璋攻陷呢？那都是劉伯溫軍師的計畫，叫軍中捏造謠言，祇說張士誠襲取濠州。元兵得着這個消息，便來報給赤福壽，梁察耐聽了大喜道：濠州是朱元璋的根本，他將領家屬也都在那裏，若張士誠果然去攻濠州，元璋非渡江回兵救援不可。咱們乘他退兵的當兒，併力追殺他一陣，令他一個片甲不還。赤福壽見說，也覺有理，傳令兵士們預

備追剿敵軍。那朵察耐便不時上城，親自來瞭望元璋的兵寨。到了第四天上，見元璋的兵馬，一個個身負行裝，似要起程的樣兒，忙來見赤福壽道：「朱元璋的營壘已拔，只怕今夜還要潛行渡江呢。」赤福壽說道：「元璋平日詭計極多，咱們且看他真個退兵了，再引軍去追擊不遲。」朵察耐唯唯退出，私下和軍士們說道：「敵兵受後方的牽制，已無心戀戰，此時若出去殺他一陣，包管他們抱頭鼠竄。不過老王爺胆小，只恐錯過機會，敵兵一過江，那就完了。」兵士們聽說，大家摩拳擦掌的要去廝殺。看看天色晚了下來，這裏劉伯溫便點鼓傳將，命常遇春、花雲、繆大亨、呂懷玉、俞通海、沐英、鄧愈、常遇春一班戰將，進帳授了密計，祇留耿炳文、方綱等護衛中軍，餘下都遣發出去。伯溫調度停當，自己和元璋，字善長等，拔寨起行。城內朵察耐望見，竟去報知赤福壽，領兵欲出追趕。赤福壽阻住道：「你在這裏守住城池，待咱出兵去追，以便看風做事，免墮他的奸謀。」朵察耐聽了，滿心的不樂，又不好違忤，只得領命自去守城。當下赤福壽自引着五千名飛虎兵，出城尾隨朱元璋的兵馬。他想待元璋兵馬一半渡江時，纔去痛擊，使他們首尾不顧，自然大獲全勝了。誰知元璋領兵到了江口，便下令道：「我們現在前當大江，既沒渡船，後面又有追兵，進退同一是死，不如回去和他拚個死活，絕處逢生也未可知。」兵士們聽了，齊聲說：「情願死戰！」元璋大喜，即命前隊改作後隊，吶喊一聲，望着元兵衝殺過來。赤福壽的飛虎兵本

很利害，其時元璋的兵馬個個拚死，竟是以一當十，飛虎兵那裏擋得住，紛紛地向後敗退。赤福壽還不知是計，只當敵兵被追得急了，是困獸猶鬥的意思，所以力喝着兵士不許倒退，並斬了兩個隊長，却一點也不見效；那敵兵似潮湧般衝殺過來。赤福壽也立腳不住，下令且戰且走，才走得半里多路，猛聽得一聲炮响，元璋的兵馬大隊殺到；左有常遇春、呂懷玉，右有繆大亨、花，背後是鄧愈、常遇春殺來；前面朱元璋親自督同方剛、耿炳文、奮勇衝鋒，赤福壽四面受敵，五千飛虎兵不待軍令，早已大敗，各自奔逃。赤福壽大怒，揮着大刀，很命的殺出重圍，那面的兵馬又圍了上來。殺退一重，又是一重，左衝右突，只是殺不出去。正在危急的當兒，忽然一彪人馬殺到，却是朵察耐領了傾城的兵馬來救。赤福壽驚問道：「你如何得知俺兵敗被圍？」朵察耐道：「剛纔王爺着人來城下求救，命末將速來相援，故領兵到此。」赤福壽頓足道：「這是賊人的奸計，你怎的相信他，咱們快回去保城要緊！」朵察耐聽了，也有些心慌，和赤福壽合兵一起，飛奔的殺到城下，祇聽得那城上一聲鼓响，火把齊明，沐英在城堞上大叫道：「老王爺不必氣惱，俺已佔得城池了，赤福壽大憤，待要令軍士攻城，城中的俞通海已領兵殺出，後面朱元璋大軍趕到，把赤福壽和朵察耐圍在垓心。常遇春、花雲等，曉得赤福壽勇猛，却不來交戰，只把他圍住了，令軍士們叫道：『赤福壽快下馬受綁！』氣得赤福壽咆哮如雷，幾次衝殺出去，都

被強弩射回。天色已經發白，赤福壽已殺得人困馬乏，渾身血染得裏衣都紅了，諒來不能脫身，便咬牙對朶察耐恨道：都是你這渾人弄壞的事，說罷拔出劍來，把朶察耐砍做兩段。回顧士卒，剩得寥寥十餘騎，飛虎兵是一個也沒有了。赤福壽仰天長嘆道：老臣不能盡心保國，今日惟有追隨先帝去了。說時淚如雨下，便高叫了三聲聖上，提起龍泉，向自己的頸上揮去，可憐！一個赤胆忠心的老王爺，一縷忠魂，望着閻羅殿上去了。赤福壽既死，元璋令收拾餘下的殘兵，一面叫鳴金收軍。却見赤福壽的屍身，兀是坐在棗驢馬上，手握著大刀，挺然不倒。元璋也詫異道：好一個忠烈的老王爺，我這裏兵馬進城，斷不擾害百姓，並將老王爺的眷屬，使人護送出城，命他們收葬老王爺就是了。元璋這句話不會說完，赤福壽的戶體便仆的倒了。兵士們都搖頭咋舌，常遇春等一班將領，無不嗟歎！元璋軍馬進城，安民已畢，請出赤福壽的家眷，告訴他們赤福壽已死節，就幫着他家眷們治喪，用王爺的衣冠盛殮了赤福壽，元璋還親自哭奠了一番，着沐英護送赤福壽的靈柩和眷口出城。沿途的百姓，和赤福壽手下的將校降卒，一齊來哭送，悲聲遍野，無限淒涼，這種慘目傷心的景象，真令人看了淚下。元璋得了南京，正在和諸將慶賀，忽警探報來，蘄水徐壽輝，被部下沔陽人陳友諒殺死，友諒統其部衆領兵東下，壘陷了安慶，瑞州，便攻破了池州，竟來襲取太平。太平守將陳瑊先和吳貞，星夜差人到金陵

來告急。元璋得了這消息，不覺大驚道：太平如其有失，江南都非我有了。當下飛檄徐達，令他趕緊往援太平。元璋自己，和劉基常遇春等，親統大軍，與陳友諒交戰。留花雲和沐英，暫駐守着金陵。徐達得元璋的命令，叫俞通海屯兵蘭陵，便領了郭興、郭英、廖永安等，兼程去救太平。第一次和友諒軍馬相遇，戰得一個不分勝負。隔不幾天，元璋的大兵也到了。友諒的領兵將官傅友德聽得元璋親到，便退兵十里下寨。陳友諒這時已自號漢王，頒檄四方。他聞知朱元璋兵到，傅友德反退十里，不禁大怒道：友德難道有了異心麼？當下不問皂白，把傅友德的兄弟友恩及妻孥等，一齊綁起來殺了。友德在軍中，得知友諒殺他的兄弟家屬，便大哭了一場，連夜領了部衆來投誠元璋。元璋用好言撫慰友德，並授爲都總官。友德本陳友諒部下驍將，既投了元璋，就各處招降同伴。三日中連降了龍興、瑞州，又破了池州。陳友諒聞報大怒，欲親統大軍來和元璋交戰。部將張定邊在旁道：元璋聲勢正盛，若與他爭鋒，不如搗他金陵，令首尾不及相顧，可以不戰自破了。友諒大喜，于是調動軍馬，預備起滕轎大艦，順流東下，直撲金陵。那時花雲沐英，又來飛報元璋，元璋和劉基商議，覺得不能不回援金陵。祇得下令星夜馳歸。又恐陳友諒派兵襲後，命傅友德埋伏在要隘，徐達壓着大隊，慢慢地退去。陳友諒部將羅文幹，果領兵來追，被傅友德大殺一陣，徐達又回兵殺來，羅文幹大敗逃去。元璋因急於去援金陵，仍

令陳楚先吳貞等，兼守太平及龍池諸州。吳貞的兵力太薄，不上幾天，龍州等先後被羅文幹奪去，祇死力保住了一個太平。元璋兵還金陵，但見陳友諒戰船盈江，旌旗蔽空，兵容很爲壯盛。元璋大驚道：友諒軍盛如是，我們怎樣抵敵？帳下兵士，議論紛紛，有的說不如投降友諒，再圖機會。胡大海大叫道：俺和主公東征西伐，從未折過銳氣，什麼爲了一個漁牙子，却嚇了這般光景。你們只願去降，俺却情願戰死的說罷，便要領了五十名健卒，去和友諒交鋒。徐達常遇春忙來勸住大海，並拔劍斬了幾個說投降的兵士。徐達提了頭顱，向軍士們宣示道：誰再說降的，就照這個模樣。一軍就此肅然，沒人敢再提投降兩字了。那時由徐達鼓勵了將士一番，親領了三千步兵，駕着大船，來戰友諒，兩下裏一接仗，友諒的舟大勢重，順水衝來，竟把徐達的船撞翻。幸得徐達換船快，逃了性命。元璋見己軍不能取勝，心裏十分懊傷。但那友諒這樣的利害，却是個漁販出身，所以胡大海罵他是漁牙子。陳友諒本是沔陽人，和他兄弟友信，起初是捕魚度日。後來因友諒兇悍，一言不對路，就和人刀槍相見。一般漁販子們，也強橫不容易對付，祇看見了友諒，大家都很懼怕他，情願各事受他的指揮。友諒做了漁販的首領，沔陽地方很有些勢力。恰巧沔陽有個土豪張三，家裏養着教師，專一在那裏凌虐小民。一天友諒在酒樓上閑飲，張三也領了家奴，來奪座頭。兩方各不相讓，便廝打了起來，引得陳友諒性起，提刀

砍倒了張三，殺敗一班教師，嚇得市上家家閉門。友諒見禍已闖大了，索性趕到張三家裏，殺了他一門，劫了金銀財物，同着兄弟友信，帶了五六百個漁販，來投奔徐壽輝。這時徐壽輝正和倪文俊鄒普勝等，在蕪水起事。可是徐壽輝爲人懦弱，倪文俊想刺殺壽輝，自立爲王，却被鄒普勝得知，和友諒打退文俊，文俊便引了部下自去了。過不上幾時，友諒與普勝結合，殺了徐壽輝，推友諒做了主帥，居然也佔城奪池起來了。那時他出兵奪了龍瑞諸州，友諒便自稱漢王，統着大軍，來取金陵。元璋出兵抵禦，連敗了幾陣。元璋憂愁萬分，劉基進言道：「陳友諒精於水上行軍，却不會知道兵法，我看他出戰，終是橫衝直撞。我軍舟小，擋不住他的來勢勇猛。現下要破友諒，只有火攻的辦法。他船大身重，進退不便，一旦遇火，軍士必然自亂，我軍乘間進撲，足令友諒喪胆。」元璋大喜道：「我也想到此計，但軍師不言，我却未敢實行。」於是商議停營，先令常遇春駕着小舟，篷內藏了火種，迫近友諒大船。徐達胡大海廖永安等，做了第二隊，元璋自引大軍，在後接應。分撥已定，待到黃昏時候，常遇春穿了一身的水靠，手執着盾牌，領了五十名健卒，飛馳到江面，直奔陳友諒的軍中來。友諒因連日得勝，正和軍將在大船上高飲，忽見東北風大起，把一面帥字旗吹折。友諒大驚！太尉鄒普勝說道：「天來示警，須防敵兵夜襲。」說猶未了，軍士報有小舟，駛近大船來了。友諒吩咐用強弩射去，誰知舟上兵丁，個個仗着護盾，飛矢

不能傷他。軍士見小舟越來越近，又去飛報友諒；友諒其時已有了三分酒意，祇含糊說道：你們但提防着，不讓敵兵上船就是了。這句話纔出口，猛聽得一來聲大喊，常遇春的小舟上立時火發，仗着怒吼的東北風，望着友諒大船上燒來。霎時間火箭如雨，友諒的船上已經四處燒着，船上兵士大亂。太尉鄒普勝，挾了友諒，奔到後船，逃入小船中避火。這時徐達、胡大海、廖永安和元璋等，兩路兵馬殺到。每一隻船上，都把火箭射過來，友諒三百號大戰船，差不多一半着了火了。十萬士卒，也無心戀戰，只各顧着性命，紛紛逃命，落水死的更不計其數。友諒部下的大將張定邊，揚刀大呼，把戰船的鎖鑰斬斷，救了友諒，駕着三十多隻大船，奔入鄱陽湖中屯住，檢點人馬，十八裏死傷了六七。只得暫行休養，再圖恢復。朱元璋大獲全勝，當下鳴金收軍，命徐達、常遇春、駐兵外城，元璋自己和劉伯溫、李善長等，引軍還金陵帥府，正在大犒三軍，警騎又疊二連三的報到，說張士誠令弟士德，統兵攻打鎮江。元璋就席上問道：那位將軍去援鎮江？胡大海應聲願往，花雲也要去，恰巧常遇春來請命，元璋就令常遇春領兵，大海花雲爲正副先鋒，星夜領兵前去。常遇春到了鎮江，見士德已將兵退去，在白龍潭下寨扼守。遇春遇相了地勢，第二天傳令，兵士各拿沙一袋應用，兵士們不知什麼意思，又不敢不依，不一刻沙袋備齊，遇春便決水來淹士德，不知常遇春怎樣淹那士德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亂世出英雄，而所謂英雄者，其出身可不必問也。若張士誠以鹽販舉義，陳友諒以漁牙稱王，進而至於朱元璋，亦不過一農家牧童耳。迺知成則爲王，敗則卽寇；此所以謂時世造英雄也。徐壽輝發難在前，以懦弱而見殺于部將。一若爲陳友諒之先聲者。詎友諒稱雄一時，終至兵敗身殉，亦非成事之人也。顧友諒之敗，是敗於蹙進，較士誠之亡，亡於遲疑，可謂無獨有偶。士德之勇，不遜于赤福壽，而一敗于徐達，再潰于常遇春；方知將以智勝，徒勇無益也。不然，楚頃羽不至自刎烏江，溫侯馬孟起輩，皆得逐鹿于中原，縱橫天下矣。甯有敗時哉！

第十九回 六寸膚圓溫香在抱 十分春色碧血濺衣

却說：張士德屯兵白龍潭口，據着險巖，深溝高壘，足以自守。常遇春勞師遠來，利在速戰。倘日期一多，師老餉絕，就不戰也要自退了。這種計畫，在士德是以逸待勞的意思，但常遇春也是歷經戎馬的將材，難道對於這一點也爲不識麼？見了士德堅守不出，便在白龍潭的左右，相度了地勢，令軍士各取了一袋沙土，悄悄跑到白龍潭的嘴上，把水道堵塞起來。那潭中水流，本通着大江，水勢十分湍急，一經被沙土堵住，立刻增漲得水高丈餘。常遇春下令，兵士把沙土挖起，纔得去一半，那洪波已是滔滔

滾滾，似銀河倒瀉，奔騰澎湃，望堤岸上直淹上來。張士德方自幸深得地勢，不提防大水衝來，兵丁們連嚷着水來了！聲還未絕，水已沒膝，頃刻要及肩了。兵士紛紛避水，營中頓時大亂。張士德慌忙上馬，水沒了馬腹，不能策騎，又沒有船隻，正在危急的當兒，常遇春駕着十幾艘戰船，分做四路殺來。遇春部下副將張勇，首先駛近士德的大營，士德正立馬水中，無計可施，一眼瞧見張勇的船撞入來，便在馬上一躍登船，張勇挺戟來刺，士德讓過，一手奪住張勇的戟，盡力一拖又是一縱，只聽得撲通一聲，張勇已跌落水裏去了。士德仗着手中的戟，來迫着軍士們駕舟，那些軍士見主將已落水，也就吶喊一聲，卜通卜通一個個的跳到水裏去了。那戰船沒人駕舵，就在江心中擺蕩起來。幸得張士德是海上出身，他毫不懼怯的跑到船梢上，兩腿夾住了舵柄，一手划櫓，一手打篙，竟望着岸邊駛來。那邊常遇春，胡大海，花雲，領着兵士，紛紛殺入士德的營中。張士德的兵馬，一半死在水裏，餘下的都涸水逃命，誰還有暇來抗敵兵，祇有張士德獨駕一舟，看看離岸還有十幾丈，胡大海却從斜欄裏擡出，舞着大斧，立在船頭上來擋士德，士德忙用竹篙來架，但聽得拍槳的一響，竹篙已被大海削斷。士德却執了斷篙，在船頭上面，和大海戰了起來。大海手下的兵士，大喊殺賊，一齊擁上去，把士德團團圍住。士德眼明手快，飛腿踢倒了一個兵士，隨手奪了一把鉤頭刀，惡狠狠的拒着大海，背後花雲，又駕了大

船駛到，兩員猛將雙戰士德。三個人鬥了四五十合，士德因爲器械不順手，便虛晃一刀，夾着舵灣開船頭，下櫓疾駛，一轉眼已離開大海花雲十幾丈了。花雲對大海道：士德這斷果然驍勇，怪不得徐元帥說他有萬夫之敵，今日見面，名不虛傳。大海道：那斯雖利害，此刻孤身也狠不出來。況且又在水上，咱們趁這時擒了他，免得他再猖獗。花雲點頭，兩將就督促了兵士，奮力划舟，飛般的向士德趕來。士德究屬一個人，漸漸給大海追上。張士德大怒，咬牙橫刀，奮身跳過大海的船頭，一脚把大海踢倒，正要拿刀去刺，花雲睜見，也忙跳過船來，擋住士德的刀鋒，兩人又在船頭上廝殺起來了。大海也從船中翻身爬起，持刀望士德脚上便刺，士德慌忙跳開，恰巧花雲那隻空船駛近，士德縱身飛躍過去，兩脚還不會立穩，忽然斜港裏駛出一船，向士德的舟上盡力地一撞，士德站不住脚，一交跌入江中，船上一員將官，穿着一身的水靠，也撲的鑽下水去，拖住了士德的衣甲，兵丁伸下竿鈎，把士德搭住。那將跳上船頭，軍士已把士德擒上船來。花雲和大海看那員將官，却不是別人，正是水上驍將廖永安。原來軍師劉伯溫，恐士德勇健，常遇春兵力不足，所以令廖永安帶領健卒五百名，從水上來接應；正好遇春和士德開仗，花雲胡大海戰不下士德的當兒，廖永安率兵駛到，擒住了張士德。這時遇春已收拾了士德的戰卒，會合胡花兩將，廖永安來謁見，獻上敵將張士德，遇春大喜，上了廖永安的頭功。

把士德解上金陵，士德在半途自刎而死。這裏常遇春下令，遣取常熟，以及丹陽諸郡，不上半月，都已一一收服。飛馬報知元璋，回檄令花雲留守鎮江，着常遇春、胡大海、廖永安等出師太平，進取池州。守池州的是陳友諒部將羅文幹。聽得常遇春到，一面報與陳友諒，一方却預備着出戰。陳友諒聞朱元璋兵馬又來挑釁，十分憤怒，便連夜和大將張定邊、太尉鄒普勝統兵五六萬，親自來救池州。遇春見友諒勢大，忙飛書向金陵告急。元璋接書，知道友諒捲土重來，非這次把他剷除，將來終是大患。當下命郭英、耿炳文、鄧愈、李善長駐守着金陵。自己和徐達、劉伯溫等兼程而進，到了池州。遇春、大海、永安等三人出寨迎接。元璋進了軍營，問起陳友諒的情形。常遇春說道：「羅文幹那厮倒不足慮，只是那個太尉鄒普勝，却很是悍猛。元璋點頭道：「待明天見他一陣，再定計畫罷！」第二天元璋領兵出陣，左有徐達，右有常遇春，兩旁胡大海、鄒遇春、郭興、呂懷玉、傅友德、方剛、沐英諸將，一字兒排開。那邊陳友諒也率着鄒普勝、張定邊，擺着陣勢。友諒一馬飛出，大叫朱元璋打話！元璋便躍馬出陣，應道：「某就是朱元璋，不知你有甚話說？」友諒用鞭指着怒道：「俺與你並無仇怨，爲甚麼幾次來犯俺的疆界？」元璋大笑道：「天下是人的天下，怎說犯你的疆界，那麼你的疆界是從那裏來的？」友諒大憤道：「牧牛兒不識好官，誰給我擒來？」聲未絕處，鄒普勝應聲出馬，擎着九級的棗陽鎗，望着元璋直殺過來。元璋正待拔劍相

迎，胡大海早已舉起宣花斧，接住普勝交鋒。那普勝一根鎗，真是神出鬼沒，大海已是累得渾身大汗，那裏抵敵得住，廖永安忍不住，也奮勇來敵住普勝，兩人力戰，兀是遮攔不住。元璋在馬上用鞭指道：普勝非一二人可勝。說猶未了，鄭遇春、傅友德、郭興、方剛、呂懷玉、沐英、馳馬齊出，八將戰他一個，普勝攔擋不住，纔揚鏑開陣角，敗回本陣。張定邊又復出戰，常遇春接着，兩馬相交，雙槍並舉，鬥到五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鄒普勝隱在門旗角裏，拈弓搭箭，一箭向遇春射來，沐英眼快，大叫賊人放冷箭！常遇春忙低頭，弓弦响處，將遇春冠纓射落，遇春吃了一驚，虛掩一槍，帶馬回陣。友諒揮動人馬，一齊奔殺過來，元璋敗退十里，收兵紮營。當夜和劉伯溫計議道：陳友諒雖不足畏，鄒普勝却是一個驍將，須設法除他的羽翼，友諒就容易破了。伯溫笑道：主公要擒友諒，只在今夜。元璋驚問道：何以見得？伯溫附耳道：祇要這般做去，保你一戰成功。元璋點頭大喜，便召常遇春、徐達，吩咐了幾句，兩人自去準備。又叫胡大海、鄭遇春、廖永安、沐英等，也授了密計，四人去了。元璋自和伯溫，在中軍帳坐待。那陳友諒大勝一陣，收兵回去，與諸將慶功。到了晚上，鄒普勝獻計道：元璋兵敗，疑我獲勝後，必然休息，決不防我相襲。現如領兵劫寨，或可擒得元璋，不然也使他知我利害。友諒連聲道：妙！于是令三軍造飯，二更出兵，鄒普勝自爲先鋒，人銜枚，馬勒口；飛奔元璋寨中來，友諒率了部衆，做他策應。普勝到了元璋寨前，

祇見人馬寂寂，刁斗無聲，便和兵士喊了一聲，拔開鹿角，衝進寨中，一眼瞧見元璋高坐帳內，秉燭看書，普勝一馬當先，挺鎗來刺元璋，不提防腳下一踢，拍墜的一聲，普勝連人帶馬跌下陷坑裏去。普勝從坑中躍起，待要回身，掣鈎已四面搭住，只一拖把普勝扯倒，趕過如狼似虎的兵丁，將普勝和縛猪般細了，抬入後營。陳友諒隨後進兵，不見普勝的動靜，心上大疑道：莫非錯走了路麼？正走之間，忽聽喊聲大震，常遇春一軍突出，把友諒兵衝做兩截。鄭遇春、徐達、沐英、胡大海、廖永安，紛紛四面殺到。友諒大驚！慌忙鞭馬落荒而逃，回顧從騎，竟不見一人，只有張定邊緊緊相隨着。徐達見友諒走遠，令窮寇莫追，鳴金收兵。元璋惺帳，左右解上鄒普勝，普勝大罵道：牧猪小兒，今日被你所擒，快殺了俺罷！元璋笑道：你主友諒，也不過是漁牙子，倒比牧豬的好麼？我看你也是條好漢，可惜明珠暗投了。你若歸順，我願授你重職。普勝冷笑道：你休管我主是漁牙，俺只不降你就是了。徐達在旁說道：這人倒是硬漢，成就你的志願罷！喝令推出斬首。元璋尚有些留戀，徐達道：此人終不肯服，留他做個後患，不如殺了的干淨。元璋不覺嗟嘆了幾聲，命從厚安葬普勝。這裏諸將都來獻功，元璋一一慰勞，命設筵慶功。一夜無話，明日的清晨，元璋進攻池州，羅文幹鎮守不住，棄城逃走了。元璋得了池州，接連又攻下龍瑞各州，兵至安慶，守將丁普郎，竟舉城投降。這時陳友諒已領着家眷，逃往江州，元璋進迫江州，兩方

面又在江上交戰，元璋仍施故技，火焚友諒戰艦，友諒大敗，兵馬死傷得幾乎全軍覆沒。友諒仰天嘆道：俺自起義到如今，身經百戰，不料現在喪在牧奴手裏，說罷大哭起來。大將張定邊勸道：主公且勿悲傷，勝敗兵家常事，咱們此番再入潯陽江，休養元氣，徐圖復仇不遲。兩人正和楚囚似的對泣，忽的一枝流矢飛來，恰中友諒的額上，把眼珠也貫了出來，便倒在船上死了。張定邊見友諒已死，也顧不得他的家屬了，只抱着友諒的幼子，逃向山中避難去了。元璋得了江州，曉諭百姓們，不必驚慌，並把江州倉糧打開，分給一般貧民，城內外歡聲大震。其時廖永安綁了友諒的家屬，來見元璋，元璋檢點人口，見大小共是七人。當下令傅友諒的妻子羅氏上來，元璋拍案道：你夫屢屢引兵抗我，現雖兵敗身死，似尚有餘辜，你既被我所俘，還有何說？說時回顧左右，取過亂兵斫得的友諒首級，給羅氏驗看。羅氏見了，已痛倒在地，他一頭哭一頭說道：妾夫已死，未亡人也不願偷生了。但先夫尚有一點骨血，望明公垂憐見赦。元璋怒道：友諒還配有種麼？羅氏朗聲道：妾等身為俘虜，生殺一聽明公；妾幼年也讀詩書，祇知得天下者，不罪人妻孥。元璋點頭道：這話也很有理，便着左右帶羅氏等下去，留去聽他自便。元璋正在吩咐着，忽見沐英牽着一個女子進來，說是友諒的愛姬關氏。那女子見了元璋，珠淚盈盈，撲的跪下地去。元璋令他抬頭，細瞧他的芳容，慘淡，愁眉雙鎖，悲感中現出嫵媚來。元璋微笑着

問道：你是友諒的愛姬麼？那關氏低低地應了一聲。元璋又道：今年多大年齡了？關氏垂着粉頸只答了句十八歲，那玉顏上已泛出一朵朵的桃花，似不勝羞澀一般。元璋笑道：這女子倒怪可憐的，我就援他一把罷！說着，望了沐英等一笑，又向那關氏道：現下把你暫留在這裏，你的心上可願意麼？關氏見說，低了頭一言不發，那眼淚兒好似珍珠斷線，滾滾的直垂到了衣襟上，又似梨花經了雨露，在那裏隨風飄搖着。元璋看了，愈覺得憐惜，便命侍女們，領着關氏到了後堂。元璋隨在後面，親自來安慰。關氏道：目今友諒已授了首，你是個伶仃弱女，又去依靠誰呢？關氏被元璋這樣的一說，不由的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。元璋忙走過去，輕撲着他的粉頸，把鼻子湊上去，微微嗅了嗅，覺得關氏的肌膚瑩潔膩滑，和那櫻桃又是不同，便忍不住將關氏向膝上一擁，一手提了羅巾，替他去抹着眼淚，笑着對關氏道：你切不要過於悲傷，萬事有我給你作主。關氏聽了，含淚答：賤妾本是一朵殘花，經風雨相摧，祇留着奄奄氣息。白願是蒲柳之質，蒙公垂愛，此生誓當以身相報。但願公念着今夜的恩情，將來莫同敝屣般的拋撇，也就是賤妾的萬幸了。說罷，那淚珠又從眼眶裏直滾出來。元璋一面撲着關氏的纖腰，一頭用好話再三的撫慰着他，關氏這纔叫嘖作喜，一會兒絮絮唧唧的，兩人漸漸地講起情話來。這天的晚上，元璋便在池州公署裏，和關氏共寢，兩人自有一種說不盡的恩愛，真是一夜綢繆。

情深如海了。那閻氏在勸水，果然算得是第一美人，真個楊柳爲腰，芙蓉其面，神如秋水，眉若春山；就是有一樣兒不好，他的一雙菱波，却是連船盈尺。因此當時的人，又稱他做半截觀音。偏是元璋的心上，獨愛着大足。就是那位馬娘娘，和將來封甯妃的櫻桃姐姐，也是金蓮八寸。元璋不喜歡纖不盈指的蓮鈎，也算特別嗜好。他常對人說：婦女纖足，走起路來弱不禁風，最難看也沒有了。而且握在手裏，似一把枯骨，有甚麼有物。倒不如六寸膚圓，撫摩着又香又溫軟，其中自有無限的佳處。所以元璋尤愛那閻氏的雙趺，他雖在戎馬之中，一得着空閒，便來和閻氏調笑，也不時把玩着閻氏的雙足。後來元璋登極，便晉封閻氏做了瑜妃，那時宮裏都私下喚他半身美人兒，還演出一段風流的佳話來，這且不提。當下，元璋大破了陳友諒，次第收服了安徽、岳州、廣德諸郡，便班師回到金陵。這時元璋聲震日隆，萬民歸心，部下如劉基、李善長、葉琛、宋濂、徐達、常遇春、胡大海等，一班文武將領，紛紛勸進。元璋見衆意難辭，便於順帝二十四年——歲甲辰——正月元日，在金陵接吳王位。改金陵做了應天府，定文武官階，立宗廟社稷，並開科取士，徵求文儒，規定法律，免所屬各地賦稅，百姓歡聲大震。又擇吉行慶賀典禮，拜李善長爲左丞相，徐達爲右丞相，劉基爲國師。常遇春、花雲、胡大海、鄧愈等，爲平章政事。沐英、鄭遇春、俞通海、廖永安、繆大亨、耿再成、郭興、郭英、華雲龍、呂懷玉、耿炳文、謝潤、吳貞，都封侯爵。

謝潤爲總管糧餉官，湯和爲總督兵馬都總官，鎮守濠州。方剛爲衛軍統領，陳瑄先爲都指揮，與吳貞守太平。各事分撥停當，下諭令徐達常遇春，統大軍五萬，進攻揚州。在這個當兒，那張士誠却是雄據淮西，並取湖州，陷永嘉，破杭州，勢如風掃落葉，附近州縣，望風歸降。士誠正在橫行的時候，忽聽得元璋的兵馬來犯揚州，不覺大怒道：「牧豎殺了我的兄弟，還不會報仇，他倒自己驕上來。」於是命大將呂珍王貴，領了健卒十萬，來拒元璋。徐達聞士誠出兵，便和常遇春把軍馬分做兩半，相對着下寨。第二天王貴來挑戰，被徐達前後夾攻，大殺了一陣。呂珍立不住脚，敗歸揚州。王貴却死在亂軍中了。士誠見呂珍敗了回來，心裏很爲懊惱，忙和參謀潘璧商議。潘璧說道：「元璋方在勢大，若不別謀良策，力戰恐難取勝。況他的將領如徐達常遇春輩，皆智勇足備，我軍士德死後，無人可以相抗了。」士誠縐眉道：「據你說來，咱們就束手待死麼？」旁邊葉德新獻計道：「主公勿憂，某有一計，可收那元璋。士誠忙道：「你能叫朱元璋就擒，俺不惜區區的地盤，立刻把金陵封你做王。」德新說道：「那倒不消的，是某應得盡力。想在三年前，某猶在李二部下，不曾來投主公，那時和他的部將趙大，很是莫逆。李二敗死，趙大出奔濠州，郭子興甚重用他。自朱元璋做濠州的統帥，把趙大冷落在一邊。趙大的心裏，懷着怨望，幾次要想起事，終沒有機會。現在祇消某致書約他舉事，裏應外合，襲了濠州，濠州也就不攻自破。這樣一來，元

璋根本動搖，破他不難了。士誠大喜道：「此計若能成功，俺決不相忘。」葉德新退去，連夜寫信給趙大，趙大接了德新的信，自去暗中進行。士誠便派總指揮郎敬，領兵悄悄地來襲濠州。兵到城下，湯和督率着軍士守禦，一面飛馬去向金陵告急。公文纔得出發，忽然城中內亂，趙大領百姓開了西門，放郎敬進城，湯和不及防備，單騎出走。郎敬得勝，命趙大守濠州，自己連夜進追滁城。元璋接得湯和告急書，正要傳諭徐達等，緩攻揚州，先去援濠，不防湯和忽然趕倒，說明濠州已失，接連又接着滁州耿再成、吳良的求救書。元璋大憤道：「鹽僧小卒，我誓必撲殺此獠！」說着拔出劍來，砍去一只椅角。劉基說道：「主公如令徐達解了揚州的圍，去救應滁濠，正中士誠的奸計。目今可諭知耿再成和吳良，命他堅守勿戰。徐達仍攻揚州，濠郡的事，主公祇有親自一行。」元璋點頭道：「這話有理。」于是下令大小三軍，準備出師。明日的早晨，元璋帶同湯和、花雲、胡大海、鄧愈、郭英、沐英等六將，到校場點齊了人馬，着胡大海爲先鋒，花雲、鄧愈做二隊，湯和爲第三軍，自己和國師劉基，率領中軍隨後。又吩咐李善長監護國政，鎮守應天。——金陵——元璋督着大軍，浩浩蕩蕩殺到滁州。郎敬聞報，領兵來迎，兩陣對圓，胡大海出馬，郎敬挺槍直取大海，大海也舞斧擋住，才鬥得三四合，郎敬的後隊大亂，却是吳良從城中殺出，前後夾攻，郎敬抵敵不住，大敗而逃，連夜奔入濠州，閉門不出。元璋揮動大軍，追至濠州城下，郎敬只

是不出。却被胡大海爬城進去，開門迎大兵進城，郎敬領了三十餘騎，逃往淮東去了。元璋平了濠州，捕住趙大殺了，仍令湯和守濠州，自己來和徐達合兵，進攻張士誠。在半途上接着軍報，道：徐將軍打破揚州，常將軍進取高郵，擒了張士誠，並他兄弟士信，連家屬也一齊獲住了。元璋聽了大喜，便催軍兼程，親來發落那張士誠。又演出一場的驚人兒來。要知怎樣處置士誠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自古帝王，靡有不好色者。以是宮闈之穢亂，往往不免。蓋以一人之欲，而置嬖妃數十人，備其行樂。于是有寵幸者，有廢黜者，或置之冷宮，或幽諸祕室；冤怨結恨，禍亂相尋，其淫亂之禍，豈能免乎？

朱元璋以仁義治天下，所經之地，民皆額手稱慶。獨其污友諒之姬妾，則論者謂不無失德。迨下高郵，擒士誠，復以關氏之故技，施之士誠之愛妾，而禍迺至矣。其中道覺察，而刃不及身者，天警之也。

蒙人固淫靡無人道，但就朱氏而論，立國之始，亦未見若何道德。矧元璋登極而後，選秀女，戮無辜之良民，終乃大殺功臣，爲帝王者，果祇共患難，不得共太平耶？或曰：非梟雄不得天下，信然！

第二十回 參佛典靈隱逐狂僧 登帝位應天選秀女

却說：元璋聞得徐達破了高郵，活擒張士誠，便督着大軍，趕到高郵來發落士誠。誰知等元璋到時，士誠已經自盡了。徐達和常遇春，知元璋親到，忙出城來迎，元璋向徐達遇春慰勞一番，又聽得士誠已死，很爲嘆息。當下就在高郵城中，設着慶功燕，犒賞將士。元璋和劉基徐達等，君臣談笑，開懷暢飲。這酒筵直吃到月上三更，纔盡歡而散。那時，元璋已有了三分酒意，想起那閻氏，一時又不在身邊，便私下喚過一個侍兵來，問他張士誠的眷屬，可曾出畧沒有？那侍兵倒也伶俐，笑着答道：他們因爲來不及逃走，現在還逗留着。如今徐將軍派兵，把他們看守着，要走也走不成了。這誠王——士誠——有五六個美妾，個個是絕色。第六個更是出色，真是落雁沉魚，怕還比不上他呢。元璋聽了，不覺心裏一動，又帶着酒，便笑着對那侍兵道：你能夠領我那裏去走走麼？侍兵笑道：爺要去時，小的引導就是了。祇是徐將軍責罰起來，却不干小的事。元璋翹着大姆指道：老徐有甚麼話說，我一個人担承。那侍兵笑了笑。去侍候室裏取出一盞紗燈，點上了紅燭，掌着在前領路，元璋乘着酒興，一步一步的望着士誠的行宮中走來。當士誠興盛的時候，在高郵建着行宮，宮裏也一般的蓋着嬪娥侍女。元璋同了侍兵，走進行宮的大門，但見危樓插雲，雕梁畫棟，金碧交輝；果然好一座宮室。不一會已過了中門，白石砌階，紅氍貼地；愈走到裏面，愈覺得精緻。元璋不由的嘆道：士誠這樣作着威福，怎不要敗亡呢。走

了半晌，已是後層的寢殿，再進便是宮門了。早見那裏紅燈高懸，有幾十個兵士，荷戈立着，侍兵走上去，給那兩個兵士喝住道：這裏是甚麼地方，却是亂闖？說着元璋已是走近，那兩個一眼瞧見，忙過來行禮，元璋只是點點頭，那侍兵引着元璋，便溜進宮門，元璋四面望了望，都是黑漆漆的，却低聲問侍兵道：什麼燈火也沒有？侍兵笑道：誠王沒死時，此處夜夜笙歌，真好似白晝一樣，如今他們逃難也來不及，還顧甚麼燈不燈。元璋見說，心上也起了一種興亡的感慨。兩人又過幾層台階，只見一帶的畫欄，圍着一條很長的長廊，廊的兩面，植着深濃的柳樹。那侍兵忽然問道：誠王的寵幸的姬妾很多，不知往那個宮裏去？元璋笑道：就是你所說的那個。侍兵便領元璋，到了一座嵌花的小宮前，用手指道：這裏便是了。元璋舉頭看時，見雙扉深扁，門內寂然無聲。就侍兵手裏，取過燈來，向門上一照，門額上一塊匾寫着永福宮三個大字。元璋放了燈，輕輕地在門上拍了兩下，却沒人答應，又叩了幾下，仍然不應。元璋焦躁起來，便拳打足踢，把宮門敲得擂鼓似的。又過了好一會，纔見兩扇門呀的開了一個十六七齡的宮女，半披着衣服，掌着一盞小燈，氣喘吁吁的問道：半夜三更，誰還來打人家的閨闈？元璋見他面露着驚慌的樣子，便笑着安慰他道：你不要着急，我是軍營中的帶兵官，閒着沒事，單身到這裏來逛逛的。那宮女冷笑道：爺們要去逛城內審姐兒，多着什麼來闖人家的閨闈呢？元璋給他一

句話問住，倒也回答不出來，却勉強支吾着道：我和賊王是好朋友，這時見他家破人亡，我很可憐你們，所以來探望你們的，那宮女要待再說，元璋已不管好歹，往裏直闖，宮女攔不住他，只得由元璋進去。那侍兵把燈灺在地上，去坐在宮門的檻上，和那宮女問長問短的瞎談起來。那宮女幾番要走，兀是給他拖住。元璋挨進了宮門，覺得裏面很是黑暗。只有張着手，東一扯西一摸的，似盲子般挨了進去。曲曲灣灣，也不知轉過幾重，纔望見一線的燈光來。元璋好似得了救命星，忙順着燈光走去，却是一所金漆的朱門，跨進門去，是兩邊放着畫屏，轉過畫屏，又是一個花門，却是綉幙低垂，望進去是牙床羅幔，妝台錦籠，大約是閨房了。那燈光便從妝台上射出來。元璋大着胆，掀起綉幙，一腳踏進房裏，聽得嬌聲問道：翠娥！外面是誰打門？元璋知道是問開門的宮女了，自己便假做咳嗽一聲，見又有兩個宮女，從床前走過來，猛然看見元璋，齊齊吃了一驚，元璋一面安慰着他們，兩隻脚便走向床前，早瞧見床上坐着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兒。就燈光下看去，雖然鬢絲未整，愁容滿面，却不減他的嫵媚。這時那兩個宮女，已侍立在床側，美人便朱唇輕啓，徐徐的說道：俺們是亡國的眷屬，你深夜到這裏來幹甚麼？元璋忙笑答道：咱們和賊王有舊，聽說大兵破了城池，很放心不下，特地來瞧瞧你們的美人。冷冷的道：承你好意，但此時夜已深了，男女避嫌，還是請你自便罷！元璋見說，把身體挨近床前，慢慢

的坐下來道：咱若是要出去，這時城門已關了。又是軍事方興，夜行很是不便，咱只好是在這裏坐一夜了。那美人見元璋無禮，想立起身來，那一隻玉腕，已吃元璋緊緊的捏住，死也不肯放手了。那美人用力掙扎，那裏能脫身，那翠袖拂着，一陣陣的麝香透出來，把元璋薰得神魂如醉，忍不住去摸他的粉頸。那美人嬌喘微微的說道：請你放尊重些，賤妾雖是路柳牆花，亡國餘生；若是相迫，死也是不甘心的。元璋見他鶯聲嚶嚶，說話婉轉柔和，不禁心上格外的憐愛，諒他也逃不了的，那手也就鬆了下來。那美人得脫了身，一手整着雲鬢，元璋仔細瞧着，見他玉容上並不塗脂粉，面腮兒自然泛出紅霞，越顯得是月貌花顏，翩翩如仙了。正看的出神，忽見那美人，柳眉直豎，杏眼生噴，媚中頓時露出殺氣。元璋很爲詫異，那美人猛然的回身過去，把床邊懸着的龍泉抽出來，颺的向自己的頸子上抹去，元璋嚇了一跳，只喊得一聲哎呀，已濺了滿身滿臉的鮮血。那美人便撲的倒下塵埃，元璋這時也着了慌忙和兩個富女，去扶那美人，可憐，已是香軀如綿，容顏似紙，喉頸上的鮮血，還骨都都地冒出來。元璋急扯着衣襟，去掩他的傷處，一手在他鼻上，試探氣息，覺着出氣也沒了。眼見得是香消玉殞了。那兩個富女，便放聲啼哭起來，元璋也不由的垂淚道：美人！這是我害了你了。說着，見他的秋波，依舊很憤怒的睜着，元璋用手替他撫摩着道：美人你放心去罷！你如有家事拋不下，我終給你竭力的安頓。

正在這樣說着，那方纔開門的宮女，聽得裏面的哭聲，向侍兵掙脫了身，望房中飛跑進來，見主母死在地上，便一俯身，不管是甚麼，去伏在血泊中，嚎啕大哭。元璋知道這宮女叫翠娥，平日間主婢一定很要好，所以有這般的悲傷。這時房裏滿罩着慘霧愁雲，元璋目覩着以這種的悲境，也只有陪着他們流淚的分兒。恰巧那侍兵也走進來瞧看，其時元璋酒也醒了，覺自己太鹵莽了些，好好的一個美人兒，活活地給自己逼死。元璋越想越懊惱，回頭對那幾個宮女說道：你們此刻也不必悲傷了，大家看守了尸體，我明天着人來，從厚盛殮他就是。說罷，和那侍兵走出宮來。元璋一路回署，問起那侍兵，是從前士誠的親隨，對於宮裏的路徑和宮女侍嬪，是沒一個不認識的。元璋說道：這纔自盡的美人，他叫甚麼名兒？那侍兵答道：他是誠王的第六妃，小名喚作蓉兒，本是浙江人，是誠王破杭州時擄掠來的。當時他也不肯相從，誠王要殺他的父母了，他才答應下來，命誠王釋放他的父母，情願身為侍妾。誠王怕他有變，把他父母留在宮中，名聲算是供養，實在是防備他有異心。那裏曉得直到今天才自刎呢。元璋聽了侍兵的一片話，便長歎一聲，到了署中，賞了那侍兵，自去安眠。一宿無話，明天元璋便召徐達，問起張士誠的家屬，徐達回說，已派兵看守着了。元璋想起，晚上叫那蓉兒，瞑目，自己替他安頓家事的罷，因對徐達說道：士誠的眷口，別的我都不問，祇把那侍妾名蓉兒的父母，你立刻去給

我傳來。徐達領命去了半晌，引進一對老夫妻來，祇見他們愁眉不展，淚眼模糊，戰兢兢地跪上階台。元璋便令起身，却和顏悅色的問道：你們兩人是蓉兒的父母麼？姓是甚麼？你們到這裏已有幾時了？老夫妻倆聽了，那老兒悲切切的答道：小人姓盧名瑞源，是杭州的龜山人。去年的這時，誠王帶兵到杭州來，小人恰在那裏探親，有個女兒叫蓉兒，被誠王在馬上瞧見了，便要強娶做侍姬，並把刀架在小人的頸上，逼着答應下去。小人沒法，只好將女兒獻給誠王，滿望兩副老骨頭從此有靠，不至再拋棄荒郊了。誰知天不由人算，誠王給大軍前來擒去殺死，昨天晚上，女兒又不知爲了什麼，也自盡了。弄得小人兩口兒，孤苦無依，將來還不是填身溝壑麼？說罷放聲大哭，在旁的將士們聽了，都替那老夫妻嗟嘆！元璋見盧瑞源說話傷心，又是自己幹了虛心事，忙安慰他道：士誠已敗，你女兒死了，也不能復生，你不必過於哀痛。咱們和士誠也有半面之交，他今日人亡家破，咱們心上非常的可憐他。現士誠經咱們替他安葬好了，你的女兒也是咱們來好好的給他盛殮，擇地瘞埋就是了。你呢，如要回杭州本鄉的，咱們派人送你回原籍去。倘不願意回去的，就替你這兒買一所宅子，你們老夫妻就在此地養老罷！這一席話，說得盧瑞源夫婦，又感激又悲傷，祇含着一泡眼淚，在地上俯伏着不住的叩頭，道：小人蒙爺這樣的厚恩，願一輩子隨着爺，不要回鄉了。元璋笑道：咱們也不是久駐在這裏的。說

着喚沐英過來，命他幫着盧老兒，去收殮他的女兒，並給他揀二所民房，以便老夫妻倆居住。又撥庫銀千兩，給他兩人養老。又私下囑咐沐英道：士誠宮裏，有一個宮女叫翠娥的，就在這盧老兒女女的房中，你把事辦妥之後，將翠娥帶來給我，萬萬勿誤。沐英會意自去。第二天的晚上，元璋從城外犒軍回來，天色早已昏黑了，便令一個哈什戈，掌了一盞大燈，慢慢地踱回署來；進了二門，轉入後堂時，忽見自己的室中燈燭輝煌，榻上坐着一位豔妝濃抹的美女，見元璋進門，便盈盈的立起身來迎接。元璋一時莫明其妙，不覺怔怔的立在門前，不敢貿然走近去。那美人却嫣然一笑，低低說道：爺已忘了麼？賤妾主母的父親盧公，感爺恩高義厚，無可報答，經沐將軍的說起，盧公便命賤妾來侍候爺的。元璋聽了，恍然說道：哦！你就是那天晚上的翠娥嗎？翠娥便應了一聲是！元璋想起自己囑咐沐英，令他

把翠娥帶來。諒沐英和那盧老兒說明了，所以把翠娥送給我的。一面想着，便走向園榻上坐下。掌燈的哈什戈，管他自己退出去了。這裏翠娥去倒上一杯香茗，向自己的櫻唇邊膏了膏，輕輕遞給元璋道：爺！喝杯茶兒罷！元璋接過茶杯，手指兒觸在翠娥的玉腕上，覺得皮膚的柔滑，又似勝過閻氏。喝那茶時，滿杯的胭脂香味，陣陣的望着鼻上衝來。元璋放了茶杯，一手拉住了翠娥的粉臂，令他自己並肩兒坐在園上，便微笑着問道：你今年幾歲了？爲什麼到宮中來伏侍爺兒的？那翠娥見問，忍不住

珠淚盈腮，很悲咽的答道：賤妾今年纔得及笄，却是命薄如花，自幼便父母雙亡，遺下姊妹兩人，和一個兄弟，弱女伶仃無依，要想往杭州投奔舅父，不料碰着誠王的兵到，把我姊妹擄來，令往六妃——容兒——房中執役。那時誠王府中有個乳媽，那大妃的兒子已長大了，乳媽便要回去。因乳媽是肅邑人，和我家祇差得一河，我便求那乳媽，把妹子寄到舅家去，經六妃寬容允許了，我妹子便同着乳媽回去了。我孤身在這裏已經兩年，今日得爺拯出了幽宮，願終身相隨不離，也是賤妾三生之幸了。元璋聽了翠娥那種纏綿悱惻的話，不禁也替他嘆息。翠娥又微微歎道：想我也不是小家出身，父親吳深，曾做過一任參政。兄弟吳貞，至今不知下落。分別將近十年，現在倒底不識他存亡怎樣呢？元璋見說，不由的一驚道：吳貞還是你兄弟麼？他隨我征討，很立些功績，目今和陳壘先守着太平。這般的說來，你們兄弟姊妹，不久就可骨肉團聚了。真叫做踏破鐵鞋無尋覓，得來全不費工夫了。翠娥忙道：爺這話當真麼？元璋正色道：誰來哄你。翠娥這纔轉悲爲喜，一頭倒在元璋懷裏，要他將來給自己做主。元璋撫慰着他道：那你可不用憂慮，我是斷不負你的。說着兩隻手只把翠娥的粉腕撫摩起來。翠娥縮手不迭，格格地笑道：怪肉癢的叫人好不難受。其時聽得史漏三下，元璋把翠娥擁倒在園上道：夜已深了，我們睡罷！翠娥睨着元璋一笑，一手推開元璋道：這樣就算睡了麼？說罷便坐起身來，伸了

伸懶腰，走下園榻，卸去了釵鈿，脫却外衣，露出猩紅的襖褲；襖上他那白嫩似雪藕的玉膚，愈覺得嬌媚妖冶動人。元璋便從園上用手來牽他，翠娥也是半推半就，所謂一笑入幃，同做他們的好夢去了。這時士誠雖克，他的兄弟士信，部將葉德新等，却逃往浙江，據着杭州，松江，嘉興，紹興諸郡，大有不可一世之概。次日元璋起身，傳令進兵浙江，自己帶了翠娥，從後徐徐進發。先鋒官仍是胡大海，前行兵士到了松江，守將周德興，王弼，陳德費，王志等，竟開門迎降。胡大海進城，隨後元璋，徐達，常遇春，劉基等一班人，也都到了。元璋安民既畢，留周德興守城，大軍乘勝直撲嘉興，諸縣聞風出降。嘉興守將王顯，棄城遁去。元璋得了嘉興，命王志鎮守，自己和徐達常遇春等連夜來攻杭州。張士信聞報，領了葉德新，張興祖，薛顯，顧時，仇成，葉昇，吳復，金朝興等八員大將，出城來迎敵。這邊元璋的陣上，花雲，胡大海，雙馬齊出，葉德新，仇成，各挺械相禦。纔得交馬，忽然狂風大起，把士信的軍馬，吹得兵折馬奔，人不能睜眼；徐達乘着順風掩殺過去，士信大敗，兵士自相踐踏，慌忙的收拾敗兵進城。這天的晚上，張興祖，仇成，葉昇，吳復，薛顯，金朝興，顧時等七人，私下議論道：日間出兵，突起狂風，分明是天意助朱元璋了。咱們看張士信史不及士誠，越發不能成事了。不如縛了士信，去元璋營中投誠罷！七人主意已定，來和葉德新商量；德新大怒道：你們有了異心麼？俺食君之祿，不能背義；甯死斷頭，志是不移的。說畢，

拔出劍來喝道：誰敢言降，俺就斬他的頭顱。薛顯、吳復、金朝興，一齊大憤道：「咱便願降，你待怎樣？」葉德新仗劍來砍，經張興祖等七人，併力上前，亂刀剌死了葉德新，趁勢殺入張士信府中，擒住了士信，並家將何福、張猛。收拾了印綬卷宗，由張興祖爲頭，竟開城來降元璋。元璋大喜，授張興祖等七人爲都司，傳令大軍，整隊進城。但見旌旗對對，畫角聲聲；盜甲鮮明，刀槍耀日；沿途的百姓，都排着香案跪接。元璋把溫言慰諭了一番，令軍士嚴守紀律，不得有犯良民，因此歡聲雷動。元璋定了杭州，安民既已，和諸將設宴，功大吹大擂，大小將領，無不興高采烈。酒闌席散，元璋忽然想起了靈隱寺，是杭州有名的巨剎，又處於西湖勝地，不覺游興勃勃，便攜了翠娥，令沐英爲護衛，帶同侍卒十人，步行望靈隱而來。這時正是初春天氣，微風嫋嫋，鶯啼聲聲；西子湖邊，果然好一派景色。

但見他：桃杏爭妍，紅紫競馥；呢喃春燕，百轉黃鶯；潺潺流泉，灣灣碧水；山頭含來翠色，湖中滿眼。鐘澗高峯，巉巖層巒；崿石崎嶇，研嵯峭壁。綠翳樹蔭，顯出一片清幽；風氣雲烟，更覺萬點黛色。日光搖紅蕙，微風拂翠枝；看輕舟蕩槳，玉笛聲澈雲霄；孤鶩齊飛，啼處幾同塞北。春堤上儼如金帶，露洲前雪練橫空；柳塘裏疑是桃源，湖亭中紅霓倒影。

元璋一邊游賞着，口裏不住地讚嘆。不一會，到了靈隱寺，中已撞鐘鳴鼓，五百多個僧衆，都身披着法

衣，拈香來遠遠的跪迎。靈隱的住持清緣和尚，穿着寶藏大袈裟，舍利金寶冠；親自來導着元璋隨喜，走進大雄寶殿，佛像尊嚴。殿宇宏敞；果然與別的寺院不同。元璋正和翠娥參着佛像，忽見一個滿身垢污的頭陀，走到元璋的面前，高聲說道：有緣是緣，無緣是孽；施主來做什麼？元璋應道：有緣非是緣，無緣豈是孽？你頭陀懂些什麼？那頭陀哈哈大笑道：有緣便合，無緣成孽。龍泉寶劍，猶染美人碧血；怎說不是孽？元璋聽了，想起蓉兒的事，被頭陀道着隱病，物然變色道：快與我滾出去！沐英聽了，忙過來把那頭陀直推出寺門。住持清緣，也來向元璋陪禮。元璋被頭陀一說，心裏十分掃興。便略略游覽一遍，辭了清緣，和翠娥沐英自歸。過了幾天，方國珍和副帥李文忠，以金華嚴衢州來降。元璋大樂，于是定了浙江，自回金陵。元璋卽於是年登帝位，並下旨民間挑選秀女。要知怎樣選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古言曰：亂世之人，不如太平之狗；驕聞似爲戲言，然苟以亂離之人觀，斯語至爲可傷也！笑兒以保父母，而失身于賊，是其孝也；旣從賊矣，迺持一而終，是其貞也；因受人之強迫，揮刀自斷其頸，是爲烈也。不謂賊巢中，有如是節烈之孝女，而使之淹沒不彰，甯非亂世人之不值錢乎？

元璋之在今日，疊破諸州，降流賊，擒巨酋；正志得意滿時，彼頭陀之一言，真似當頭之棒喝！然今古凡爲大人物，則其根器厚，仙佛之境在邇也。若左慈之戲曹操，無如其不悟何！

人孰無過，賢哲之所不免，要皆視其過之輕重，與夫知過之必改耳。至若怙惡不悛，是爲暴賊，君也者桀紂之屬，臣也者梟獍豺莽之流。元璋之惡，其惡在後，是爲變性；迺其不久之現象耳。

第二十一回 鳳輦龍旌迎宮眷 血影刀光憾萬民

却說：朱元璋平定了浙江，並斬了張士信，降了方國珍；着胡大海鎮守金處諸州，以李文忠攝將軍印，留守杭州與鎮海諸郡。元璋率領着徐達、劉基、常遇春等，及新納愛姬翠娥，竟班師自回應天。——金陵——又聽了翠娥的糾纏，撒嬌撒痴的要見他兄弟吳貞。元璋便傳諭花雲、朱文遜、王鼎，去太平調吳貞、陳瑊先入京。不多幾天，吳貞、陳瑊先到了應天，元璋即召吳貞入內，與翠娥晤面。姊弟相見，自有一番的悲喜情景。獨陳瑊先聽他回金陵，是爲了吳貞姊弟的小事，瑊先心裏老大的不悅，後來終弄出變端來；這且不提。那時元璋在金陵，威望愈著，元廷也日覺奄奄無生氣。劉基等一班文武諸臣，又來上表勸進，請元璋尊了帝號。元璋見四方歸心，萬衆崇仰，也就老實不客氣，便答應下了來。于是由國帥兼太史官劉基，選定了戊申的正月四日，卽皇帝位。又經學士陶安，定了天子輿服：製冕旒，袞服，朱履赤鳥。一切的衣冠，都照古代的帝王御製。到了那天，元璋沐浴齋戒，築壇南郊，壇高三丈，按着

三才長四丈，按四時；闕五丈，按五行；上級三百六十步，名曰君壇；中級四百九十步，七七曰祖壇；下級一百一十步，九九爲將壇。上圓爲天，下方爲地；中正爲人。壇的四周，豎着二十四面赤幟；壇上分五方，東方屬木，色青，插青旗十二面；南方屬火，色赤，插紅旗十二面；西方屬金，色白，插白旗十二面；北方屬水，色黑，插玄旗十二面；中央屬土，色黃，插黃旗十二面。三層上按八卦，豎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離、坤、兌旗八面。又上列七旗，是北斗，北斗之對面立六旗，是爲南斗。四邊按二十八宿，豎旗二十八面。頂分天干，凡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，旗十面。頂下則爲地支，分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，旗十二面。又設三皇位，五帝座，皇天后土，日月星辰，雷雨風雲，三山五嶽，四海八方之神，及軒轅堯舜，商湯周武之靈，歷代聖君，皆列位壇上。壇下奏大樂，繼以熙和之曲，文德之舞；那大樂的前面，立指揮奏樂的四人，叫做和聲郎。元璋這時由文武百官，扶持着上壇，先行祭天禮，台下奏大樂，又行祭地禮，奏太平樂。又行祭祖宗皇帝禮，奏社稷之樂。最後天子坐上，受百官朝賀，是行君臣禮，台下奏中和之曲，晉德之舞。和聲郎執戲竹，形似拍板，高擎在手裏，那戲竹相離，樂卽止奏，戲竹對合，樂連鳴奏；又有樂工十八，分兩旁立，舞郎十八人，排列左右。太和之樂既奏，舞郎卽起舞，作撫平四夷之舞。又作山川舞，雍穆舞。舞畢，奏皇帝離座樂，百官排班樂，行大禮樂，禮章儀制樂，到了這個當兒，禮官忽舉策，左右的衛官，各執靜鞭，

拍了三下，這時大樂驟止，上台台下，真個鴉雀無聲。禮官舉儀，和聲郎合戲竹樂工奏細樂，絲竹管絃，按着宮商角徵羽五音雜奏，那樂聲悠悠揚揚，令人神往。當下由太史官劉基宣讀國號曰大明，建元曰洪武，改這年元順帝二十八年爲大明洪武元年。劉基又跪着代誦祝文道：

維大明洪武元年，歲次壬辰，朔越四日乙亥，天下大元帥，皇帝臣朱元璋，敢昭告于皇天后土，日月星辰，風雲雷雨，天地神祇，歷代聖君之靈曰：天地之威，及乎四海，日月之明，昭諸八方。風雲之勢，萬物適生，雨露之恩，斯民沾惠，伏以上天生民，俾以司牧，遂爾聖賢相承，繼天立極，撫臨億兆。昔者堯舜禪讓，湯武弔伐，行雖不同，受命則一也。今焉胡之亂世，宇宙紛攘，四方有蜂蟻之憂，百姓被蛇蠍之禍，羣雄並起，豆剖河山，寇盜橫生，瓜分郡邑。臣生于淮海，起義濠梁，提三尺利劍，以聚英豪，統萬衆，一心而救困苦，幸仗神靈之福，剿滅惡貫之東吳，乃托天地之威，盡殄禍害之北漢。爲蒼生無主，羣臣擁戴，因黎庶鮮歸，獨勉其難。敬闢不世之基，卽皇帝之位，恭爲元首，謹治赤子，改元洪武，國建大明。從斯掃盡中原醜類，肅清華夏跳梁，一統乾坤，萬年歲月，沐浴虔誠，齊心祈告，專求協贊，永荷洪庥，尙饗！

劉基讀完了祝文，元璋和百官站起身來，到了壇的正中，由元璋率領着，向天地祭禱。那台下的樂聲，

又重復啓奏；和聲郎命奏中和之樂，樂聲細細，和舒中含着英武；又歌着那詞道：

昊天蒼兮，穹窿！廣覆濂兮，龐洪！建園丘兮，國之陽；合衆神兮，來臨之同。念螻蟻兮，撼衷，莫自期兮。感通！思神來兮，金玉其容，馭龍鸞兮，乘雲駕風！顧南郊昭格，望至尊兮，崇崇！

歌罷樂止，羣臣齊齊的三呼着萬歲！和聲郎又奏起回宮曲來，元璋緩步下壇，百官俯伏恭送。那壇下的響輦，已早侍候着，甲士三十六人，抬響輦的宮監二十四人，前道甲士八人，肅道旗十二面，駿馬二十四匹，甲士三十六人。虎豹旗各四面，象旗各四面，虎豹各兩隻前行，象六乘，分左右列，甲士十六人分掌其職，又左右旗六十四面，日旗，月旗，青龍旗，白虎旗，雲雷風雨江河淮濟，凡旗八面，朱雀，玄武，天馬，天祿，白澤，旗共五面，金木水火土五星旗，二十八宿旗，熊羆旗，鸞旗，五嶽旗，每旗一面，用甲士五人，一人掌旗，四人佩劍執弓弩護從，又龍旌，鳳麾，流蘇，五輅，日月扇，青傘，華傘，珠傘，黃羅傘，黃羅寶蓋，華蓋，曲柄黃繖，珠繖，大紅寶繖，日月掌大掌扇，龍鳳金日月流蘇，金爪，臥爪，立爪，羽葆幢，信幡，日月幡，龍頭竿，降引幡，以下便是金槍，銀鉞，劍，戟，刀，鞭，弓，矢，鏑，鎚，抓，儀刀，金刀，骨朶，金吾杖，儀錦壺，金壺，戈壺，響儀，凡是十八種，每種三件，各用甲士十六人，統一百男八人，紅衣甲士十六人，白衣甲士十六人，青衣甲士十六人，黑衣甲士十六人，黃衣甲士十六人，綵衣甲士十六人，綉金衣甲士十二人。隨後黃羅寶蓋

四人，金水盆一，金踏脚一，金交椅一，金水罐一，金唾壺一，金唾盂一，左拂子二，右拂子二，金香爐一，金香盒一，校尉十六人，排列分執。又錦衣武裝校尉二十四人，執弓弩列隊。又金吾衛六十四人，各執着豹尾槍，前後擁衛。最後是紅紗燈十六對，紫金香爐八對，由內侍二十四人分執。那時香烟繚繚，元璋乘着轎轎回宮。于是將應天的公署，暫時改爲行宮。定應天做了帝都，分內外皇城。又着內務府發出國帑，大興土木，建築宮殿。洪武元年的八月，宮殿落成。因爲朱元璋初踐大位，萬事都從儉樸，那宮殿建設，祇求雅觀，不事富麗。但雖不見得畫棟雕梁，却也金碧輝煌。這皇宮的正殿，叫做奉天殿，是皇帝臨朝的地方。奉天殿的後面，是華蓋殿，最後是謹身殿，爲皇帝召見大臣的所在。兩邊是一帶的長廊，直達奉天殿，左爲文樓，右名武樓。過此便是宮門，正門叫做乾清門，進了乾清門，就是坤甯宮，爲皇后所居。兩邊分建着六宮，一仁壽，二景福，三仁和，四萬春，五長春，六永壽。六宮之後，左右華屋六楹，列兩殿，即涼殿，暖殿，過涼暖兩殿，是玄武殿，殿後是甯安門，出甯安門是御花園，中建着金水橋，太華池，飄香亭，安樂亭，魚亭，香草亭，鹿亭，鶴亭。又奉天殿的門外，也建着兩殿，左面的叫文華，是將來皇太子御臨的所在。右邊名武英，是皇帝齋戒的地方。兩旁門兩重，左名左順，右名右順，從這裏出去，是正門一所，就是午門了。午門外是皇城，又建端門，長安門，承天門，慶瑞門諸門。內外宮殿，凡屋宇一千六百三

十八楹。宮殿既已造就，由太史官劉伯溫選擇了一個吉期，明太祖朱元璋登奉天殿正式受百官朝賀，又大封功臣。晉徐達、魏國公右丞相、李善長、輔義侯左丞相、常遇春、鄭國公大將軍、鄧愈、衛侯左將軍、湯和、信侯右將軍、胡大海、靖安侯、花雲、崇海侯、郭英、平涼侯、耿再成、東平侯、沐英、穎川侯、吳貞、鄭遇春、華雲龍、郭興、呂懷玉、方剛、吳良、俞通海、廖永安，均封將軍。晉伯爵：陳瑄、張興祖、薛顯、吳復、金朝興、仇成、王弼、葉昇等一班降將，都晉爲男爵，加將軍銜。又封死難的將士，若俞通淵、廖永忠，都追贈侯爵。晉劉伯溫爲國師、太史安國公。李文忠、耿炳文，也封了伯爵。又追諡高祖爲德祖、玄宗帝，高祖妣玄聖太皇后，曾祖爲懿祖、桓皇帝，曾祖妣懿聖皇太后。祖考爲熙祖、裕皇帝，祖妣裕聖皇太后。父朱世珍爲仁祖、淳孝皇帝，母溫聖睿慈太后。封妻馬秀英爲皇后，姬櫻桃爲甯妃，關氏爲瑜妃，翠娥爲惠妃。當時命瑜妃居了萬春宮，惠妃居了仁和宮。一面下旨，令沐英持了金節，備起皇后的鳳輦，全副儀衛，去迎那馬皇后。令方剛持旌，備皇妃半副儀衛，去迎甯妃。沐英方剛領了諭旨，帶同儀衛，卽日出京，到滁州來迎皇后和甯妃。不日到了滁州，耿再成、吳良，忙出城迎接，後面跟着地方官，遠遠地跪迎。沐英和方剛進了城，便去晉謁馬皇后，和那甯妃，外面耿再成、吳良，及地方官等，在那裏照料，還幫着整儀衛，打掃街道，沿路上懸着燈綵，蓋起綵棚，凡鳳輦經過的所在，地上都鋪着黃沙。滁州城中的百姓，聽得迎

接皇后這個消息，便家家門前排起香案來，準備跪送鳳駕。這裏沐英方剛在滁州公署，請皇后甯妃各登了鳳輦，擺起全副儀仗，直出東壁門。馬皇后傳諭，把鳳輿的珠幃打起，以便百姓們的瞻覲。一時沿途的歡聲，好似雷鳴般的，真是萬戶頌揚哩。明太祖朱元璋，在金陵聞得皇后的鳳輦將到，因坤甯和六宮的宮監已徵得三百多人，宮女却寥寥幾十人，當然不夠分配，于是下諭，就應天府治下，江甯、句容、高淳、江浦、六合、溧水、溧陽、上元等八縣中，挑選秀女。這條旨意一出，八縣的地方官，果然忙得走頭無路，便是那班百姓，也大家奔走號呼起來。這時給李善長、劉伯溫得知了，忙上章來諫阻。元璋讀了奏疏，勃然大怒道：朕身為天子，難道還幾個秀女也不能麼？便不聽善長、伯溫的話，竟傳諭趕緊實行。又令葉衷做了選秀女的總監。當時選得秀女三千七百六十六人，經地方官一度的挑選，選得二千一百十六人。又被選官挑擇過，凡錄用一千五百四十四人。就把這一千五百四十四個秀女，送到了應天，又由葉衷選過，祇選得七百二十五人。葉衷即奏知元璋，元璋却坐起了護身殿，親自選錄，好中取好，共選中秀女二百三十三人。那餘下選不中的秀女，仍命送還給民家。元璋便把這二百三十三個秀女，分派在各宮，去侍候后妃。過不上幾天，馬皇后和甯妃的鳳輦到了應天，元璋親自率領文武百官，出城去迎接。這是元璋自己知道出身很微，恐內外臣工瞧不起皇后，所以他御駕去親迎，也

是尊重馬后的意思。馬后的儀衛。到了離城十里，和皇帝的儀仗接着，文武百官，一列俯伏在道上，齊聲呼三呼着娘娘千歲！那件駕官喝聲起去，文武官員就紛紛起立，武官騎馬，文官步行，列隊在前面引道。最前是皇帝的儀仗，和皇帝坐的轎駕。隨後便是馬皇后的儀衛，排列着，一對對的過去。前導黃麾兩對，大戟一對，五色綉幡三對，長戈一對，綉幡三對，錦幡三對，雉尾扇兩對，紅花團扇兩對，曲蓋兩對，紫方纒兩對，由紅衣的甲士們執着，共是四十二人。後頭是校尉六十四人，列在左右兩邊，是班劍，金吾杖，立爪，臥爪，鐙杖，骨朵，儀刀，鉞斧，每件共是兩對。又金響節十二，錦花蓋四，十六個校尉分做兩隊，還有十六個校尉，戴着大邊的珠涼帽，紅衣，黃緞腰帶，碧油靴，控着駿馬，執着豹尾槍，徐徐地前進。後面又是宮女二十四人，手裏各各捧着金交椅一座，金踏脚一個，金水盆一個，金水罐一個，金唾壺一個，金唾盂一個，金香盒一個，金脂盒一個，也列隊過去。以後是武裝的宮女，一個個短衣窄袖，各執着五色綉幡，金斧，金骨朵，拂子，方扇，紅杖，紗燈，黃華蓋，曲蓋，金節，青纒之類，共是二十四人。最後宮女十二人，提着明紗燈三對，金爐三對，在鳳輦左右，後面便是文武百官，武官騎馬，列隊在前，文官却步行着在後。文武官的後頭，即是馬皇后的鳳輦。鳳輦之後，隨着甯妃的儀衛，也列着引幡，清道旗，方纒，金吾杖，立爪，臥爪，紅紗燈之類，算是半副儀仗。後面便是甯妃的鳳輦，最後是護衛鳳輦的校尉六十

四人，武官長兩人，率領着兵士六百名，個個是鮮衣美服，刀槍如霜的，隨後護送。鳳輦的儀衛，直進東華門，出西華門，經元武門，走過了長安門，六百個護兵，至此停住。鳳輦直進午門，前導儀衛紅衣甲士，至午門前停住。鳳輦走過長廊，穿過謹身殿，儀仗校尉至此停住。到了乾清門，文武百官停住。馬皇后下鳳輦，甯妃也下鳳輦，各改乘宮中的安車。這安車高四尺餘，金頂鳳頭，紅簾綉幙，四周金翅十二葉，金輪紅輻，專一備后妃宮中乘坐的。這時安車直達坤甯宮，儀仗宮人，武裝宮女，都停在宮外，馬后進了坤甯宮，自有宮女們跪接。甯妃也跟着進了坤甯，行了參謁禮，同着皇后在宮中候旨。這時明太祖朱元璋，他接着鳳輦之後，令儀衛回進東華門，自己便在謹身殿裏休息。待馬皇后鳳輦進了坤甯宮，就離了謹身殿，慢慢地踱進宮來和馬后相見。馬皇后和甯妃，接駕已畢，元璋即令甯妃居了景福宮，由宮女們引着甯妃去了。元璋其時做了皇帝，與馬皇后又是久別重逢，自然格外的親密了。從此元璋，於馬后之外，又擁着甯妃，瑜妃，惠妃——卽櫻桃閔氏翠娥——天天尋歡作樂。雖然不會統一江山，却有徐達，常遇春等一班人，去克服了各地，元璋倒居然做起太平天子來了。但他是明朝第一個叛業的君主，後來諡爲高皇帝，廟號太祖，所以歷史上稱做朱太祖。那朱太祖自登位之後，脾氣漸漸的驕傲，對於從前的功臣，不免懷些猜忌之心。而且不時傾着親信的宮監，私下出了御花園的宣安

門，到冷巷僻地，去打聽民間的情形。光陰迅速，又是新年了。元宵的那天，恰巧常遇春取了山西，遣使入奏。太祖閱了奏章，心上很是喜悅，便和馬后、惠妃等設筵相慶，也算是點綴元宵。這天的晚上，萬里無雲，月光如晝；太祖乘着酒興，帶了宮監廖貞，悄悄地溜出了甯安門，到街市上去玩耍，只見家家燈火輝煌，鑼鼓喧天；一般商家，還在街道上紮着燈景，堆着繁山，真個是火樹銀花，熱鬧非凡。那元宵鬧燈的風俗，還是宋朝流傳下來；每年到了正月十五那天，東京城裏，金吾不禁，通宵達旦，任士女的游覽。當時什麼迎燈鬧月，到處是城開不夜；直到元末明初，這鬧燈的風習，依然沒有革除；人民的迎燈爭奇鬥巧，那燈景越發的精緻。朱太祖在路上玩了一會燈，覺得興致勃勃，忽見景運街的左邊，設着一個燈虎攤子，一班閒看的人，圍滿了一大堆。朱太祖叫廖貞分開衆人，走近攤前，見那裏懸着十幾個謎面，並不是什麼四書五經，却是用圖畫着一種會意的謎兒。其中有一條畫謎，上畫婦人抱着西瓜，倚在馬的鞍旁；馬尾後面橫着一隻很大的人足。朱太祖瞧着尋思了半晌，恍然大悟：這一班游民，不是在這裏譏笑皇后麼？原來那畫謎上含着一「淮西婦人馬后足大」八個義字。婦人抱西瓜，是懷西的意思；懷淮諧音，馬后后正是淮西人，又恰是大足，那時朱太祖的心裏，如何不氣呢！但一時却不便發作，祇把廖貞一拖，君臣離去了謎攤，望西邊的街上走來。朱太祖因爲心上着惱，正要尋一點

事解解悶，一眼瞧見道旁一個相面的攤兒，高飄着白布招旗，旗上大書着四個字道：「相不足憑。」太祖念着，很是詫異，便挨上前去，又見攤前一副對聯道：「風鑑無憑無據；水鏡疑假疑真。」朱太祖讀了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就向那相士問道：你既說是相不足憑，爲什麼又替人相面呢？那相士見問，對太祖打量了一遍，微微一笑，指着攤上的下聯道：你先生不看俺這句話麼？相貌這件事，實是又假又真，在下的藝術很平常，終揣解不透，是真是假，所以借此相盡天下士，看靈驗不靈驗，就可以定那真假了。那相士說着，又指着自已道：俺胡鐵口的相貌，照書上看起來，今年三十三歲可以入翰苑，四十七歲還要當國拜相封侯。不過直到如今，仍舊是個江湖術士，那相術足見得是無憑了。太祖聽了胡鐵口的話，正要再問時，胡鐵口又瞧了太祖幾眼，忽然豎起大姆指來說道：俺看你先生的相貌，天地相朝，五嶽對峙，分明是個天子相；你現在可做着皇帝麼？胡鐵口這一句話，把太祖說得吃了一驚，迎站在旁邊閒看的人們，也都掩着耳朵飛跑。因當此朱太祖初登基的時候，疑心病很重，稍有一些兒謠言，一般胥吏，便捕風捉影，株連多人，盡遭慘戮。談到做皇帝三個字，是要滅族的，誰不害怕呢？大家聽了胡鐵口一說，深恐給那衙役們知道，自己無端的受累，以是一闕的走散了。朱太祖也怕弄出事來，只對胡鐵口笑着點點頭，趁勢和廖貞走開了。朱太祖沿路乘着燈光月色，回到宮裏，連夜傳出諭旨

來，命禁軍統領姚深，把那景運街的居民，一齊逮捕了，立時正法。第二天早朝，又下旨去捕胡鐵口。要知胡鐵口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祖宗創業，何等艱辛；而後代子孫，非僅不足以論開基，實並祖業而不能守；盛世之君，雖不能與亡國之主並論，而後人之不肖，則無可諱也。然斯非明代如是，歷朝帝王家，固無不如是。

朱太祖于應天登極，是何等赫赫，苟與崇禎殺宮時一較，其相去奚啻天淵。但太祖在位時，戮功臣，殺平民，慘遭株連者，多至十六萬人。厥後懷宗之釀宮廷慘劇，何莫非循環之報乎。

馬后以一小家女，驟膺皇后之榮，猶能從容自若；史皆頌爲賢后，卽此已與常女不同矣。惜其天不假年，壽僅半百而逝，不及身爲皇太后，殊可嗟耳！不然有太皇太后之賢，燕王之變可免；建文帝當不至遜國矣。

第二十二回

裙履餘芬吳美人擅寵

衾裯遺愛惠妃子拈酸

却說：朱太祖在元宵出游，到了景運街中，瞧見燈謎譏笑着馬后足，大心裏十二分的惱憤，就連夜傳諭，把景運街的百姓，不論男女老幼，一齊捕來，着刑部勘問，胡亂定了怨謗大逆不敬的罪名，旨下棄

市可憐！那些百姓，連做了鬼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哩。這一場冤獄，共戮無辜良民七百九十五人，那做燈虎的窮秀才，倒不會死在裏面，這時已聞風逃得遠遠的了。祇苦了住着走不脫的良民，去代人受過，西華門外，血肉模糊，冤恨沖天；當時眼見的人，傷心慘目，所聽的人，無不酸鼻；這種忍心殘酷的行爲，差不多和焚書坑儒的祖龍相彷彿了。再講那相士胡鐵口，元宵那天相了太祖，說他有皇帝的容貌；市上的人都道他渾講，便一閃的走散。胡鐵口做不到生意，自己也覺失言，只得垂頭喪氣的收了攤，沒精打采的回寓。寓主人來算房飯錢，胡鐵口說道：「今天晦氣，一文也不會弄到手的。」當下把相太祖的一段經過說了出來，那寓主人聽罷大驚說道：「照你這般的快嘴，遲早是要闖出禍來的。」胡鐵口道：「那人的確具着天子相，俺是依相直談，有甚禍患？」寓主人說道：「你不知道，現在的新皇帝朱老四，不常的微服私行出宮；你不要真的碰着他，恐你這條性命也就在眼前了。」胡鐵口見說，也有些心慌，害得他一夜天不會合眼。第二日的清晨，胡鐵口心想躲在寓中，不出去做那勾當，實在寓主人索逼得利害，還叫伙計做好做歹的要趕逐他出去。胡鐵口沒法，只有硬着頭皮，仍到街上來擺相面攤。不料攤才得設好，便有兩個將校打扮的上來，大聲問道：「你是胡鐵口麼？」鐵口答道：「在下正！總爺們可是來問出征吉凶的麼？」那一個將校笑道：「不是咱們看相，有人叫你衙門裏去看呢。說着，拖了

胡鐵口便走。鐵口忙道：二位可否等在下收拾了攤再去，那將校睬也不睬，竟橫拖倒拽的把胡鐵口和豬般的牽了去。路人瞧見的，都說胡鐵口說話太駭人聽聞，應得要吃官司。那將校牽着鐵口，到了刑部大堂，刑部司員不會得着上諭，不知把胡鐵口怎樣的辦理。忽接到禮部的公牘，把胡鐵口提去。這時胡鐵口已昏昏沉沉的，自知是吉少凶多了。不一刻，見一位紫袍紗帽的官兒，把他彎彎曲曲的帶到一所大殿的簷下，那官兒便向殿上跪說了幾句，却聽不出說些什麼。那紅袍官兒退下來，就聽得一種又緩又清越的聲音喚道：傳胡鐵口上殿！紅袍官兒執笏上前，令胡鐵口從丹墀下直跪上去，就聽見簌簌的一陣响，殿門的珠簾已高高捲起。那殿上似有人問道：胡鐵口！你原名叫什麼？是那裏人氏？從實奏來。胡鐵口正和狗一樣的伏着，連正眼都不敢覷一覷，也不曉得殿上是甚麼官兒。這時聽得問他的姓氏，便徐徐地答道：罪民原叫胡維庸，祖貫是鳳陽蒙城人。殿上又道：你可讀書識字麼？胡維庸叩頭道：罪民在三年前，也曾進過學的，爲了家貧纔棄儒賣藝。祇聽得殿上朗聲道：胡維庸！你且抬起頭來。維庸真個昂頭望上瞧時，但見殿柱盤龍，金碧映輝；殿門上這一塊匾額，硃髹泥金，大書着謹身殿三個大字；殿的兩旁，排列着戴珠邊涼帽，紫衣紅帶，足登碧靴的校尉。正中端坐着的不是別個，正是昨夜看相時說他有天子相的那個客人。維庸這才醒悟過來，知道上面坐的是大明皇帝。

朱元璋不覺嚇得他魂兒出竅，半晌收不回來，只是一味的叩頭，稱着死罪。朱太祖却很霽顏的問道：維庸你既是讀書士人，朕有個上聯，拿去對來。朱太祖本不甚識字，就隨便寫了一句，由傳事監從龍案上取了紙筆，遞給維庸，維庸看那題紙上寫着上聯道：「出字兩座山，重重疊疊重慶府；」維庸那時福至心靈，他略爲一沉吟，便續下聯道：「磊文三塊石，大大小小大明州。」維庸寫罷，仍俯伏在地上。傳事監下來，把上下聯取去呈上；朱太祖讀了大喜，立即欽賜翰林學士，着赴禮部習儀三個月。維庸謝了恩退下，自往禮部衙門去了。後來，朱太祖相胡維庸，常和他說笑道：你說朕可以做皇帝，你能夠入翰苑，現今什麼樣子？維庸也笑道：當時若曉得是陛下，臣還不是這般說呢，那一定要說陛下是太平天子了。太祖也不禁大笑，這是後話不提。再講那胡維庸，在禮部習了三個月禮，也居然戴冠犀帶，和羣臣一般的列班上朝。朱太祖每召他問事，維庸隨答如流，往往同上意暗合；因此太祖漸漸寵信維庸，兩個月中，連擢升七次，授維庸爲兵部尚書，華英大學士。真是權傾朝貴，氣炎薰人；維庸仗着聖寵，有怨必報復，凡貧時不睦的人，都被他殺的殺，遣戍的遣戍；一個個弄得家破人亡。並那寓主人也不肯放過；維庸恨他逼取房飯金，飭役去捕時，那寓主人聞得胡鐵口富貴得志，便收拾起細軟，晝夜攜眷逃之夭夭了。維庸既這般的橫行，朝野側目。但他於太祖面前，却十分趨奉。太祖被他諂媚得

頭昏顛倒，稱維庸做第一賢臣。太祖又因出宮微行，逢着那維庸樣的能臣，他私行的念頭，越覺得踴躍了。有一天，朱太祖恰巧單身出外，遇着一個老頭兒，在那裏講着太祖的歷史，還呼太祖的小名——老四——太祖怒他不敬，把那老兒的家族親戚鄰人，都捕來殺了，無辜株連的又是四百多人。於是應天的百姓，人人知道太祖要出來私訪，嚇得他們連朱字也不敢說了。那時東華門外，有一個賣牛尾湯的王老頭，他每天晚上，終把担兒挑出來，擺在那裏售賣。一天他停攤在那裏，有個中年男子來吃他的牛尾湯，吃完之後，摸摸袋裏，竟然不名一文。那中年男子笑着對王老頭說道：「今天不會帶得錢，改日補給你罷。」王老頭見他紫衣碧蘇，相貌不凡，諒係是官家子弟，忙連說不打緊的，爺祇管自去就是了。誰知第二天，那中年男子又來了，吃好湯仍不給錢，只問王老頭姓名，今年多大年紀？家裏有什麼人？王老頭答道：「小老兒姓王，人家都稱他王老頭，現已七十六歲了，家中並沒子女，祇有一個老妻。那中年男子道：『你只有夫婦兩個，何必這般的巴結，許大年紀，還要天天來做買賣。』王老頭說道：『小老頭想賺幾個錢下來，賣塊土地，便將來老骨頭有歸宿。』中年男中聽了，向王老頭點頭笑了笑去了。王老頭也不問他要錢。過了四五天，那中年男子又來了，把一碗牛尾湯吃完，從衣袋裏掏出兩張紙頭，遞給王老頭道：『一張是還你的湯錢，一張是送與你的。』王老頭不知上面是多少钱數，只謝了聲，

望着袋裏一塞。那中年男子自去，從此就不見他再來了。王老頭心裏很是狐疑，將兩張紙兒去叫人看時，一張寫着內務部支銀五百兩，一張是紫金山下畫地十畝，着該處地方官辦理。末腳蓋着鮮紅的硃印，是皇帝寶璽四個大篆。看的人大驚道：這是皇帝的上諭，你從那裏得來的？王老頭見說，也嚇得發起顫來。慌忙奔到家裏，和老妻連夜逃避，東華門外從此沒有賣牛尾湯王老頭的蹤迹了。不過經這件事傳揚開來，太祖微行的消息，到處都傳遍了。大臣如李善長等，紛紛交章入諫。太祖也怕曉得的人多了，被人暗算，只得漸漸地斂迹起來。但太祖不便出外，自然祇有踞在宮裏，如諭妃惠妃等廝混了。這樣一天天的過去，未免覺得厭煩了，恰巧這時惠妃——翠娥——的妹子翠英，從杭州來探望他的姊姊。明宮的規例，外戚非奉召不得入宮。惠妃便告訴了太祖，把翠英宣召進宮。他們姊妹相逢，各訴着離衷，十分親熱。到了晚上，惠妃便留他妹子住在仁和宮中。又怕皇帝來打擾，吩咐了宮女，將宮門的珠簾放下，宮門外擺上一盆月季花兒。皇帝瞧見，就不進宮來了。這個暗號，還是漢朝的宮闈中傳下來的。凡嬪妃們月事轉的當兒，皇帝來臨幸時，不便忤旨，祇拿一盆月季花擺在宮門前。皇帝看了，曉得那妃子正月滿鴻溝，不能行事，便不來臨幸了。明宮裏也襲着這規兒，所以惠妃令放月季花在門前，算是拒絕皇帝的意思。這天晚上，果然被惠妃瞞過，太祖經過仁和宮時，不會進去。至

於白天，却不能叫皇帝不進來。明日早晨，太祖有心要看惠妃的妹子，待退了朝，便踱到仁和宮來，其時惠妃和他妹子翠英，還在那裏梳頭；翠英要想走避，已是來不及了。直羞得他滿面通紅，低垂着粉頸，抬不起頭來。太祖微笑着坐在一旁，瞧他姊妹兩人梳頭。翠英一時慌忙了手脚，把一朵榴花掉到地上，正落在太祖的腳邊；太祖便去拾了起來，輕輕的替翠英簪在髻邊。這一下子，弄得翠英益覺害羞，幾乎無地自容，淚盈盈的要哭出來了。他忙着草草的挽髻，三脚兩步的逃入後宮。惠妃睨着太祖道：他是個鄉間小女兒，不慣和男人們親近的，皇上今天這般的迫着他，下次就嚇得不敢進宮來了。太祖笑道：俺那去迫他，因瞧他雖是鄉間女兒，倒要比你有趣得多呢。惠妃見說，知道太祖是不懷好意的，便也看了太祖一眼，微笑着不做聲了。太祖默坐了一會，見翠英不肯出來，自己很覺無味，祇和惠妃空講了幾句，慢慢的踱出宮去了。那天翠英真個不敢住在宮裏，連夜同他姊妹說明了，令宮監挽着一乘板輿，把翠英送回府中。原來吳貞自太平調回京裏，太祖登極，封了侯爵，加了大將軍銜。又因他大妹子翠娥做了惠妃，吳貞已是國舅了。太祖便替他在應天建了國舅府，命吳貞把家屬接來居住。吳貞是父母雙亡，只接了他舅父和二妹翠英來，伴他的妻子住着，從此他們兄妹手足，常常可以敘談，骨肉團圓，十分快樂。吳貞的妻子，本是個蒙古人，是淮揚都司帖勃蘭的妹子，生得沉魚落雁，

有十二分的姿色。淮揚被張士誠佔領，帖勃蘭盡忠，妻子扭姑兒氏殉節；剩下妹子帖蘭伶仃無依，逃難到了龍興，給吳真的部下獲住了，獻與吳貞，吳貞見他美麗，想自己還不會有妻子，便和帖蘭做了夫婦。他們兩人的愛情，很爲濃厚。况吳貞青年得志，膺着榮封，又做着國戚，天天擁着一個嬌妻，真是享不盡的豔福，似這種光陰，怕南面王都及他不來呢。閒文少敘，那天翠英，似逃離般出了仁和宮，回到國舅府中，他哥哥吳貞，出游還沒有回來，翠英便和他嫂子帖蘭閒談着。不一刻吳貞從外面走了進來，一見他妹子回來，也隨口問了些宮中的情形，翠英胡亂答了幾句，却把太祖替他簪花，嚇得逃走出宮的事瞞落了。過了半個多月，正是七月七日，俗傳是雙星聚會的七巧日。仁和宮的惠妃，又打發了宮監，打了乘軟轎來迎他妹子翠英，進宮去賞花乞巧。翠英要待推說不去，轉是吳貞來勸道：「咱們雖說是自己姐妹，大妹子究竟是位貴妃，怎麼可以違拗呢？」二妹子還是去走遭的好。翠英沒法，只得乘了軟轎，由內監們直抬入宮。翠英坐在轎裏，見他們抬着自己，仍進那端門，從邊廊的甬道上，彎彎曲曲的走着；半晌還不見停轎，翠英這次進宮，不過是第二轉，一時也分不出那東南西北。又過了一會，經過了幾十重的門戶，到了一個所在，轎子纔漸漸走得慢了，走不上百步，轎子停住，便有三四個宮女過來，打起轎簾，扶了翠英下轎，兩個宮女在前引路，領翠英到了個竹軒裏，只見四圍都是

修篔，照得軒中的器物也變了碧色了。走進軒門，是個極精緻的密室，几案整潔，壁間懸着名人書畫；書架上滿堆着王簡古籍，旁邊是個月洞門，宮女領翠英進了月洞，見那室中的陳設，比較那客室越發精緻了。琴棋書畫，無不俱備；案上的古玩，都是自己所不經見的。真是滿目琳琅，令人眼也花了。靠月洞門的左側，設着一只小榻兒，羅帳錦褥，華麗非凡。正中的圓桌上，擺着盃盤果品，那宮女請翠英坐在榻上，一個宮女早倒上一盃萱萸茶來，翠英接着，喝了一口，覺得涼震齒頰，香溢眉宇；味兒的甘芳，自不消說了。翠英一頭吃着茶，便問那遞茶的宮女道：「惠娘娘怎麼不來？」那宮女答道：「惠娘娘方時候着聖駕，在那裏飲宴，祇叮囑我們陪着吳小姐少待一下，等皇上起駕，惠娘娘就可脫身來和小姐敘晤了。」翠英點點頭，也就不多說了。到了午晌，宮女們送膳進來，翠英胡亂吃了些，等着他姐姐不至，心裏焦躁起來，便走出了竹軒，望四處玩了一轉，軒外却是個很大的花園，這時是夏盡秋初，沒甚可玩的花草，祇是陰叢的碧樹，掩蓋了一帶粉牆，涼風陣陣地吹來，真叫人胸襟爲暢了。翠英游覽了幾處亭軒，看看天色晚了下來，於是回到竹軒中，見那頂圓桌上，已排上酒筵，四個宮女，很整齊的立在一旁，瞧見翠英進來，都微笑着相迎。翠英因他姊仍沒有到，心上早有點不耐煩了，正要動問，忽見月洞門的右側小門，徐徐地開了，環珮聲了冬，盈盈地走進一個美人來；翠英還當是他姊姊，忙起身相

迎；再瞧時却是不認識的，不禁怔了一怔，那美人微笑道：吳小姐寂寞煞了麼？翠英不及回答，那美人又道：惠娘娘給皇上纏住了，看來今天是沒工夫來的了，所以叫我來伴着吳小姐，請用了晚膳，那時送吳小姐回府就是了。翠英聽得他姊姊不空，連晚飯也不要吃了，便欲令他們打轎回來，那美人格地笑道：吳小姐且莫心急，既然來了，終須進了晚膳去，況我是奉了娘娘的命，來侍候小姐的，倘小姐此刻就回了府，惠娘娘見責起來，叫我怎樣回覆呢。翠英見他說得婉轉有理，祇得應許下來。那美人便邀翠英入席，兩人對面坐了，宮女們斟了酒，那美人便慇懃勸飲。翠英覺情不可却，勉強飲了幾盃，那美人只顧一盃盃的相敬，自己也陪着吃酒，看他的酒量很宏。翠英看看已有了醉意，有些支持不住起來。那美人纔吩咐宮人，添上飯來，翠英這時多喝了幾杯，不免頭昏眼花了，那裏還吃得下飯呢。那美人親自來扶着翠英，到那小榻上躺下。一面令宮人收去杯盤，一頭附在翠英的耳邊，低低說道：吳小姐暫時安息一會，我就去打了轎來。翠英微微點點頭，那美人竟自去了。翠英睡在榻上，漸漸沉沉入夢。他睡待正酣，忽然給宮中的更漏驚醒，睜眼瞧時，案上燭光轉明，宮女們一個也不見了，自己的身旁，似有人臥着。翠英朦朧中，辨出那人紫衣金帶，是個男子裝束；不由的嚇得直跳起來。祇苦的四肢軟綿綿地一絲氣力也沒有，掙扎了好半天，休想動得分毫，額上弄得香汗涇涇，胸口嬌喘吁

呀；雙足不住的上下亂顛。那紫衣的男子，已翻過身來，輕輕按住了翠英的前胸，和聲悅氣的說道：「小姐不要心焦，你姐姐也快來了。」翠英忙推開了他的手，細辨聲音笑貌，分明是那位皇帝姐夫。便咬着銀牙罵道：「翠娥——惠妃——這賤婢賣我麼？你設着這種圈套，可把我害死了，說罷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」朱太祖見翠英哭了，轉把好話安慰他道：「吳小姐不要錯怪了你的姐姐，這件事都是俺的計畫，和你姐姐是毫不相干的。」翠英這時氣憤極了，也不管甚麼皇帝不皇帝，竟含着滿臉的嬌嗔，大聲說道：「你們用了這種鬼計，要想把我怎麼樣呢？太祖見問帶着笑說道：「並不是把小姐怎麼樣，實在愛你長得俊俏不過，幾乎想死了俺，所以纔將小姐賺進宮來；如其小姐肯一心嫁給俺的，俺決不虧負小姐。你瞧你的姐姐，現在封了惠妃，居在仁和宮裏，伏侍有宮女內監，進出是鳳輿安車，吃的山珍海味，穿的綉緞綾羅，喚一聲一呼百諾，一舉步前護後擁，多麼榮耀威風。那些宦家的女兒，誰不願意嫁俺做嬪妃，俺却一個也瞧不上眼；祇是愛着小姐，不知道小姐的心上怎樣？大凡女子心理，是沒有不愛虛榮的。」翠英出身是小家碧玉，他平時聞得自己的姐姐做了皇帝的貴妃，心中未嘗不暗暗羨慕；及至進宮和那姐姐相晤時，見他滿頭的珠光寶氣，遍體繡服錦衣，不覺自慚形穢了；豔羨的念頭，越加高了一層。此刻聽了太祖的一番話，芳心不由的一動；又經太祖小姐長，小姐短的，把個翠英早

叫得心軟下來。太祖見翠英默默不語，知他意已打動，便格外做出溫柔的樣子，百般的趨奉翠英，說得翠英眉開眼笑，把粉頸一扭道：我姊姊封了惠妃，我却沒得封了。太祖笑道：封號多着呢，俺宮裏的妃子，誰也及不上你那樣的美麗，俺就封你做了吳美人罷！翠英很覺喜歡，這才在枕上叩頭謝恩。兩人說說笑笑，雙雙同入好夢。明天起來，太祖命吳美人居了長春宮。又諭知吳貞，說冊封翠英做了美人；吳貞即進宮謝恩。太祖自有了吳美人，天天宿在長春宮裏，把甯妃、瑜妃、惠妃，一古腦兒丟在腦後。甯妃和瑜妃倒還不過如是，獨那惠妃見太祖專寵着他的妹子，一縷的酸氣，自丹田直衝到腦門。一天，惠妃真有些忍不住了，乘着太祖還沒退朝，竟趕到長春宮來大鬧。要知惠妃鬧到怎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翠英亦本書一要角，而其出現，遠在第十六回，淡寫輕描，似無足重者，至斯酒盡量表明，使讀者耳目一新。此種草灰蛇線之章法，近代小說中殊不多觀；抑亦非胸羅錦繡者不辦。

帝王好聲色，是其天然，即常人未嘗不好聲色；所以富貴之人特甚者，不外飽暖思淫耳。朱元璋之亂櫻桃，逼關氏；取翠娥，再迫翠英；此四人者，或施以情，或脅以勢力；或以利誘，或以富貴動之；每納一妃，必有一番情景，其手段亦種種不同；是非太祖之能，乃著者之筆佳耳。

宮闈中之吃醋含酸，事屬恆見；但宮廷之地，自不能與常人之家庭並論，彼貴妃美人，亦異乎鄉村之悍婦；故紀爭風之事，祇覺其豔而不俗，香而不淫；事實文章，可謂並皆佳妙！

第二十三回 宮廷禍興胭脂劫 宰府奇謀肱股誅

却說：惠妃因自己的妹子吳美人專寵，心裏十分氣憤，幾次要趕到長春宮，來和他妹子拚命都給一班宮女們勸慰住了。有一次，他萬萬忍耐不住，又磨拳擦掌的要往長春宮去，口裏還連呼着備車；經旁邊的宮人勸道：娘娘還是忍氣些的好，現在吳美人正在得寵的當兒，雖然是自己的姊妹，不幸他變下臉來，有皇上在那裏幫護着他，不是要弄出亂子來麼？那時反悔之不及了。惠妃聽了宮女的話，倒也很爲有理，只得忍住了一口氣，暗底下却召吳貞進宮來，把翠英的經過，一五一十的講了出來，又將翠英恃嬌專寵的行爲，也說給吳貞聽，並說翠英欺負自己，眼中竟沒有他姊妹了。說罷眼圈兒一紅，早撲簌簌的流下淚來。吳貞一面安慰着，一面說道：娘娘不要過於傷心，須保重自己玉體；這件事祇消嫂子進宮來，向吳美人那裏勸說一番，或者得他的回心轉意，也未可知。惠妃點頭答應。吳貞退出宮去，便和他的妻子米耐帖蘭說了，命他進宮來替惠妃姊妹調解。帖蘭允許了，吳貞就假

託着惠妃宣召他妻子進宮，打起一乘軟轎，把帖蘭送進宮去。誰知帖蘭這一去，竟杳無消息，老給他一個不出來。吳貞在外等得好不心焦，看看已七八天過去，仍不見帖蘭出宮。吳貞急得抓耳揉腮，自己尋思道：難不成他們姑嫂要好，把帖蘭留着麼？要待到宮中去打聽，却格着外戚不奉宣召不許進宮的規例，不便進去。這樣一天天的過去，轉眼一月多了，帖蘭仍然不出來。吳貞沒法，親自去候在甯安門外，向那些內監們探問，都說不會知道。恰巧一天有個小監出來，吳貞忙上去看時，認得是常常到自己家裏來送御賜物的，因招呼他道：小哥到那裏去？那小監回過頭來，認得是國舅吳貞，便答道：皇上命咱到國公府裏送人蔭去。爺在這裏做甚麼？吳貞見問，就悄悄地拉他到僻處，掏出一包碎銀遞給那小監道：這點兒小意思，給小哥買些果餌吃。那小監平日不大弄得到錢的，見吳貞送銀子與他，不禁眉花眼笑的說道：咱不會有什麼功績，怎好受爺的賞賜。吳貞也笑道：那是笑話了，你只管收了，我還有事拜託你呢。那小監收了銀子，很高興的問道：爺有什麼事，咱就立刻幹去。吳貞說道：沒有別的，我只問你一句話，我們那位國舅夫人，現在宮中做些什麼？那小監聽了，不覺怔了半晌，說不出話來。吳貞見他形狀蹊蹺，知道內中定有隱情，便去附着小監的耳朵，低低說道：你有什么不能告訴人的，儘可對我講了，我決不爲難你的。那小監想了想，對吳貞說道：咱老實給爺說罷！國舅夫人自那

天進宮，如今還住在宮裏呢。吳貞說道：那是我知道的，但不知他住在宮中，老不出來，却是爲甚麼緣故？那小監到底年紀小，不識好歹，這時聽了吳貞的話，便拍手笑道：早哩早哩！咱看國舅夫人是不出來的了。吳貞吃了一驚道：這話怎講？那小監笑道：皇上和國舅夫人天天在永壽宮裏飲酒取樂，看他們正好親熱呢，會舍得出來麼？吳貞不聽，猶可，一聽了小監說罷，早已氣得眼中出火，七竅生烟，大叫道：反了！反了！竟爲做出這樣的事來！俺吳貞不出這口氣，誓不爲人。他這一叫，嚇得那小監面如土色，慌忙說道：爺這樣的大鬧，不是要連累了咱麼？吳貞這才忍住了氣，回頭向小監說道：對不起，小哥哥，我們再見罷！那小監也巴得他有這一句話，便謝了聲吳貞，飛般的望國公府裏去了。吳貞氣沖沖的回到家裏，跳進躑出，拍拍拍的大罵起來，慌得家人奴僕們，似老鼠見了貓般的，驚得四散躲藏不迭。吳貞正在怒氣不息，忽聽左將軍傅友仁來相探，吳貞祇得出去相見，兩人攜手進了書齋，談了些閒話，吳貞於言語之間，說起朝廷，很覺怒形于色。友仁幾次詢問，吳貞祇是用別的話支開去。友仁是何等乖覺，曉得吳貞定有甚麼說不出的隱衷，便起身告辭出來，將吳貞的形狀，暗暗去說給胡維庸知道。其時的維庸，已封了太師太傅，權傾四野，朝臣多半側目。在這個當兒，劉基方罷相，左丞相汪廣祥被誅，維庸不免兔死狐悲，私下對李善長說道：皇上近來，心境大不如前，而且多疑善變，朝士皆朝

不保夕；我們應早自爲計。原來善長和維庸，已結了兒女親家，兩下交情很密。這時善長聽了胡維庸的話，只默默的不做聲。維庸疑善長已心動，便去勾結了左將軍葉昇，都督王肇興，員外郎吳煥，御史徐敬等，專一收攬人心，招攬同黨。維庸家裏，蓄着勇士數百人，又在府中，深夜打造武器。那時聽得同黨傅友仁的報告，知吳貞也有異心，於是連夜把吳貞邀至相府，維庸親自給吳貞把盞，一盃乾了又一盃，拿個吳貞灌的大醉，維庸趁勢用言語激動他，吳貞在酒後忘了顧忌，將皇上強佔自己妻子的事，和盤托出，還說了些不臣的大話。胡維庸素來知道吳貞的勇猛，有心要收他做心腹。當時見有機可乘，便故意嘆道：國舅出入戎馬，把生命去爭來的功勞，只酬得區區千五百石的侯爵，倒不如劉基這一班人，毫不費氣力的，轉封了他們公爵，那真是不平的事。况國舅夫人又給皇上糟蹋了，難道主子竟然不念功臣的辛苦麼？倘外面把這事傳揚開來，叫國舅有什麼臉兒立在朝堂呢。這一席話，把個吳貞說得面紅耳赤，拔出佩劍，拍的一聲，擊碎了桌上一只酒盃，咬牙切齒的罵道：罷了！罷了！今番俺若得着機會，也叫那牧牛兒和這個杯兒一樣。維庸見吳貞已入彀中，忙搖手止住他道：國舅就要行事，也得祕密一點；你這樣的大驚小怪，風聲洩漏，不是畫虎類犬。吳貞正色作謝道：全仗丞相的包荒。維庸低低說道：不瞞國舅說，我也久有此心，祇是沒人幫助，不敢舉事。于是把自己的謀畫，細細的

和吳貞說了，吳貞大喜道：丞相如果行大事，俺吳貞不才，願助一臂之力。維庸也十分有興，一面吩咐左右，洗盞史酌。維庸又將傅友仁、葉昇、徐敬、王肇興、吳煥等一千人請來，大家插血爲盟，罇酒共飲。是年的冬月裏，胡維庸的府中大門上，忽然生出一顆靈芝來。術士李俊說道：靈芝是帝皇之瑞，將來必出天子。維庸聽說，謀亂之心越發高了起來。並邀集吳貞、徐敬、葉昇等，設筵慶賀。其時李善長罷相，尙書余雄又革職，且遣戍河南。維庸深怕自己也不保，連夜聚議起來。一方面去暗約元朝的後裔馬立，命他糾了亡命，自外殺入接應。這裏葉昇去和禁衛指揮曹聚說好了，到了那時，開了禁城，迎入殿前都尉張先，本是維庸的外甥，當然是同謀了。再講那吳貞的妻子米耐帖蘭，自從那天乘了軟轎，先到惠妃的宮裏，姑嫂相逢，敍了一番寒暄。因惠妃和帖蘭，還是第一次見面呢。兩人談了一會，帖蘭便起身往長春宮來見吳美人。他和吳美人是素識的，因此格外親熱。帖蘭滿心想替惠妃說幾句話，那吳美人祇是問長道短，帖蘭弄得不好啓口。兩人正在叙談，忽的聖駕進宮來了。帖蘭要待避去，吳美人把他阻攔着，帖蘭沒法，只有跪着一同接駕。朱太祖叫宮女把他們扶起，一眼瞧見了帖蘭，覺得他神如秋水，容光照人，便問吳美人道：那是何人？吳美人笑道：這便是臣妾的嫂子。大祖驚道：吳貞有這樣一個妻子，俺倒不會知道的。說着就命擺上筵宴來，吳美人拉着帖蘭共飲。那帖蘭是個蒙古人，本不

懂甚麼禮節和廉恥，三盃下肚，說也來了，笑也來了，免不得和太祖眉來眼去。吳美人要籠絡皇上，便分外湊趣，有心把帖蘭灌醉了，扶入後宮去，太祖便跟來後面，這一夜竟和帖蘭成就了好事。第二天太祖命帖蘭居了永壽宮，晚上便來和他取樂。帖蘭見太祖魁梧，又貪着富貴，住在宮中，一天又一天的下去，竟忘記出宮了。但這件事只吳美人和宮女們知道，惠妃却一點也不知情。吳貞在外面等候帖蘭，很是心焦，便去探問那小內監，把宮裏春光完全洩漏。吳貞聽着了消息，私下又一打探，方知帖蘭失身的事，一半是吳美人的鬼戲。吳貞恨得牙癢癢地，指天畫地的罵道：翠英這賤婢子，早晚要在俺的刀下。一天的夜裏，太祖在永壽宮中，和帖蘭對飲，酒闌燈灺，雙雙攜手入幃，正擬同赴巫山，猛聽得宮門外喊聲大起，接着又是震天價一聲响亮，宮門前脚步聲雜亂，太祖在床上，一手提着帳門，吩咐宮人出去探問，誰知宮門纔開，早有五六個內監，慌脚慌忙的直跑進來道：不好了！賊人打進乾清門來了，快請聖駕出宮避賊要緊！太祖聽了大驚道：賊是誰？這句話還不曾說完，又聽得轟然的一聲，兩個內監連跌帶滾的進來報道：乾清門被賊人打倒了，現在侍衛們拚死抗拒着，聖駕速速避賊！太祖這時也不覺心慌，忙着起身下床，那帖蘭已抖做一團，見太祖要走，不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太祖回過頭來，心上又是不忍，便一把拖了帖蘭，七跌八撞的奔出永壽宮，後面六七個內監，和一大羣宮

女紛紛的隨着擁護。太祖和帖蘭走出了永壽宮的正門，只見南面的護身殿上，火把照耀通明，幾十個侍衛，且戰且退，賊人便一擁入來，爲首的人，手執着一口朴刀，奮力殺入來，勇不可當。太祖認得是吳貞，疑他前來救援的，要待叫應他時，再看吳貞，祇望着侍衛們亂砍，向着甬道上殺了過來，太祖知是不妙，當下也顧不得帖蘭了，便把帖蘭望宮女隊裏一推，自己往人叢中逃走。那吳貞領着黨人，飛奔的殺入了永壽宮，尋太祖和帖蘭不見，回身出了宮門，又與一大隊侍衛相逢，大家在甬道上廝殺着，吳貞一口刀，好似猛虎一般，十餘個侍衛，那裏抵擋得住，不到一刻，已被他殺得落花流水了。吳貞殺退了侍衛，竟奔長春宮來，吳美人也聞得宮外喊聲，內監接一連二的報賊殺來，吳美人慌得手足無措，幸旁邊幾個內監宮女，把吳美人擁着便走。才走出宮門，劈面恰恰撞着吳貞，吳貞一見了他的妹子，不禁心頭火起，便提刀大喝道：賤婢認得我麼？你嫂子到那裏去了？吳美人見他哥哥滿臉的殺氣，嚇得戰兢兢的答道：嫂子在永壽宮裏。吳貞大怒道：永壽宮俺已去過了。說着一刀望吳美人砍來，吳美人忙閃躲，那裏還來得及，身上早着了一刀，仆地倒下，臥在血泊裏了。吳貞也不問他死活，返身殺進甬道，到仁和宮來尋朱太祖。這時帖蘭隨着一羣宮女，也擁在甬道上奔逃，吳貞領了黨人，一路追趕着亂剝亂砍，可憐一般嬌膚嫩肌的宮女，怎經得如狼似虎的蹂躪，霎時間哭聲震天，吃着刀的，

都倒在地上，有幾個受着輕傷的，也倚在門沿上啼哭。吳貞其時在宮人中，認出了帖蘭一把將他扭住，如提小鷄般捉了過來，方要細細地問他，忽見朱太祖慌慌張張的，從右邊長廊上轉出來，吳貞便一刀剝翻了帖蘭，提刀來趕太祖。太祖口裏還大叫道：朱元璋休要逃走，俺找你來算賬了。太祖聽得腦後有人來追，驚得魂靈也出了竅，不敢再走長廊，一回身穿過了景福宮，飛跑出聚景門，逃往御園中來。那吳貞不捨，也併力地追着，看看要趕上了，太祖跨上金水橋，吳貞也上了金水橋，太祖喘着說道：吳貞！你不念君臣之義，竟忍心弑朕麼？吳貞大喝道：你霸佔俺的兩個妹子，心還不足，連俺的妻子也被你玷污了，還講甚麼君臣不君臣。說罷，盡力的一刀向太祖剝來，太祖急忙躲避時，吳貞用力過猛，那把刀正劈在金水橋的橋欄上，並刀背也幾乎陷沒了，吳貞拔那把刀急切又拔不下來，心裏又氣又恨，很命地一扯，把橋欄拉折，那刀纔得脫離，再瞧刀口，已是蜷缺的了。吳貞提着刀，回頭看那太祖，早繞過太華池，去得遠遠的了。吳貞還想追趕，忽聽得牆外吶喊聲連天，火光照着猶若白晝，那甯安頓時大開，無數禁衛軍殺將入來，吳貞的黨人也從後趕到，攔住禁衛軍廝殺。誰知禁衛軍愈殺愈多，這一隊沒有殺退，左邊又是一隊殺到，看看把吳貞圍在中間。吳貞大吼一聲，揮起了缺口刀，奮勇的衝將出來。恰巧葉昇和徐敬，領了三四百個勇士，從甯安門來按應，三個人集在一起，殺開一條血路，一

擁的出了甯安門，莫真尙欲殺進宮去找尋太祖，葉昇勸道：咱們趕快殺出去罷！聽說王肇傅、友仁等事機不密，事急都已自盡了。此刻趙翼雲將軍親率着大隊人馬，殺進西華門來了。吳真驚道：胡丞相怎麼樣了？葉昇答道：丞相見大事不甚得手，已領着幾十個家將，管自己退去了。吳真頓足說道：罷了！罷了！很不容易得的機會，怎麼輕輕放棄了呢？說着果然聽人喊馬嘶，遠遠的看見殿前指揮王光，大將軍趙翼雲和總管馬如飛，統着大兵進城來殺賊。吳真向葉昇說道：事既弄糟了，左右不過是死，俺們索性殺上去罷！葉昇還不會回答，那後面跟着的黨人和勇士，本有些烏合之衆，聽得大軍到了，諒來敵不過的，便發聲喊一闕的散了。吳真越發憤怒，忙向一個勇士，掉了一把腰刀，同葉昇徐敬，領了不會走的三十幾名勇士，竟來迎大隊軍馬。兩邊相遇，吳真氣憤憤的首先陷陣，王光知道吳真兇猛，也不來對敵，祇指揮士卒把他們一隊人，一齊圍在中間。吳真仗着自己的武藝，左衝右突，那兵士只管圍繞上來，一層厚似一層，任你吳真有多大本領，休想殺得出去。忽然兵隊裏一聲呼嘯，絆馬索驟起，把吳真絆住，吳真祇向前奮殺，不提防足下一絆，好似玉山頽倒般的跌了一個筋斗，翻身要待跳起來時，早有拏鈎手把他搭住。猛虎似的吳真，這時繩穿索縛的被兵士抬着去了。吳真既經擒獲，葉昇徐敬就容易對付了，不到半刻工夫，雙雙同時被兵士獲住。還有三十幾名勇士，都吃亂兵砍死，一

個也沒有漏網。那元朝的後裔馬立，也領着百來個亡命，想殺入城來接應，跑到東華門相近，望見城內燈火通明，東華前禁軍林立，戈戟森嚴，知道事機已敗，城中有備，便悄悄地退去了。這裏趙翼雲等，令把皇城緊閉，大搜餘黨，直到天明，纔收了軍士，將吳貞、葉昇、徐敬等一千人犯，以及家屬親戚之類，一並綑綁上殿來，聽太祖親自發落。其時的文武大臣，都進大內來請聖安。那朱太祖被吳貞趕得走頭無路，險些兒給吳貞追着，幸虧一刀砍在橋欄上，太祖纔算脫身，一時慌不擇路的，去躲在魚樂亭的假山洞裏；後來聽得賊黨已經禁軍殺退，太祖驚魂始定，忙來長春宮看吳美人，見宮女們已把他扶在床上，右臂上着了一刀，用一幅白綾裹着，面色和黃金紙一樣，渾身都染着血污。吳美人一瞧見太祖，不禁嗚咽着說道：「妾兄叛逆，臣妾罪該萬死。太祖安慰他道：『這事不干卿，卿只放心靜養就是了。』說罷再三的叮嚀宮女，叫他們留心伏侍，自己便望永壽宮走來；但見那甬道上殺死的宮女，東一個西一雙，有的身首分離，有的祇砍傷了手足，兀是在那裏掙扎。太祖看了這種的情形，也覺得慘目傷心！忽見那帖蘭，還睡在宮人的屍體旁邊，雙眸緊緊合着，面色灰白，肩上的刀傷處，血仍汨汨的流個不住。摸摸胸口，尚有奄奄一息，太祖呼那宮監，却沒人答應，大約都四散逃走了，太祖沒奈何，只得親自去攙帖蘭起來，可憐他那香軀是軟綿綿的，那裏能夠行動呢。太祖便放出吃奶氣力來，把他擁在

肩上一步步的挨到永壽宮裏，去扯了一幅衣袖，替帖蘭包了傷口，又去金壺內取了半盞的清水，慢慢的灌入帖蘭口裏。過了半晌，才見帖蘭星眼乍啓，微微叫一聲痛死我了！那淚珠兒似泉湧的滾出來。太祖見帖蘭甦醒，一把愁腸總算放下一面，也拿話安慰了他，着天色已經大明，宮門口的雲板丁冬，知道大臣們來請安了。這時宮女太監，漸漸地聚集攏來，太祖吩咐一個內監，叫大臣們不必侍候，又令宮人們好好的看護帖蘭。不一會聽得景陽鐘響，已到了上朝時候，便有二十四個衛儀監，擁着鑾駕，來迎太祖臨朝。太祖登了鑾駕，太監護着聖駕，到得奉天殿上，太祖下鑾，由殿前太監扶上寶座，文武大臣，紛紛列班請安；三呼禮畢，各歸了班次。右丞相胡維庸，却托疾不朝。這時大將軍趙翼雲，上殿奏知逆黨就獲。太祖諭令把吳貞等綁上殿來，丹墀下的侍衛，已拿吳貞、葉昇、徐敬等三人，橫拖倒拽的拉到殿前跪下。太祖見了吳貞，不覺冷笑一聲道：吳貞！朕不會有虧待，爲甚麼糾黨行逆？吳貞聽了圓睜怪眼，正要回話，太祖怕他說出隱情來，傳旨把吳貞、徐敬、葉昇等三人，並將家屬人口，一齊綁出去砍了。那徐敬却氣憤填胸，便攀出李善長、廖永安、曹聚等一千人來；太祖勃然大怒，立刻諭錦衣校尉，去捕李廖諸人。要知善長等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太上有言，禍福無門，維人自召；朱太祖既奪人妹，又佔人愛妻；于是乎禍亂作矣。雖不至釀大亂，

而受虛驚已不小。古曰：美色迺不祥之物，亦禍水也；自古亡國傾家，無不由美色而起，可不戒哉！嬖臣寵幸太甚，必至誤國。蓋在上者爲其所蒙，在下者直臣盡去，留而不去者，無一非其同類，迺至結黨營私，鬻爵賣官，猶其小也者，大則奪國喪權，詭謀弑主，嗚呼！害亦大矣。肱股之臣，多不克令終，此所以伴君如伴虎也。李善長亦明之元勳，出將入相，稱爲良臣，然其誤於維庸，臨事模稜兩可，不下毅斷，而死乃伏矣。但太祖暮年，慘戮功臣，固不僅一善長已也。

第二十四回 截指割舌雲奇殉節 傷心慘目太子亡身

却說：朱太祖聞得李善長、廖永安、曹聚等，也通同謀逆，不覺大怒，立命錦衣校尉，械李善長等入刑部，凱明回奏。這時的刑部主事陳炎，素和善長不睦，竟胡亂審了一次，入奏善長有謀逆嫌疑，太祖即下詔賜死。廖永安、曹聚兩人，姑念功績，着遣戍雲南。可憐！李善長是個致任的宰相，年紀是六十多了，免不得三尺白綾，斷送了性命。這一場的黨獄，除了正犯誅族以外，株連枉死的臣工和百姓，共戮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九人。臨刑的那天，紅日無光，京城內外，滿罩着愁雲慘霧，怨憤之氣，直衝霄漢；一時朝野震驚，文武大臣，無不互相危懼，真有晨不保暮之概。太祖的心上，兀是怒氣不息，馬皇后在坤甯宮，

聽了這個消息，不由的大驚道：皇上專好聲色，妄戮有功之臣；看來明代江山，也要步元人的後塵呢。當下忙擺起鳳駕，親來諫阻太祖，太祖既把黨人一一發落，便進宮來看吳美人和帖蘭，兩人已經太醫院診過，敷上了傷藥，綳紮住創口，換去了血衣，宮女們便伏侍着睡下。太祖也不驚勸他們，在長春永壽兩宮中轉了轉，却望仁和宮來。這天晚上宮中鬧亂子，因坤甯、景福、萬春、仁和、四宮離開得較遠，坤甯宮的舍宇又深，雖遙聽得喊殺聲，逆黨祇向着永壽、長春兩宮中殺人，因吳貞探知太祖，只幸這兩宮，所以不曾犯及他宮。後來吳貞想着往別宮去找尋太祖時，外面禁軍已殺到，也不敢再逗留宮中。坤甯等四宮，得知宮內有賊犯駕，嚇得宮內宮女們，將宮門緊閉，連消息都不敢出來探問。幸得那坤甯宮等，始終沒有驚擾，事後，凡皇后以下，都來向太祖問安。內中的惠妃，聞驚犯聖駕的是自己的哥子吳貞，不覺顛顛兢兢的，見駕時十分懷着鬼胎。太祖瞧出惠妃的隱情，使用好言安慰他，惠妃感激零涕，垂淚謝恩。原來依據國法，皇親國戚謀叛，妃子須得賜死或貶入冷宮。朝中大臣，會上疏請貶惠妃和吳美人，太祖却一概置之不理。這時惠妃見太祖進宮，慌忙起身接駕，行過了常禮，便問逆黨處置得怎樣了？太祖很氣忿的答道：吳貞悖逆，俺已將他砍了。惠妃見說，究竟手足關情，不覺流下淚來。太祖冷笑道：這是他自作自受，哭他做什麼？正這樣說着，忽報皇后鳳駕到了，惠妃忙着出去迎

接馬后進了仁和宮，與太祖相見，只行着一個便禮，就在對面的金交椅上坐下。惠妃在一旁侍立着，馬后賜他坐了，便由宮女撥過一個綉墩來，惠妃謝了恩，纔敢就坐。馬皇后便向太祖說道：「臣妾聞陛下大誅逆黨，並李先生——善長——也在裏面，他是朝廷股肱，現加戮誅，豈不有失衆心麼？」太祖答道：「善長逆謀已顯，罪有應得，失甚麼人心。」馬皇后道：「這樣的大臣見戮，株連多人，諸臣皆惶懼不安，却不是人心疎離的明證麼？」太祖聽了，不覺嘿然。馬皇后又道：「依臣妾的愚見，陛下宜急下諭旨，於這次的黨案，首逆既已受誅，餘人一例不問，誰再提黨人的，即行治罪。不然挾嫌誣告，和假公濟私的將永無了期了。」太祖點頭道：「卿言很有理，俺就這樣辦罷！」馬皇后見太祖容納他的勸諫，便很喜歡的起身，仍乘着鳳輦回宮。第二天上，太祖果然下了一道停止追究黨案的上諭，其時有人控那胡維庸通同謀逆的，太祖把呈控的人斥退。這樣一來，臣民等始得漸漸安心。馬皇后這一諫，雖救了無數人的性命，也算便宜了胡維庸；在維庸應該激句悔，從此不再生妄想，誰知他怙惡不悛，謀逆之心，反因此愈熾了。那太祖自經這回黨案後，疑惑臣下，更比從前利害了一層。又不時派了親信近侍，暗中刺探大臣的行動，維庸心裏也愈覺不安了。便又勾通了兵部尚書夏貴，御林軍教練馬琪，都御史岑玉珍，檢事毛紀，將軍俞通源等，日夜籌議着起事。那時劉基致任家居，得知維庸漏網，仍在那裏結黨謀

亂，就秘密上疏告變，奏牘經過夏貴的手，便把他塞在袖裏，竟來謁見維庸，將劉基的奏章呈上，維庸看了大驚道：「此人不誅，終是不妥。」于是和夏貴商議好了，由夏貴請劉赴宴，劉基不知是計，應召而往，待到宴罷回去，便覺頭昏心痛，不上三天，就嗚呼哀哉了。話分兩頭，其時徐達常遇春等，分四路進兵，連破了山東，克了東昌，元平章普顏不花，宣尉使噶利，力盡戰死。徐達又進取樂安，常遇春下了歸德，這時明軍水陸並進，又破了彰德衛輝，元將李博臣，都事張處仁自盡。徐達督兵進薄青州，元都督達喇花遁去。明兵佔了直沽，奪了海口，進軍通州。元順帝聞得通州被圍，知道大勢已去，便召集六宮三院的嬪妃，命駕起了數十乘的大車，要待出奔，元右相慶童，皇叔伯顏達里等，苦諫留駕，順帝怒道：「明兵早晚將到，朕豈願效宋朝的徽欽二帝，你們不必多說。」當下把朝事委給慶童等，下諭車駕連夜出了建德門，逃往塞北去了。後來明師北伐，破了開平，順帝奔至和林，病死行宮，太祖得了順帝死耗，便謚爲順帝。這且不提。再講順帝出走後，徐達督兵陷了燕都，元丞相慶童，平章迭必失，皇叔伯顏達里，都力戰受擒，因不屈被殺。徐達定了燕都，又分兵西略，平了西安諸郡。常遇春也領兵北進，陷了錦州，直趨開平，誰知兵到柳州，遇春忽然得病，一天沉重一天，藥石無靈，竟至逝世。常遇春臨終的那天，晚上西南角起了巨响，空中有一顆大星，自上下墜，到了地上，轟然的一聲，毫光四射，京城內外的人民，

都獲爲驚異。太史飛章入奏，說將星墮殞，三日內必損折大將。朝中便議論紛紛，朱太祖也極憂慮，過不上幾天，飛章報到常遇春病逝的消息，太祖十分震悼！一面下旨，內務府撥銀一萬兩，給常遇春治喪。太祖又親自祭奠，並追贈遇春爲太師太保，上國柱，推誠侵遠功成開封，中書右丞相，鄭國公，開平王，諡號忠武。子常蔭，永遠世襲公爵。孫常保，森，加大將軍銜，封武德侯。遇春德配夫人韓氏，封開平王德王妃，女常秀貞，封儀淑郡主，媳王氏，封一品忠孝夫人。又命塑遇春像，入忠良祠，春秋致祭，以慰忠魂。朱太祖自常遇春逝世後，心上鬱鬱不歡。迺知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忽然太平報到，陳莖先潛出京城，襲取太平，花雲戰死，吳良隻身逃命，又得處州警報，胡大海部將劉震，總管蔣英，私通了苗酋李佑之，深夜襲了處州，金華，嚴州諸地，胡大海被刺殞命。又接到鎮江警報，巢湖匪顏良，大掠江上，俞通海出剿，戰歿陣中。朱太祖疊接各處的警信，又聞得花雲、胡大海、鹽耗，不覺垂淚道：花雲和大海，隨朕二十多年，出征必身先士卒，今日猶未蒙恩，身已先死，怎不叫朕心傷！說罷大哭一時，羣臣也無不下淚。當下追封花雲爲護海侯，諡勇毅，子花樟，封都指揮襲爵。追贈胡大海爲英國公，諡忠靖，子胡濟德，封將軍，永襲靖遠侯爵。俞通海追贈爲寧侯，諡武愨，子俞長源爲將軍，授文安侯。花雲、胡大海、俞通海等三人，均塑像入忠良祠，妻晉封夫人，孫蔭襲伯爵。又下諭着杭州李文忠進兵金處，又命滁州耿再成，

出兵剿除陳莖先，又令鎮江華雲龍討平巢湖盜寇顏良。諭旨頒發，又接到徐達平定燕京，順帝出走的軍報，太祖因憂患重重，也無心慶賀。正在滿腹愁腸的當兒，忽報馬皇后生了太子，朱太祖聽說，不覺開顏一笑。到了三朝，自有羣臣致賀，這時宮中大開筵宴，太祖親抱着太子，祭告太廟，賜名叫做標。光陰如箭，不到一個月，各處告捷的奏章入京，李文忠平了金處諸州，殺了劉震蔣英，李佑之請降。耿再成克復了太平，陳莖先成擒，太祖命就地正法。華雲龍剿平了水寇，巨酋顏良戰時死于亂軍之中，只把首級齎到應天，太祖着號令示衆。這時天下漸歸一統，真可算得太平無事，太祖便把徐達召回，封徐達爲太師右丞相，在京就職。一天尙書左丞相胡維庸上疏，疏中說自己的家裏花園內忽湧出醴泉，泉水都成甘芳的佳釀，請太祖臨幸賞玩。太祖看了奏章，也覺得奇異，當卽傳諭車駕往幸維庸府第。於是衛儀監排起鑾駕，太祖祇帶着二十名護駕侍衛，竟出東華門來。維庸的賜第，離東華門不過一箭多路，太祖御駕纔出東華門，忽見內使雲奇飛馬馳來，到了駕前，舉鞭攔着車駕，因跑得氣喘，又是情急，却期期艾艾的說不出話來。太祖大怒，喝令將雲奇的舌尖割下。左右侍衛把雲奇的口中，用刀捲了一轉，雲奇流血滿口，又加舌短，更覺說不清楚了，只一味的呀呀亂叫，口裏噴着血，手指點着東南角，太祖愈憤他無禮，在駕前跳噪，命侍衛截去雲奇的指頭，雲奇又伸出中指來指點着，太祖

叫截去他右手的五指，雲奇却用左手指點着，侍衛砍去他的左臂，並把金鎗望雲奇的頭上亂擊；雲奇兀是不顧疼痛，只是狂跳叫噉，把斷臂揮着東南，鮮血四濺開來，染在太祖的袍袖上，侍衛爪鎗齊下，雲奇看看垂斃，還看着東南角大喊三聲，太祖至此，方纔有些詫異，望東南角看去，正是胡維庸的府第。太祖大疑，下旨回鑾，登了皇城，遙望維庸的宅中，隱隱伏着殺氣，太祖驚道：維庸請朕臨幸，莫非有詐麼？侍駕官李賀，當即俯伏奏道：維庸要想謀逆，已非一日，前此吳貞犯駕，也是維庸主使，陛下方寵信維庸，羣臣不敢入奏。太祖大怒道：朕未薄待維庸，他倒敢負朕麼？于是立命還駕，諭令殿前都尉俞英，專同錦衣校尉五十名，禁軍一千名，往抄胡維庸宅第。俞英領了諭旨，飛也似的帶了校尉，點起禁軍，馳出了東華門，將維庸宅第，團團圍住，一千名禁軍，在外把守着，俞英便領着五十名錦衣校尉，打開了大門，進內抄查。這時維庸的第中，方張燈結綵，大廳上設着筵宴，左右衣壁內，埋伏着二十名的甲士，准備太祖駕到，在飲酒的當兒，甲士齊出，殺了太祖。不料事機顯露，被內使雲奇得悉，便捨着性命去阻攔御駕，把太祖生生的點醒，即命校尉禁軍，來捕維庸，維庸不曾提防，俞英突入，好似甕中捉鼈一般，拿維庸一家老幼三百多口，並二十名的甲士，一古腦兒細綁起來，由錦衣校尉擁着，械繫到了刑部，一面將維庸的宅第發了封，俞英便自去復旨。這裏刑部尚書張玉，見事關篡逆，案情重大，

立時把維庸提訊，結果還用刑審，維庸受不住苦痛，纔老實招了供，又攀出尙書夏貴，校尉馬瑛，郡金事毛紀，將軍俞通源，太傅宋景，都御史岑玉珍等，張玉不敢擅專，上達太祖，太祖命按名逮捕，盡行與市，胡維庸還滅了九族。這次的黨獄，株連的又是七千九百餘人，太祖悉令誅戮，西華門外，河流爲赤，當時的人民，私下通稱朱太祖爲屠手，殺戮的慘狀，自不消說得了。事後，太祖才想到了雲奇，深讚他的忠誠，便追諡爲忠節，封右都御史敬侯，子雲忠襲爵，封都指揮使，子孫食祿千石，賜褒忠匾額。日月如梭，流光不住，這樣的一天天過去，朱太祖又納了淑妃，王妃。這時馬后所誕的太子標，已十八歲了。甯妃也生了一子名綱爲晉王，封在太原。惠妃生了兩子，一名棧爲秦王，封西安。一名棣爲燕王，封北平。瑜妃生一子名梓爲潭王，封長沙。淑妃生一子名楨爲楚王，封武昌。王妃生兩子，一名博爲齊王，封青州。一名檀爲魯王，封兗州。吳美人生一子名權爲周王，封開封。太祖這九個兒子，太子標之外，八子都分封各地，免得皇族勢力單薄。他那種用意，原爲子孫永保帝業的設備。又怕後代繼統的不肖，被羣小蒙蔽，所以立祖訓的時候，有皇上如其昏矜不明，權奸當國時，准許藩王起兵進京，請君的左右。惟藩邸設護衛，兵不得過三千，甲不得逾百副，這是防藩王作亂的意思。可是在太祖籌畫的人，果然覺得盡善盡美，到了末後，却弄出燕王篡位的一齣戲來，那叫做有利必有弊了。至八個皇子裏面，要

算四皇子燕王棣，最是英武絕倫，太祖也最爲喜歡他。還有八皇子潭王梓，是瑜妃所生，瑜妃聞氏，就是陳友諒的愛姬。當太祖納闈氏時，他已經懷娠的了。及聞得友諒身死，闈氏便暗祝道：妾舍垢從賊，如生子是男，他日必令報仇雪恨！于是勉從了太祖。太祖登基，封闈氏做了瑜妃，不久便生下潭王梓來。這時太祖見諸皇子已都長大，恐他們互相猜忌，便下諭分封各地。諸王子領了聖旨，各自去攜同家眷，起程赴封地。潭王梓也受命起身，並進宮來，向他的母親瑜妃辭行。瑜妃問道：你要到甚麼地方去？潭王答道：父皇封兒在長沙，自然往長沙去。瑜妃聽潭王呼着父皇，不禁撲簌簌地流下淚來。潭王祇當是瑜妃愛子情深，不忍分離，以至垂淚；因忙安慰他道：父皇有旨，准皇子春秋兩季進京定省，相見。的日期很近，母親何必這樣悲傷。瑜妃便屏去宮女，垂淚低聲說道：你口口聲聲稱那父皇，不知你父皇在那裏？潭王詫異道：當今的皇帝，不是兒的父親麼？瑜妃哭着道：這是仇人，那裏是你父皇呢？你的生父，是從前漢王陳友諒，被朱元璋迫得兵敗身亡，兒今身長七尺，不知替父報仇，反稱仇家做父皇，試問你將來有甚麼顏面去見陳氏的祖宗。瑜妃說罷，放聲大哭，又說道：你苦命的母親，豈貪着富貴做仇人的皇妃，十餘年來，忍辱含羞的過着日子，無非希望你成人長大，有志竟成罷了。你若是忍心事仇的終算你母親白白辛苦一場，以後你管你去受仇人的封贈，也不必再來看你苦命的娘了。

瑜妃一頭說，一頭哭；把個潭王氣得眼睛發黑，怒髮衝冠；高聲大叫道：罷了！罷了！俺如今去和仇人算帳去，說着就壁上抽了寶劍，三脚兩步的往外便走。瑜妃大驚道：你到那裏去？潭王氣憤的答道：兒砍仇人的頭去。瑜妃大喝道：似你這般的鹵莽，不是要害我麼？潭王說道：兒替父親報仇，怎說害了母親。瑜妃怒道：現在他饒從如雲，你單身前去，必然寡不敵衆，轉是打草驚蛇，畫虎不成類了犬；還不是害了我麼？你若果真有心報仇，我們慢慢的計較不遲。潭王見說，呆了半晌，纔回進宮中，把劍還了鞘，坐下來問道：依母親的籌畫，怎樣去報得這怨仇呢？不幸元璋逼逆賊死了，這仇恨的報復，不是成了畫餅。瑜妃微笑道：癡兒子，他死了難道沒有子孫的麼？就我的意思講來，須設法把他的親子，一個個的剪除了，那個高高的位置，自然是你的了。到了那時，朱氏一門九族的生死，都在我們掌握之中，這才好算得報仇呢。潭王也笑道：這樣的說來，我們宜先從繼續上着手了。瑜妃笑道：不是的麼？那就叫擒賊要擒王。潭王竊眉道：這個謀畫似乎很不容易成功，你想他們東宮的名分已經冊定，我又排在第八個上，倘要把他們一一的收拾干淨，那非有極大的勢力，怕未必辦得到呢。瑜妃向潭王啐了一口道：傻子！誰叫你真的用實力去做。說着便附了潭王的耳朵道：祇消如此如此，包管他們沒有瞧類。潭王聽了大喜，當下別了瑜妃，出了萬春宮，回到潭王邸中，只推說患了風寒，臥病在床，連夜上疏，要求

暫緩遣赴封地。太祖爲了砥礪之情，自然也含糊照准了。再講那皇太子標，爲人溫文有禮，純厚處很肖馬皇后。自冊立做了東宮，平日惟讀書修德，又和宋濂葉琛等幾個文學前輩，研究些經典。閒餘的光陰，也不過是飲酒賦詩罷了。但詩詞歌賦中，他最嗜的唐人七律。一天，他題一幅山水畫軸道：

路峻峯孤荒徑遙，寒風蕭瑟馬蹄驕；青山不改留今古，世事浮沉自暮朝。地瘠荒蕪剩鳥獸，村居貧士放漁樵；可憐裙履成陳迹，獨有空丘姓氏標。

這首詩兒，一時宮內傳講遍了，有幾個宮人，沒事的當兒，就把他當做歌曲兒唱。那時傳到太祖的耳朵裏，聽得那詩是皇太子做的，不覺嘆道：詩義薄而不純，恐標兒終非鶴算之人。宋濂等是當代的宿儒，不教東宮治國經綸，却去學些婦女幽怨之詞，這豈是聖賢之道。于是把宋濂等宣至謹身殿上，很嚴厲的訓斥一番。太子聞知宋濂葉琛等見責，便拋去了韻文，從此不敢再談詩賦了。其時也合當有事，太子一天從文華樓經過，見潭王梓正伏在案上做詩。太子讀了他的詩句，覺香豔綺麗，愛不忍釋。因觸起所好，不免提筆和了一首。以後太子知道潭王也工吟咏，就將他引爲知己。兩人一天親密一天，詩酒留連，竟無虛夕。太子還不時往潭王的府邸，高歌聯句，視爲常事。有一次上，太子從潭王府邸中歸宮，忽然連呼着腹痛，竟倒在地上，亂顛亂滾起來。等到太醫院趕至，太子已是血流滿口，膚肉崩

裂了。可憐！一個溫文爾雅的太子，弄得眼珠突出，遍身青紫，死狀十分悽慘。這時太祖和馬皇后，及六宮妃子，也都來探望，齊聲說太子是中的毒，那太醫院也是這般說，太祖忙追問內監，知道太子方自潭王邸中歸來，立命繫潭王問話。不知潭王怎樣回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朝有忠義之士，必出姦亂之臣；斯殆利與害之義，利在前則害必隨之，有忠迺有姦，亦惟有姦臣，始顯出忠臣之忠，而姦者亦益見其姦焉。雲奇之忠，死猶不變，使維庸見之，當愧死矣。

潭王梓爲陳友諒後嗣，爲閻氏遺腹所生，至是迺行點明。而潭王瑜妃，宮闈中之母子密議復仇之策，篇中並不明寫，以祇虛文曰如此而已。厥後則逐事叙出，一絲不繁，尤見蓮筆神化。太子本一溫文純厚之儲君，似不應慘遭橫死。然其終爲潭王所謀，不獲令終者，豈太祖妄戮無辜，草菅民命之報歟？吾人讀是，當知天理循環，歷歷不爽，彼黷武窮兵者，亦可以悟已。

第二十五回 夜走鐵騎棧道渡藍玉 魂化杜鵑香塚泣殘紅

却說：朱太祖見皇太子死得可慘，便傳集了東宮侍候太子的宮女內侍，追問太子中毒的緣故；宮人們回說：太子從潭王府回來，就喊着腹痛，不到一會兒，就變成這個樣子了。這時，馬皇后和六宮嬪妃

們也都齊集在那裏，除了瑜妃之外，齊聲說是太子中了毒藥。太祖大怒道：那分明是潭王下的毒手了。正要傳出旨去，命錦衣尉繫潭王回話。忽見那宮監呈上一張箋紙來，屈着一膝稟道：太子在病中，說是留達皇上的，太祖展開瞧時，雖是太子親筆，却寫得字迹潦草，大約在臨絕的時候所書。上寫着寥寥幾個字道：「臣兒命該絕，不干八弟之事，父皇勿冤枉好人標留……」後面還有歪歪斜斜的一行字，都是看不清楚，太子寫到這裏，想是寫不動了。太祖讀罷，不覺放聲大哭，馬皇后便哭得傷心，六宮嬪妃也無不紛紛落淚。霎時間宮中滿罩着愁雲，一片的痛哭聲，直達宮外，大家真哭得天昏地暗，馬皇后幾次昏過去，太祖也祇有頓足嘆息。把傳詢潭王的事，因太子留有遺言，太祖知他死後不忍有傷手足之情，所以也暫爲擱起。但拿宮人內監們嚴鞠一番，也毫無頭緒，只得罷了。一方面把太子盛殮了，命宮內外及文武大臣，掛孝一天。馬皇后痛太子死得不明不白，又目覩他臨死時的慘狀，心裏越想越悲傷，竟鬱出一場病來。太祖再三的安慰他，又去召了天應寺的僧徒百人，追薦太子。凡喪葬的禮儀，也格外從豐。太祖又親題諡號，叫做懿文太子。時太子的德配元妃，已生有兩子，長的頑癆，次的喚作允炆，已是十幾歲了。太子既死，太祖想冊立燕王棣爲東宮。當下對諸臣說道：燕王英武毅斷，舉止酷肖朕青年之時，朕意欲立爲太子，衆卿以爲怎樣？學士劉三吾奏道：國家雖賴長君，但燕

王行在第四；如果冊立，將置秦——二皇子棟——晉——三皇子綱——兩王於何地？那不是蹈了廢長立幼的覆轍。太祖歎道：這個朕豈不知，奈秦王與晉王，一個柔而無剛，一個剛而無斷，都不足付以大事，祇有燕王智勇兼備，故朕想立爲東宮，以便繼統有人。左都御史王禎爭道：燕王雖能，名分上似不當，現皇太子已有子，自應冊立皇孫，轉覺名正言順。太祖聽了，忍不住垂淚道：朕也不忍有負東宮，准卿等所奏罷！羣臣領了聖諭，便往迎允，冊立爲皇太孫。這時馬皇后却見孫思子，愈覺感傷，那病便日重一日，到了臨終的當兒，握着太祖的左手，祇說得望陛下親賢納諫，臣妾要去了。說畢，就氣絕逝世。太祖又大哭了一場，下諭替皇后發喪。又傳旨自親王以下文武大臣，一概掛孝六月。一切庶民人等，也舉哀三天，三天之內，禁止肉食；一年中停止喜慶婚嫁。是年的九月，葬馬皇后於孝陵。舉殯的時候，太祖親自執拂恭送。可是偏偏天公不做美，臨葬時大雨滂沱，太祖滿心的懊喪，又見地上水深盈尺，太祖一頭擦衣涉水，口裏說道：皇后一生賢德，恩惠及人，老天倒不能見容麼？說着露出憤憤不平的顏色來。那天應寺的僧衆，各拿着幡幢饒鉢，隨後恭送皇后的靈輜。方丈慧性見太祖不憚，使隨口誦着四句道：——雨灑天下淚，水流地亦哀！西天諸菩薩，來接馬如來。——太祖聽了，不禁化憤爲喜，立命石工，把這四句鐫在陵前，作爲偈語。現在的明孝陵裏，這石碣還斑剝可見，這且不提。再說：

那太祖喪了太子，又喪賢后，心上愈覺得鬱鬱不樂。因馬皇后在日，賢淑知禮，諷諫太祖，保全大臣的地方很多。胡維庸的黨案，宋濂的兒子宋澄，坐維庸黨獄被戮，宋濂也械繫入刑部。馬皇后聞知，忙來諫太祖道：宋濂是皇太子的師傅，又是一代大儒，陛下宜施恩見宥。太祖怒道：宋濂既屬逆黨，應受國刑，你們婦女，曉得甚事。說着，御廚進膳，馬皇后在旁侍食，不能下嚙。太祖說道：卿嫌餽饌不精麼？馬皇后垂淚道：妾與陛下起身布衣，當日壓粗糠尙甘，今日怎敢嫌餽饌不精呢。不過妾聞宋先生受刑，他曾做諸皇子的師傅，妾這時不覺替諸皇子傷心罷了。太祖見說，很為感動，隨即傳諭，赦宋濂出獄。又江南的富翁沈萬山，綽號叫做活財神。太祖大兵取了應天——金陵——想築皇城，祇是軍餉浩繁，倉庫又空虛？一時無力興工。聽得沈萬山有錢，便差人去和萬山商量，借錢來築城。那沈萬山倒很是慷慨，情願担任城工的一半，作為捐助。太祖十分喜悅，就和沈萬山分半築城。到了結果，沈萬山的一半，比太祖先完工三天。太祖面子上雖讚美萬山心裏却已生了嫉妒。恰巧沈萬山修築姑蘇的街道，採山石砌路，極其講究。太祖微服出行，聽得了這個消息，便說他擅掘山脈，卜旨處沈萬山死罪。馬皇后又諫道：沈萬山捐資築城，於國家不為無功，終有死罪，應將功抵贖。太祖說道：沈萬山是個平民，富與國家相埒，他恃財作着威福，在地方是為民妖，歷任是為蠹吏，怎可不與誅戮。馬皇后爭道：妾祇知

民富迺國強，也正是國家之福；未聞有民富即爲妖，須加以誅戮的。這樣說來，天下只有貧民，不許有富民了；民貧國家還能夠強盛麼？怕國也要成貧國了。太祖被馬皇后一駁，弄得無可回答，于是立命將沈萬山釋放。又一天，太傅張君玉爲諸王子講經，秦王嘻笑舞蹈，亂了講席；君玉大憤，把界尺擊傷秦王的額角，秦王哭訴太祖，太祖大怒道：張君玉無禮，令內侍傳旨，將張君玉繫獄。其時縫工進御服，馬皇后持着御衣，對太祖說道：很好的綾錦，吃他剪得這個樣兒；宜把縫工治罪。太祖笑道：這是他奉命製衣，怎好無辜處罪呢？馬皇后正色道：那麼張君玉受上命教訓皇子，就使皇子受責，也祇好由他，什麼說把他治罪。太祖恍然大悟，便赦了君玉。又馬皇后居宮，很是儉樸，非大事不着新衣，太祖的羅襪，都是皇后親手所製。又嘗綉女誡七章，賜給六宮和一班命婦。逢大兵出征的當兒，馬皇后終把戒妄殺的綉額，頒賜與統兵的將士。其他如規太祖修德，訓皇子學禮；優視六宮嬪妃，恩遇宮女內侍種種的美德；一時也紀不盡許多。太祖憶念着皇后，從此不忍冊立正宮，祇令甯妃權攝六宮罷了。有時嬪妃們談起馬皇后的好處來，太祖聽了，不由的暗暗垂淚。一瞧見皇后的遺物，就是悽楚不歡。那時忽報藍玉班師回朝，太祖心裏很得着一個安慰，他思想馬皇后的念頭，纔漸漸的拋下。但太祖怎樣得着安慰呢？原來當元順帝末年，羣雄紛起，徐壽輝被陳友諒殺死，部將明玉珍，便逃到四川，招集了

亡命，佔據陝西諸省，在蜀西自稱爲西蜀王。講到那明玉珍，生得面如滿月，紫中帶赤，雙目重瞳，兩手垂膝；元朝爭雄的幾個人當中，朱元璋做了天子外，要算明玉珍最得民心了。所以他在蜀西，也整整的做了幾年太平王。等到元璋削平羣寇，逐了順帝，以玉珍地處邊僻，不欲動兵遠征。明玉珍也自己固守着土地，不出來爭什麼疆界，大家倒也相安無事。後來明玉珍死了，子明昇接位，他是少年好動，又恃着部下的猛將張良臣、良弼兄弟兩個，居然橫行起來。初時明昇祇在自己的界域中，收伏些有名的盜寇，作爲羽翼，過不上幾時，漸漸地佔到明朝的疆土上來了。張良臣領了匪兵，取了陝西鳳城；警報到應天，朱太祖忿然道：朕却不去剿滅他，他轉來侵犯朕的土地了。當時便拜藍玉做了征南將軍，領大兵十萬，進剿明昇。大軍到了陝中，張良臣和兄弟良弼也率着傾國之兵，前來迎戰。藍玉的行軍敏捷，待良臣兵到，鳳城已給藍玉襲破了。良臣率着三十萬軍馬，號稱五十萬，真是旌旗蔽天，刀槍耀日，軍威很是壯盛。藍玉測了陝地形勢，便同副將王貴商議道：良臣兵勢方銳，更兼他兄弟良弼，皆有萬夫之勇；他七個兒子，蜀中號爲七虎，個個驍勇非凡，如和他力敵，恐不能取勝。王貴說道：將軍言甚有理，現下我們單就兵力論，也相去得甚遠。藍玉搖頭道：那倒不是怎樣講，行軍兵不在多，全仗爲將的能調用指揮。目下良臣傾國與兵，忘了後顧；他那巢穴之中，必然空虛。明昇雖王蜀西，不過恃着

張良臣兄弟；我若一面和良臣挑戰，一面分兵暗渡棧道，直搗他的內部，諒明昇無謀，定少防備；那時前後夾攻，任良臣猛勇，也無術兩全了。王貴很以爲然，藍玉便分兵千名，親自去偷渡棧道，王貴阻攔道：將軍冒險前去，什麼祇帶這一千人馬？藍玉笑道：我正爲冒險的緣故，多帶人反驚動敵人，況且千人已足夠對付了。你在此和良臣對壘，能支持到半月，我就可以成功；萬一出兵不勝，只要堅守爲上。王貴受命，自去安排。這裏藍玉領了一千鐵騎，悄悄的乘夜來渡棧道。那棧道在鳳縣東北，是個最險峻的地方，漢張子房燒斷棧道，就是這個所在，又名連雲棧，兩面山巒重疊，峭壁千仞，真有一夫當關，萬人莫入之概。藍玉偷襲那棧道，也是明知張良臣等，係一勇之夫，決然想不到派兵鎮守；好似鄧艾偷渡陰平一般，僥倖被他成功。藍玉既偷偷的渡過棧道，領着一千兵馬，直撲褒城。那裏的守兵，疑飛將軍從天而降，嚇得四散奔逃，有的身跪乞降。藍玉得了褒城，一路進兵，勢如破竹。不到十天，竟平了西蜀，明昇果毫無準備，束手就縛。藍玉囚了明昇，擄了他眷屬，遣人通知了王貴，帶了降兵三萬，並自己的一千兵馬，來攻張良臣的背後。雙方併力齊上，張良臣只顧着前面，不曾爲留神到背腹受敵；他正在奮勇禦那王貴，不提防後軍發起喊來；一枝明朝的生力兵，直殺入陣中，爲首一員大將，正是赤面長髯的藍玉。良臣忙分兵馬做了兩隊，令他兄弟良弼，領着一隊來抵敵後軍，自己率同七子，便大

呼陷陣。王貴把軍馬擺開，等張良臣殺入來，四下裏一聲吶喊，變做了長蛇的陣勢，將良臣圍在中間。良臣和七個兒子，左衝右突，王貴却不和他廝殺，只令軍士一齊放箭；矢如飛蝗似的射來，不到一會功夫，張良臣和七個兒子，都射死在陣中。那裏良弼和藍玉交鋒，藍玉一桿長槍，似生龍活虎一樣。良弼也綽着一口熟銅的大砍刀，使得像潑風般的，來敵住藍玉。兩人刀槍並舉，各顯英雄，真是棋逢着了敵手。正殺得難分難解的時候，不防王貴射死了良臣父子，割了頭顱，從斜刺裏殺出，直奔良弼。良弼那把大刀，敵住兩員勇將，毫不懼怯。鏖戰方酣，王貴忽的虛掩一槍，從馬上解下良臣的頭顱，竟望着良弼的臉上打來，口裏還叫着看傢伙！良弼覷得親切，只當是甚麼暗器，想閃避已來不及，順手把頭顱接着，待還要擲過去，再仔細一瞧，認得是良臣的首級；不覺鼻子裏一酸，心早有些慌了，忙左手架開藍玉的槍頭，撥馬回身便走。藍玉怎肯放他，也便拍馬追趕。那王貴把良臣的頭顱打良弼，本是一種最刻毒的手段。他見那良弼勇猛，料是不能力敵，便拿良臣的頭顱擲去，算是遞個良臣已死的信息與他，使他心慌，無意戀戰。這時良弼果然奔逃，藍玉望後飛趕，王貴忙抄小路，越過陣地，暗令軍士設下了絆馬索，等待良弼馳到，王貴打起暗號，絆馬索向上一兜，良弼連人帶馬跌了個倒栽葱。虧他身體靈敏，一翻身跳起，棄了大刀，拔出寶劍來砍斷那繩索，那擎鉤手早把良弼的絲甲搭住，良弼

知道不得脫身，心兒上一橫，將寶頸向自己頸上抹去，鮮血直噴出來，王貴指揮軍士來綑綁時，只獲得一個死良弼了。這時藍玉也飛騎趕到，見良弼已死，便傳令敵兵，有降者免誅；良臣良弼部下的副將陳毅，張充，錢興，雲史俊，王革，趙國柱，江天才等，紛紛棄戈投誠，那些兵士見主將既死，副將又投誠了，自然也拋了器械，徒手請降。藍玉下令停刀，鳴金收兵。一面把降兵檢點，先後共是十七萬人，餘下的都逃往山中落草去了。所以蜀中的盜寇獨多，剿不勝剿，全是這些逃兵爲患。他們恃着地勢險巖，官兵不敢深入，居然結黨設寨，專和地方上作對；後來終成大患，不過這是後話了。當下藍玉編練降卒，列做三十大營，七十餘隊。命副將王貴統了十營，其他都歸自己直接指揮。又令都司張奇，領兵三千，去平定了蜀中的小縣，已却統同大軍，繞道出了棧閣——鄭艾渡陰平，建十二閣棧閣其一——擇吉班師。大軍將至應天，太祖派御史江秀，出城遠接。藍玉親自押着明昇的囚車，及官眷三千餘人，金銀珠寶三十餘輛，駝馬牛羊十萬頭，器械盔甲七萬副，竟進京來見太祖，太祖讀了藍玉紀錄的冊籍，很爲喜悅，最令他心慰的，是藍玉獻上那個千嬌百媚的美人。于是慰勞了藍玉一番，着把命昇推上殿來，明昇挺立不跪，侍衛用槍刺折他的脚骨，明昇坐在地上大罵。太祖喝令推去砍了，首級號令示衆，所得的官眷，一例入官，男充功臣家廝僕，婦女配給出征的將士作妾，金銀和器械存庫，馬駝

牛羊，統賜與兵士們作爲犒賞。藍玉謝恩出來，第二天諭旨頒下，封藍玉爲涼國公，王貴爲靖南侯；餘下將士，也封賞有差。又命藍玉代祭陣亡將士，撫恤殉國者的家屬。又封王貴爲四川將軍，王普爲四川按察使，馬聚仁爲陝西布政使，劉愼爲陝西將軍，卽日出京赴任。又諭川陝等郡，着設巡道各職，直隸於六部政務尙書，委撤悉聽諭旨，以除濫任的弊竇。太祖頒諭已畢，便往玉清宮來看那美人。這玉清宮是洪武二十一年添建的，藍玉進獻那美人，太祖就令他居住。但那美人是何等樣人呢？便是西蜀王明昇的愛妃香娘娘。這位香娘娘本姓黃，芳名喚做香菱，是四川的巴州人。那香菱的父親，小名黃老玉，在巴州地方，開着一所豆腐坊子；老夫妻兩個，年將半百，還不會有過子女，黃老五倒也並在在，天天磨着豆腐，度他安樂的光陰。誰知那黃老嫗在五十一歲上，忽然生下一個女兒來，取名就叫做香菱。那香菱下地的時候，滿屋子裏都是香氣；似蘭似麝的，連四鄰八舍也都聞見，齊說這女孩子將來一定非凡。黃老五因半百上得着一個女兒，終算聊勝於無，心上也很爲鍾愛。又因他生的當兒，香氣四播，名兒便喚作香菱。說也奇怪，那香菱到了十二三歲，已出落得玉立亭亭，臉若芙蓉，眉同楊柳；秋水爲神，冰肌其膚；桃腮含暈，笑靨承顰；單講他那容顏兒的，確是羞花閉月，落雁沉魚。一時附近的人，見了他誰不讚一聲好！尤其是一班青年的紈袴，個個爲了香菱神魂顛倒，凡香菱立在櫃上，

就是不要買甚麼豆腐的，也要上去作成他幾文，乘勢好和他勾搭幾句。這樣的一來，黃老五的豆腐生涯，頓時應接不暇起來。老夫妻兩個日夜的磨出豆腐來，尤是不夠售賣，祇好另顧伙計幫忙；不到半年，黃老五的豆腐舖子，居然開得比前像樣了。流光如箭，轉眼春秋，香菱已甚十六歲了，替他來作伐的人，幾乎戶檻也踏穿；偏偏這黃老五的脾氣古怪，他以為有只一個女兒，非招贅在家不可，任你公侯的門第，談到嫁出去三個字，高老五便一口回絕。試想公侯人家的子第，怎肯入贅到豆腐店裏來呢？有幾家肯入贅的，黃老五却瞧不上眼，不是嫌他家貧，就說他人品太壞，高謙低不就，把香菱的終身，慢慢耽擱下來。有一天上，一個游方女僧走過，一瞧見了香菱，說他身具仙骨，有幾年王妃的福分。那香菱一歲歲的長大起來，自視也很尊貴，常常顧影自憐。那些狂蜂浪蝶，到店裏來和香菱勾引的人也愈多，香菱雖桃李其容，却冰霜其志；同他勾搭的人，兩三語後，臉上連霜也刮得下來了。人家近不得他，便取他一個綽號，叫做豆腐西施。又聞得那女僧的話，說他有王妃之分，大家又稱他做香娘娘。西蜀王明玉珍逝世，養子明昇接位，他也聞得香菱的豔名，便立刻齎了三千聘金，要求香菱做他的妃子。黃老五見是西蜀王的命令，自己在他勢力之下，自然不敢不依。不到幾時，香菱便做了明昇的王妃了。藍玉平蜀西，獲了明昇，香菱也僞在裏面，藍玉幾次要犯他，香菱只懷刃自衛。藍玉見

他不從，便進獻與太祖。太祖也幾次去臨幸他，都給香菱涕泣拒絕。太祖雖近不得他的身子，那顆愛他的心，却一點也不會更易。其時那東宮的皇太孫允炆，倒是個少年風流的皇孫；他聽得那香菱不但豔麗，簡直是遍體皆香，得他一滴唾沫，那香氣可以三天不散。允炆不免動了好奇之心，便時時到玉清宮來，他對於香菱，也很下一些工夫。香菱見皇孫一往情深，又兼他溫柔真摯，真是體貼到十二分。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；香菱因而也漸漸墮入情網中去了。一天香菱和允炆正在玉清宮的假山旁邊，情話纏綿，兩心相印的當兒，恰巧被太祖瞧見，嚇得允炆拔步便逃，香菱也淚汪汪的進宮。太祖這時一言不發，祇嘆口氣走了。第二天上，聖諭下來，把香菱用白綾賜死。死後草草的盛殮了，去葬在鍾山的山麓裏。皇孫允炆聽得香菱已死，不由的大哭了一場，親往香菱的墳前去祭奠。太祖聞知，便欲廢立。不知皇太孫廢立否，且聽下面分解。

元末羣雄並起，其成事者，朱太祖而外，明玉珍一人而已。玉珍亦起身草野，本隨州人，建都於重慶，雖在王位僅四年，其得人心，則不亞於太祖。故其起早而滅最遲，迺知得天下者，以人和爲先也。

藍玉將材也，觀其平南征西，功成于沙漠，謀略未必不如徐達常遇春等，位亦晉至三公，尊貴極

矣。惜得志而驕，爲人所嫉，更處於忌刻之人主之下，其能獲善終乎？

香菱出身小家，而其遇則甚奇。言其不貞，則拒藍玉，屏太祖；一若矢志自守者。及遇皇孫，乃一見傾心，終至於以身殉，豈佛所謂孽緣乎？皇太孫夜奠香塚，確亦一多情種子，無怪乎香菱之沉入情網也。噫！

第二十六回 傅白綾元妃賜緘 吞丹石潭王自焚

却說那皇太孫允炆，聞得香菱賜死，便放聲大哭道：「這是俺害了他。」于是打聽得香菱葬在鍾山，到了晚上，悄悄地帶了兩名內監，溜出了宮門，往鍾山來祭奠香菱。他到了城外，雇起三匹快馬，加上兩鞭，飛奔的望鍾山前。但允炆和內監，都是久處深宮的人，大家不知鍾山在甚麼地方。允炆十分心急，令內監敲門打戶的去問，說有一家說鍾山是在鎮江。這樣東撞西碰的，恰巧去問在御史王其淵的家裏，外面家人和皇孫說着話。王御史還不會睡覺，聽得聲音，心上有些疑惑，忙出來一瞧，見果真是皇孫允炆，不覺大驚道：「殿下深夜出宮，到這裏來做甚麼？」允炆見說，一時回答不來，只好支吾着道：「你且莫管他，俺此刻要往鍾山去，因不識路徑，纔到了這裏，你快令認得路的僕人，領俺前去。」王御史諫

道：鍾山地近荒野，又在夜裏，殿下不宜冒險輕往。今天不如在臣家屈尊一宵，明日臣當親自奉陪。殿下允放聽了，頓足道：誰耐煩到明天呢？俺現在就要去了。說罷，出門飛身上馬，慌得王御史忙攔道：殿下既然一定要去，待臣派幾個得力家人護送。當下由王御史喚起四個健僕，又備了四匹快馬，叮嚀他們護着三人到了鍾山，仍須護送回來。家人們領命，一路擁着皇孫，七騎馬疾馳而去。待到鍾山約莫有三更天氣，但見四野無人，老樹似魔，空山啼猿，猶若鬼嘯。那燐燐青螢，從荒塚叢莽中飛出，馬皆噴沫，人也毛戴。兩個內監已伏在鞍上，一味縮縮地發抖。皇孫允放，自幼兒不會到過這般荒僻所在，這時也有些胆寒起來，虧了四個健僕護衛着，又漸漸的胆壯了，只是不知香菱葬在那裏。允放恐怕招搖，出宮既不曾帶燈，王御史家又被他回絕。這天晚上又沒有月光，大家惟在暗中亂尋。還是允放敏慧，叫僕人們祇須找那沒樹的新塚，以爲新塚的碑石定是白的，在黑暗中容易辨別。不上一刻工夫，居然找到了一座新塚，允放下馬用手摸着碑文的字迹，上面整整的鑿着黃香菱之墓五個大字。允放不待摸畢，早已撲的跪在地上，放聲大哭了。兩個內監聽得皇孫的哭聲，縱從馬背上抬起頭來，慌忙下馬來相勸。允放正哭得傷心，兩個內監那裏勸得住，勸了一會，也只將陪着他垂淚了。還有那四個僕人，却不知皇孫是甚麼緣故，要如此傷感；又不曉得塚中是什麼樣人，深夜到荒山野地來。

哭他。弄得四個僮僕，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，只呆呆地坐在馬上發怔。因爲王御史不給僕人們說明，四個僕人還不知啼哭的就是當今皇太孫呢。允炆越哭越覺悲傷，直哭得力竭聲嘶，連喉音也啞了。這才收淚起身，又向塚前拜了幾拜，道：「卿如香魂有靈，俺和你十五年後再見。」允炆說罷，滿眼含着淚，還留戀不忍離去。內監着急道：「殿下如挨到了天明，皇上知道了，奴輩的罪名可担不起呢。」允炆沒法，便懶洋洋的上了馬，兀是一步三回頭的，直等那碑的白石，在黑暗中望不見了，方控馬快快的回去。到了王御史的府第中，王御史却眼巴巴的等待着，見皇孫回來，便請他在府中暫住，允炆不聽，竟辭了王御史，匆匆的奔回宮來。三個人到了城門前，還了馬匹，要想進城，那城門已關上了。經內監叫起城門官，驗了進出的腰牌，便開城放三人進去。允炆和兩個內監，偷進了皇城，潛歸宮中。幸喜得人不知鬼不覺，允炆方把心放下。那知第二天的早朝，王御史突然的上本，說皇太孫夤夜微服出宮，私往鍾山祭墳。皇太孫身爲儲君，似欠保重，萬一遇着危險，這罪誰人敢當？王御史又奏，皇孫曾經過臣家，所以不敢不言。太祖聞奏，勃然大怒道：「允炆這般輕狂，如何託得大事，便提起筆來，欲擬廢立的草詔。這時大學士吳漢方出班奏道：皇太孫自冊立以來，並無失德，不應爲些微小事，遽爾廢立，令天下人惴惴不安，這可要請皇上聖裁。」一時羣臣紛紛保奏，太祖因想起太子平日的德恭，不禁垂淚嘆道：「諸

卿不言，朕亦意有不忍，但皇孫年輕，荒業好嗜，宜稍與警懲，使其自知悔改。當由太祖下諭，貶皇太孫入武英殿，伴讀三月，無故不得擅離。這道旨意一下，衆臣知道不必再諫，於是各自退去。其時徐達和李文忠又病逝，太祖更增一番悲悼，即晉徐達子徐豪爲侯爵，追封徐達中山王，諡號武甯，配享太廟。李文忠追封護國公，諡文勤。子李義和襲爵。這時朝中開國的功臣，多半相繼死亡，或遭殺戮。後起的廷臣，要算涼國公藍玉威力最大了。他自出兵平了西蜀，接着又遠征沙漠，功成歸來，太祖便賜給他鐵券，以獎勵他的功績。藍玉經這樣一來，越覺比前專橫了。因藍玉的妻子，是常遇春的妻妹，遇春的女兒，便是太子的德配元妃。藍玉仗着這一點連帶關係的親戚，便依他做了靠山。那元妃自皇太子死後，仍退出了東宮，去住在太子的舊邸中。不幸皇太孫允炆，又冊立爲東宮，元妃自愈見孤悽了。況正當青春少艾，獨宿空衾，綿綿長夜，情自難堪。大凡一個女子，在十七八齡時守寡，倒還可以忍耐得住，一到三十上下的年紀，是慾心最旺的時期，也是最不易守寡的關頭。這是甚麼緣故呢？因男女到了三十左右，本來是血氣方盛的時候，陰陽交感，又是一種天性，所以有許多做翁姑的強迫着兒媳守寡，或是困於禮教，恥爲再醮婦，私底下却去幹些曖昧的勾當，轉弄得聲名狼藉，這都是被寂滅人道的舊禮制所束縛，結果釀出了不道德的事實來了。至於婦女們守寡的爲難，還有一個最可信的

引證。那時元朝有個陸狀元的太夫人，他在十九歲上已做了寡鵠，據說陸狀元是個遺腹兒。那太夫人青年守寡，倒也自怨命薄，志矢柏舟；但他到了三十三四歲的一年，陸狀元已有十四五歲了，還請一個飽學的名士，在家裏教讀。一天的晚上，陸太夫人忽然動起春心來，自念家中內外，沒有可奔的人，只有那個西席先生，年齡相彷彿，面貌也清秀；又近在咫尺，於是便望書齋裏走來，到了門前，又不敢進去，只得縮了回來，嘆了口氣，要想去睡，反來覆去的休想睡得着。勉強支持了一會，實在忍不住，便悄悄地向書齋中去，到了那裏，却被羞恥心戰勝，又忍着氣回房。及至第三次上，覺得一縷慾火，直透頂門，這時一刻也挨不住了，就把心一橫，咬着銀牙，竟奔書齋中來。此時的陸太夫人，仗着一鼓勇氣，直往書齋中來叩門；裏面的那個教讀先生，倒是個端方的儒者，他聽得叩門，便問是誰？陸太夫人應道：是我！那先生聽出聲音是陸太夫人，却朗聲問道：夫人深夜到書房裏來做甚麼？陸太夫人一時回答不出，只得支吾道：先生但開了門，我自有一句話說。那先生一口拒絕道：半夜更深，男女有嫌；大人果然有事，何妨明天直談。陸太夫人老着臉低聲說道：那不是白天可做的事，我實憐先生獨眠寂寞，特來相伴。那先生聽了這句話，曉得陸太夫人不懷好意，就在隔窗，正言厲色的說道：夫人你錯了！想俺是個正人君子，怎肯幹這些苟且的事；况陸先生在日，也是位堂堂太史，夫人似這般的行爲，難

道不顧陸先生的顏面麼？現下令公子已十五歲了，讀書很能上進，將來正前程無限，夫人終不爲陸先生留顏面，獨不給公子留些餘地麼？夫人幸而遇着俺，萬一逢着不道德的人，竟污辱了夫人，那時不但名節墮地，也貽羞祖宗。不過今天的事，祇有天地知，你、我、知；俺明日也要離去此地了，然決不把這事說給第三人知道，以保全夫人的貞名，夫人儘可放心的。俺此後望夫人洗心，再不要和今天的生那妄念了！夫人好好的回房，也不必愧悔，人能知過即改，便是後福，且依舊來清去白，正是勒馬懸崖，還不至失足遺恨。俺言盡于此，夫人請回罷！那先生侃侃的一席話，說得陸太夫人似兜頭澆了一桶冷水，滿腔的慾念消滅得清淨；垂頭喪氣的回房中，自己越想越慚愧，不由痛哭起來。陸太夫人哭了半夜，幾次要想自盡，覺掉不下十五齡的孤兒。又想這樣一死，未免不明不白，倒不如苟延殘喘，待兒子成人長大了，再死不遲。陸太夫人主意打定，這一夜便昏昏沉沉的睡去。第二天的早晨，僕婦們傳話進來，說那教讀先生不別而行。陸太夫人心上情虛，也不說甚麼，只叫另請一個西席來就是了。後來陸狀元大魁天下，陸太夫人年已半百多了，等到臨終的那天，陸太夫人沒有別樣吩咐，只拿出一百文大錢來，上面把一根紅絨線兒貫着。大家瞧那錢時，已摩弄得光滑如玉，並錢上的字也不大清楚了。其時兒孫滿堂都不識太夫人的用意。只見那陸太夫人奮身坐起，高聲說道：我已垂死的

人了，却有一件事如骨鯁在喉，使我不吐不快。陸狀元也在一旁，忙問是什麼事？陸太夫人道：我有句最緊要的話，你們須牢牢記着。我死之後，如子孫們有青年夭殤的，遺下寡婦，萬萬不可令其守節，宜於斷七之後，立刻給他再醮；誰若違我這遺言，便是陸氏的不肖子孫。陸太夫人說着，就把自己守寡的難忍，和私奔教書先生的事，細細地講了一遍。講完了這件事，又繼續說道：我自受了那教書先生的教訓，心上又氣又悔，把私奔兩字，決意拋撇在腦後。但長夜孤眠，如何挨得過這滿室淒涼呢？當下想出一個法兒，揀了一百文的大錢，在每夜睡不穩的時候，把一百個大錢一齊撒在地上，然後吹滅了燈火，去跪在地上，一文一文的把錢摸起來，初撒下的當兒，地上錢多容易摸，摸到八九十上頭，錢也少了，又散開在各處，就不易摸得了。不過我咬定牙根，非把百文錢都摸起了，決不睡覺。有時摸得九十九個，爲了一文錢，東碰西撞的，弄得滿頭是疙瘩塊，我却不以爲苦。待到百文錢摸齊，我的人也很困倦了，自然倒頭便睡，再也不想不着別樣念頭了。我似這般的工作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每天如此，足足的二十多個年頭，你們瞧這一分來厚的大錢，不是已摩撫得和紙一樣薄了麼？守節有這種難受的日子，所以凡我子孫有寡婦，速即使他再嫁，切勿強着他守節，致做出偷牆摸壁的事來，倒不如再嫁的堂皇冠冕了。陸太夫人說罷，又再三的叮囑一番，纔瞑目逝世。便由陸狀元把這段事迹，著了一

篤傳紀，勸在陸氏的宗祠墓。以後有陸氏的子孫歿，無論有子無子，悉令改嫁。有幾個夫婦愛情深，情願替丈夫守節時，須經族長出來，勸他再醮。有的矢志撫孤，不忍有負前夫，族長強他不得，便由女子的翁姑，親自慰勸。萬一勸不醒的，待過了一年半載後，又由女子的父母來勸他改嫁。如經過這幾度手續後，果然志操冰霜，不肯改易的，族中公共出資，捐與節婦田十畝，房屋若干，錢若干，給他作爲養老送終之用，和翁姑脫離了，自去獨居守貞。江南的陸氏，他們族中的規例，直傳到了現在，還是這個方法，幾百年來不曾改變過。我們就陸太夫人的一番經過看來，便可知守節的爲難了。那皇太子的元妃，也是個少年寡婦，天度着隻影單形的光陰，怎能不叫他不怨女呢。幸得那位涼國公藍玉，常常到太子邸中來走動，使元妃很得着一種安慰。兩人一天親密一天，京城中的謠言，也講得到處沸騰。把藍玉和元妃的醜事穢迹，當做一種閒談的資料。說藍玉親替元妃濯足，元妃還私往藍玉的府中游讖。藍玉的夫人聞知，便趕到太子邸中來捉他丈夫的姦。一天藍玉推說出城開兵，却去躲在元妃的房中歡飲。藍玉的左右，已得着了藍夫人的重賄，就私下去了消息。藍夫人聽了，立時帶同十幾個家將，和二十多個勇健的侍女，飛也似的奔向太子邸中來。到了邸前，不問好歹，一羣人蜂擁進去，邸中的衛士校尉，見他們來勢兇惡，諒自己人少，也不敢阻擋。藍夫人隨着眼線，路徑

很是熟諳，一口氣直奔到了後院。倒底太子的府邸，房屋深邃，藍夫人趕到元妃房裏，排闥直入，誰知那藍玉已聞風望後門溜走了。藍夫人見並無他的丈夫在那裏，心裏有些寒了。想自己帶了這許多的人，衝到太子邸中來吵鬧，這罪名兒可不小呢。元妃見藍夫人發怔，便嬌聲喝道：你是何等樣人，擅敢到太子府來混鬧。現今太子雖已歸天，我也是一位殿下的妃子，却輪到你們來欺侮麼？校尉們還不給我抓了，明天到金殿上算帳去。藍夫人被元妃這樣一說，弄得啞口無言。那外面如狼似虎的校尉，便要上來拏捕。藍夫人驚慌失措，正在爲難的當兒，一個宮女眼快，忽指着黃緞椅上一幅白綾，向藍夫人說道：這綾帶不是爵爺東裏衣的麼，上面還有夫人親手刺的花兒呢。藍夫人見說，忙取白綾來瞧看，果是藍玉的東西。元妃要待來奪時，藍夫人已塞在袖裏。這時他證據已得，胆也壯了，便指着元妃罵道：你這個淫婦，現藏着人家的男子，還要這樣的嘴硬；咱們正要找到金殿上算帳去呢。說着伸手來拖元妃，那幾個校尉，見元妃已被人喝倒，自然不敢動手了。那時的元妃，給藍夫人罵得面紅耳赤，默默的一聲不則。任那藍夫人指天畫地，罵個不休，直鬧到他自己也覺着乏力了，這才領着家人侍女們回去。明天的早朝，都御史張賓，受了藍夫人的委託，上本彈劾藍玉，說他污辱宮眷，應加罪譴；又把那幅白綾作證。太祖看了奏疏，雖覺憤怒，但一時却未便譴責藍玉，祇召藍玉入宮，當面

訓斥了一頓。又在賜給他的鐵券上，鑄了藍玉罪狀。太祖這種手段，不過想藍玉改悔罷了！偏偏藍玉不知自省，暗中仍和元妃往來，藍夫人又趕到太子邸中去大鬧；還拿着藍玉的那幅白綾，和市招般的到處給人瞧看，逢着了官眷，就將元妃同藍玉的醜史，原原本本，講一個痛快。元妃吃他鬧得無地容身，到了晚上，懸起三尺白綾，竟自縊而死。藍玉深恨藍夫人無情，乘他睡着的時候，悄悄地把藍夫人刺死。那消息傳出去，廷臣大譁，齊劾藍玉逼死皇妃，刀刺髮妻；其他的罪案，也不下幾十起。太祖雖愛藍玉英武，奈衆口同聲，無法給他保全，只好下諭，令藍玉自盡。藍玉接到了旨意，便端整了半杯燒酒，一口飲下，竟追着元妃和藍夫人到陰間去大鬧去了。藍玉和元妃既死，一樁風流案，也慢慢消沉了。再說：那潭王自毒斃太子後，見太祖並不深究，胆量漸漸地大起來，要實行他陰謀的第二步了。其時，恰巧周王櫛出遊雲夢，事被潭王聞知，說周王棄國，越境結黨；太祖心疑，便將周王遷往沛城，死於道中。秦王櫛私自晉京探母，又吃潭王知道了，賄通諫台，劾秦王擅離封地，無故進京；太祖下諭，囚了秦王。潭王又百般的設計，把秦王生生的魔死在牢獄裏。還有魯王榷，也逗留京師，不曾赴兗州封地。潭王一味的虛心下氣，去結納魯王，再三的迎合，務使那魯王的歡心。魯王本有一種嗜好，喜懽締交術士，煉氣吐納，把金銀鉛石，煉成了金丹，服了可以長生不死。其實這一類的邪術，只不過是御女壯

賜的媚藥罷了。魯王却自翊有仙骨，對於那煉丹是最相信也沒有了。潭王思投其所好，親自爲一個方士給他。誰知魯王吞了那術士的金石丹，忽然兩眼發赤，心地糊塗起來。不到三四天，魯王竟變了瘋病，逢人就打，口口聲聲說是潭王謀害我的。潭王薦去的方士，見勢頭不妙，已滑腳逃走了。這時合該潭王惡貫滿盈，却惱了惠妃，說潭王藥死了皇太子，陷死了周王，謀斃秦王，現在又把魯王弄瘋了，這般的狠毒行爲，不知他心存何意？于是由惠妃哭哭啼啼的來訴知太祖。原來秦王是惠妃所出，他勅潭王，是替秦王報復。太祖聽了惠妃的話，一偵查潭王的舉動，確有幾分可信。這裏還未擬定罪名，潭王已得着了消息，他自己心虛，怕太祖見譴，便乘夜放起一把火來，將姬妾王妃先行燒死，末了自己也投在火中。等到兵馬司趕來，救滅了餘火，那一座潭王府第，早燒得乾乾淨淨了。太祖聽得潭王自焚，猛然想起了陳友諒的事來，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，便到萬春宮來追究瑜妃。太祖進了內殿，方穿過長廊，忽見三四個宮女，慌慌張張的奔出來，面色急得如土，他們一見了太祖，忙一齊跪倒，連說不好了，請陛下定奪！不知宮女們說些甚麼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宮闈變亂，多傳疑案；元妃之死，洵迫於藍夫人，然其不以身殉太子，必至無地容身，迺自縊以卒，既非殉情，又非爲國，遂一念輕生，殊不值甚矣。且有無白綾之傳，幾成疑案；統言之，其死也晚矣。

潭王詭謀，殺儲君，殘骨肉；其心之狠毒，雖唐之斯民，亦不過如是。但其忍心害理，所以出此者，爲父復仇耳。不知友諒當日，殘暴如惡魔，受誅實所應得，天之不佑潭王，非無故也。

當周王被遷，是咎由自取，秦王受錮，罪亦所當；魯王之好丹汞，而以丹藥死，皆不得因斯而歸罪。惡於潭王，迺造化者假潭王之手以殺之耳。厥後潭王自焚，天亦示儆也，然而報亦慘已哉。

第二十七回 憶前塵高僧談禪理 傷往事允成了宿緣

却說那宮女們見了太祖，忙跪下稟道：不好了！瑜娘娘在宮中自經了，求陛下作主。太祖聽說，止不住下淚道：這真是何苦來！說着便進宮來看瑜妃，祇見他衣裳零亂，兩目瞪出，口鼻流着血，形狀十分的可怕。太祖也不忍再瞧，吩咐內監傳出旨去，命用皇妃禮盛殮了瑜妃，從豐安葬。這時，太祖因后妃疊亡，皇子夭折，情緒越覺得無聊起來。他每到無可消遣的當兒，終領着內監，出宮去街市上閒逛。一天太祖走過市梢，天色已是昏黑了，忽聽得書聲朗朗，順風吹來。太祖便循着聲音，一路尋去，走不上百來步，早有一座荒寺列在眼前，那書聲是從寺中出來的。太祖跨進寺門，却記着了門額，再回身出來瞧看，原來那寺年分久了，門額都已朽壞了。太祖沒法，只得和兩個內監，慢慢的踱進寺裏，見東廂中

燈光閃動，一個士人在燈下讀書。太祖令內監侍立在門外，自己便推進東廂去，那士人忙拋了書卷，撲的跪下，俯伏着說道：陛下駕到，臣民未曾遠迎，死罪死罪！太祖吃了一驚，不待那士人說畢，便去扶起他道：先生錯看了，俺不過是個商人，怎的當做了天子看待呢？那士人聽了，不覺怔怔的，看着太祖道：我們這老師是不會算差的，他說今天黃昏時分，必有紫微星臨此，叫我在這裏等候的。丈人既不是皇上，想是不會到那時候罷。說時，便邀太祖坐下。兩人談談說說，那士人倒也應對敏捷。太祖見他案上燃着油燈，便指着那根燃火的燈蕊，出一聯語道：白蛇江渡頭頂一輪明月……那士人想了想答道：我就拿秤東西秤來做對罷！叫做烏龍掛壁身披萬點金星……太祖讚道：好對！便又指着那盞燈道：月照燈台燈明亮，那士人答道：風吹書架書翻飛。太祖正在點頭，猛聽窗外有人應道：何不對風吹旗桿旗動搖。話聲未絕，走進一個小沙彌來，口裏問那士人道：皇帝來過沒有？士人道：沒有！那沙彌問身便走道：咱們師傅說你福薄，你不要當面錯過了呢。說完，竟自去了。太祖問道：那沙彌是甚麼人？那士人答道：他是我老師的徒弟，性明。太祖說道：俺正要問你，你的老師究是何等樣人？那士人答道：我們那老師，本是個有道的高僧；他還是去年到這寺裏來掛搭，有時好替人談休咎，却很爲靈驗。這裏附近的人，齊稱他做老師，所以我也這樣的稱呼他一聲。太祖說道：不識那位老師，可以請出來相

見麼？士人說道：丈人來得無緣，他剛在今日出門去了。太祖道：大約幾時回來？士人答道：他是四方雲游，歸期却沒有一准的，怕連他自己也不能斷定。太祖聽了，便問道：寺是什麼名兒？士人道：此寺爲唐武后所建，原名護國禪寺。太祖點點頭，起身和那士人作別。那士人忙阻攔道：陛下不必匆忙，咱們再談一會兒去。太祖聽他呼着陛下，不覺笑道：你又弄差了，俺不是什麼皇帝，皇帝還在後呢。那士人仰天大笑道：陛下可曉得咱們老師的名兒麼？太祖方要回答，那士人將頭上的方巾兒一脫，把手敲着光頭笑道：老師便是咱，咱就是老師；陛下是皇帝，皇帝正是陛下；皇帝陛下就是和尚，和尚還是皇帝。太祖被他這樣一說，驀然的回想到自己，也是個和尚出身。從前在皇覺寺裏做和尚的情形，立時映滿在腦海之中。怔了半晌，纔徐徐的說道：老師是和尙，和尙是老師；俺也是和尙，俺也就是老師，和尙是讀書的士人，士人是諷經的和尙，和尙住在這寺裏，寺裏住了和尙，書裏也有和尙，和尙是讀書的，也是諷經的，經是書，書是經；經裏有書，書裏有經；結果是個讀書諷經的和尙，和尙便是皇帝，皇帝也就是和尙做的，那是和尙皇帝。和尙聽了，笑道：甚麼皇帝，甚麼和尙，甚麼是寺，寺裏沒有和尙，和尙不住在寺裏，皇帝也不是和尙了。高高山上的明燈，一陣大風吹來，燈也破了，火也滅了，燈桿也倒了，山上沒有明燈，明燈也不在山上了。風過去，燈又明了，那是燈，那是明燈，若是沒風吹，便是不生不滅。太

祖說道：吹燈的不是風，風吹的也不是燈；燈不怕風，風不吹燈，他依舊很光明的在那裏。燈是不滅的，燈，風是無形的風，風無形，燈不滅；和尚却圓寂了，祇存着和尚的皇帝。和尚益發大笑道：和尚是圓寂了，和尚是皇帝，皇帝是和尙，還是和和尙一樣。大祖聽了，回身出了東廂，對一個內監附着耳朵說了幾句，那內監飛也似的去了。太祖仍復走進東廂，見適在的小沙彌，笑嘻嘻地送進一盃茶來，太祖一頭喝茶，口裏說道：一盃清水，是江河湖海的來源，在盃中是這樣，下了肚還是這樣；這才是不滅不生，水是清清的，並沒一點兒渣滓；這才是不垢不淨，這是仙水，這是佛水，是甘露；是和尙的法水。和尚也飲的水，皇帝也飲的水；這水是皇帝的是和尚的，天下是皇帝的天下，不是和尚的天下；和尚自和尙，皇帝自皇帝；和尚圓寂了，圓寂的不是皇帝，是和尙。和尚正色說道：水是地上的，水是清的，水是渾的；清的是山林草木，渾的是榮華富貴；山林草木是和尙住的所在；榮華富貴是皇帝享的福祿。山林草木，榮華富貴，都浮在地面上，地沉了，天翻了；天地混沌了，和尚圓寂，皇帝圓寂；圓寂的是和尚，是皇帝；到底是皇帝圓寂，是和尙圓寂。說罷哈哈大笑。這時太祖差去的內監，已經來了，把兩個雞蛋遞給太祖，太祖授與和尚道：和尚是茹素的，這是桃子，是皇帝送與和尚的，和尚就吃了罷。和尚接了雞蛋，圓圖望口裏一丟，囁嚅的嚥了下去，一邊念着四句道：……陛下送雙桃，無骨又無毛；隨俺凶方法，免得

受一刀……和尚念完，太祖笑道：和尚是茹素的，這是雞蛋，和尚錯吃了。和尚答道：這是桃子，不是雞蛋；是皇帝說錯了，不是和尚吃錯。太祖說道：這是桃子，是皇帝說錯了；這是雞蛋，是和尚吃錯了。和尚應道：和尚吃的桃子，是雞蛋，在和尙肚裏了；和尚肚裏有桃子，有雞蛋，和尚把這桃子雞蛋，取出來還了皇帝罷！說着，一手一個蛋，仍還給太祖，太祖詫異道：這是和尚的法術，是和尙預備下的。和尚笑道：正是和尚預備下的，也是鏡明預備下的；鏡明是老師，老師是讀書的相公，相公也就是和尚，和尚是預備下了，是和尙圓寂，和尚便預備的圓寂。說罷，盤膝望椅上一坐，太祖忙拉他時，那鏡明和尚已跌迦圓寂了。太祖也不再說，祇看着鏡明笑了笑，便和兩個內監，悄悄地回宮。第二天傳旨，褒封護國寺鏡明和尚爲真寶大師，內務府撥銀三千兩，替鏡明和尚建塔，把他的遺蜕，安置在塔的下層，並殯諭重建護國禪寺。從此以後，太祖極相信那禪理，不時召有道的僧，進宮談禪。又諸皇子中，燕王，楚王，晉王，齊王，並後納馬郭兩妃所生的湘王柏，岷王樛，代王桂，蜀王椿等，每王派高僧一人，做皇子的師傅。派往燕王府中的和尚，法名道衍，本姓姚名廣孝，習文王六壬術，能知吉凶。又精風鑑，他一見燕王，便咬定是個太平天子；因此燕王起兵篡位，弄得同室操戈，這是後話，替且按下不提。再說：那皇太孫允炆，自那天私自出宮，去哭奠香菱的青塚後，被太祖知道，幾乎翁孫拈酸，把皇太孫廢立。幸得衆大

臣的保奏，算免了廢立，只將允炆貶入御書房伴讀三月。光陰很快，轉眼過了三個月，允炆仍去住在東宮。那時他對於香菱，依舊是念念不忘，常常書空咄咄，長吁短嘆。又親筆替香菱撰了墓銘，暗中令石工鑿在墓前的碑上。其詞道：

汝翁，汝梅，汝是水仙，芳兮馥兮，永播千年。鳴戲香塚，不生不滅，萬世長眠。山兮水兮，相伴在此間，一腔碧血化爲虹，悠悠魂魄其登天。蓮房兮墮粉，海棠兮垂粉，有榮必落，無盛不衰；維汝在地下，雖經風霜雨露，未改顏。卿瘞乎是，香魂有靈兮，來伴吾參禪。

這首墓銘，又傳在太祖的耳中，說允炆的爲人，很有父風——指懿文太子——而且文辭間的山野氣很重，恐也不是福相。以是太祖心上，愈不喜歡允炆了。講到那皇太孫允炆的，確有點出家人氣味。往時住在宮裏，空下來便獨自一個人，去坐在蒲團上誦經。侍候太祖的高僧，等到了講席出來，允炆便邀他們到自己的宮中，探求經典的奧妙。那些高僧們，無意中和太祖說起，太祖聽了，越惡允炆的不長進，下諭將允炆宮內所有的經典禪書，一齊搜出來燒了。允炆却對着被焚的禪書，竟放聲大哭起來。又有內侍去報給太祖，太祖只長嘆了一聲。以後不論允炆怎樣，再也不去干預他了。但允炆被太祖燒了他的禪書之後，滿心說不出的懷喪。又經藍玉的案件，元妃見迫自縊死了，允炆究屬情

關母子，自然十分悲痛；又聞得元妃和藍玉，有一種曖昧的關係，允炆以顏面問題，一肚的牢騷，真是無處可以發洩了。他鬱勃無聊時，便來御花園裏走走，不是金水橋邊垂釣，就是去飄香亭上看舞禽。有一天上，允炆正在魚亭裏觀游魚，忽聽得嚙嚙窩窩，一陣陣的順風吹來，祇覺得非常的好聽。允炆不由起了一種好奇心，細聽那歌聲，却從假山背後出來。允炆便提輕着脚步，走到假山面前，從石隙中望去，祇見一個婦人，淡妝高髻，素履羅裙，斜倚在石上，慢聲唱道：

春光三月是芳辰，脈脈含情情最真；爲郎寬衣郎欲笑，並肩相對有情人。

寒往暑來又一秋，深情一片爲君留；滄桑易改人情變，荒草斜陽冷墓遊。

允炆聽了，這抑揚宛轉的歌聲，襯着那清脆的鶯喉，真有繞梁三日，餘音嫋嫋之概；便忍不住叫一聲好！倒把那婦人吃了一驚，忙回過頭來，瞧不見甚麼人，面上很是慌張。允炆乘間細看那婦人，原來是個半老徐娘。因此心裏大失所望，就有好無好的轉過假山去時，那婦人見是皇孫，忙來叩見道：臣妾放肆，污了殿下的貴耳。允炆也微笑着道：你是那一宮的，進宮有幾年了？那婦人低垂螭鬚，淚盈盈答道：賤妾是從前東宮的宮侍，屈指進宮已十五年了。昔日蒙太子不以蒲柳見棄，也嘗施雨露之沾，不幸太子暴崩了，賤妾從此冷處深宮，貶貶眼又是六年了，回首前塵，怎不令人傷心呢。那婦人說罷，眼

淚直和雨後瀑泉似的湧了出來。他那玉容，哀感中帶着嫵媚；淚汪汪的一雙秋水，越覺得流利動人，雖是佳人半老，丰韻猶存；素服淡粧，却不減粉黛顏色。尤姝本是個情種，這時不免起了憐惜之心，便俯下身去觀他的粉臉，那婦人也不峻拒，惟含淚說道：賤妾已承恩太子，自悲命薄，不能再侍奉殿下。了。殿下却這般多情，妾身非草木，甯不知感激，現在有個兩全的法子，但請殿下稍待片刻。那婦人說着，盈盈立起身來，走向裏面去了。尤姝不知他是甚麼用意，祇呆呆地坐在假山石邊等着。過了半晌，見安樂軒的角門呀的開了一，片格格的笑聲，笑聲過去，便有三四個小宮女，一路追將出來。尤姝深怕驚了他們，把身體隱在假山的石窟裏，回頭見兩個小宮女，向一個宮女狂追，那前面的宮女，被追得急了，飛也似的繞過香華亭，徑奔假山，中來到了假山面前，却沒處躲藏，又轉入假山背後，慌慌忙忙的向那石窟裏一鑽。那宮女要緊避去他的同伴，不會留神到有人在裏面。後頭追趕他的兩個宮女，也走過了假山，一頭走一頭罵道：這小蹄子的，不曉得他藏到那裏去了，你不要給我們找着。那時小心你的骨頭。他們說着，就坐在假山石上休息。那石窟裏躲着的宮女，連氣也不敢喘一喘。尤姝縮在裏面，宮人却瞧不見他，他從裏頭望出來，倒是十分清楚，見那宮人雲髻燕服，兩鬢低垂，額掩着齊眉，眉頭拖的旒鬚，臉上薄施脂粉，紅中透白，白裏顯紅，打量他的年齡，不過是十三四歲，那嬌

媚的姿態，已隱隱從眉宇間流露出來。允攸越看他愈覺可愛，這時坐着的兩個宮女，口裏帶罵帶笑的走了。躲着的宮人，便悄悄地走出石窟，四面望了望，微微一笑，正要回身走的當兒，不提防石窟裏一個人直竄出來，把他的粉臂輕輕拖住，那宮人也大大的吃了一嚇，再看見是皇孫，纔徐徐的拍着胸前道：嚇死我了！說着便掙脫要走，允攸這時細把那宮女一瞧，不禁怔了過去，再也說不出話來。因為那宮人的容貌舉動，竟似那縊死的香菱一般無二，所以把允攸看得呆了。那宮人要走時走不脫，被允攸對着他痴看，弄得他那粉臉兒一陣陣地紅了起來，忍不住嘆喏的一笑道：殿下痴了麼？只是看着我做甚？允攸給他一說，不覺如夢初醒，便一手拉着他，同在假山石上坐下，一面笑着說道：你是侍候誰的，今年幾歲了？那宮女見問，低着頭答道：臣妾是派在永壽宮的，自米耐娘娘——帖蘭——逝世後，便由王娘娘來居住，現在王娘娘處侍候，前後算着進宮還不到三年頭，臣妾十二歲，到這裏，今年已是十四歲了。允攸聽了說道：你是那裏人，叫甚名兒，家中可有父母？那宮女見提起了父母，眼圈兒便紅了，却淚盈盈的答道：臣妾本是淮揚人，小名喚做翠兒，父母都在淮揚，妾是由叔父強迫着送進宮來的，到如今家裏音息不通，不知道妾的父母怎樣了。說罷垂下淚來。允攸忙安慰他道：你且不要悲傷，將來我自替你設法，給你骨肉相見就是了。翠兒見說，回嗔作喜道：殿下不哄我的麼？允

放正色道：「誰來哄你呢？」翠兒纔收了眼淚，兩人便說笑了一會，翠兒是個情竇初開的小女兒，被允放一勾搭，二人就絮絮講起情話來了。看看天色晚下去，那個婦人仍沒有出來，允放知道他是脫身之計，於是也不去等他了，竟手攜着翠兒，一同回宮，兩人這夜的光陰，自然異常的甜蜜。第二天上，允放便令內監通知王妃，說翠兒是皇孫要他了，現留在東宮侍候。王妃聽了，也沒有甚麼話說。但允放雖有了翠兒，對於那天唱歌的婦人，依舊不能忘情。明宮中的規例，每到了三月三日，宮人嬪妃們，都在御花園裏拍球打鞦韆，這天的皇上，便率領着六宮，在那裏看宮人們遊戲。其時皇孫允放，也在旁邊侍駕，遠遠瞧見唱歌的婦人，方拿着輕羅小扇，在花叢裏撲蝶。允放不由的心上一動，祇推說身體不適，悄悄的抽空出來，到了花亭邊，一把拖了那婦人的衣袖，望花亭裏便走。那婦人同着蝶兒，不防允放這一拖，幾乎失足傾跌，只得隨着允放到了亭上，花容兀是失色，並嬌喘微微的說道：「殿下怎的專爲嚇人？」允放笑道：「你好乖刁，爲什麼哄我等在那裏，你倒一去不來了，今天又被我候着，你還有甚麼話說？」那婦人嘆口氣道：「妾蒙殿下的見愛，此恩恐今世不能報答的了。自念殘花敗柳，只可茹素參禪，妾心已如死灰，再不作意外的想念了。殿下倘能相諒，賜妾一所淨室，使妾得焚香禮佛，終老是鄉，便是妾的萬幸了。」允放見說，也覺有些感動，當下欣然答道：「你既有這個心，我也不便強你。況人各有志，」

我就這樣的辦罷！那婦人忙跪下叩謝。允炆問了他的宮名和名兒，纔知那婦人姓汪氏，名叫秋雲；十九歲進宮的，現住在玉清宮裏。從前雖經太子臨幸過，却不會有封典，所以直到如今，還是個老宮女。允炆問明之後，和汪秋雲走下花亭，送他到了玉清宮，允炆便也自回。這天因宮人們多不在宮中，差喚的人很少，允炆却不會說出。明天的清晨，允炆一早起身，親督率着宮人們，打掃起一間淨室來，室中的陳設，極其精雅，正中的壁上，掛着觀音大士像，案上置着魚磬之類，把一座宮室，弄得和菴堂寺院一樣。翠兒見了，很是詫異，便來問允炆，允炆回說是供養高僧。于是佈置妥當，由允炆暗暗地把汪秋雲接來住養。一面將宮門深扃了，飲食都從窗中遞給，無論何人沒有允炆的手諭，不准進去。翠兒也不知允炆搞甚麼鬼，汪秋雲在裏面住了一年多，宮中大大小小，一個也不會知道的；大家祇聽得宮中的魚磬聲，不曉得是僧是道，倒是甚麼人。日子漸漸的久了，宮中都稱這所宮室做密室。那時允炆不常到密室裏去，一天正和汪秋雲廝纏着，忽聽打門聲如雷，外面內監大叫：「皇孫接旨。」不知是甚麼諭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太祖之在衰年，漸信佛教，對於僧人，尤見尊崇，豈佛所謂將死悟禪者非耶？其在護國寺中，與鏡明問答一段，頗具禪理，然苟非個中人，不能解其玄妙為憾。吾輩讀之，祇覺其無煙火氣耳。

護國寺之鏡明和尚，由士人一變而爲老僧，斯舉洵出人意外。而汪秋雲之逢允炷，允炷之遇翠兒，皆突如其來；篇中本書秋雲，忽夾入翠兒；翠兒被眷矣，秋雲則否？筆法奇甚。

汪秋雲之入宮，在前既未提及，迨其現身書上，始爲之補敘；在著者無漏筆之譏，而讀者仍不失館鑄；若以俗筆敘之，必首述其出身與姓名，作舊小說之老生常談矣。

第二十八回 叛北平燕王舉白幟 入空門建文遁紅塵

却說：皇孫允炷，在密室裏面，聽得內監大叫接旨，慌得三腳兩步的出來，跪在地上，聽宣讀上諭，原來是皇帝病劇，召皇太孫速往仁和宮。允炷這時不敢怠慢，忙穿了冠服，隨着那內監到仁和宮來了。到了那裏，大臣黃子澄、齊泰等，已在榻前受了遺詔，那朱太祖早已駕崩了。允炷便大哭了一場，當下由黃子澄等，依着遺詔，扶皇太孫允炷登了御座，朝臣也登殿叩賀新君，改這年洪武三十一年，爲建文元年。一面替太祖發喪，追諡爲高皇帝，廟號太祖。又命文武百官，一例掛孝。是年的八月，奉太祖的梓宮，往葬在孝陵。朱太祖自濠城起義，至此駕崩，在位凡三十一年。允炷既登了帝位，便拜黃子澄爲右丞相，齊泰爲左丞相，李景隆爲大將軍，大赦天下，文武官吏，均加品級有差。那時藩鎮的諸王，聽了太

祖崩逝的消息，都要回京奔喪，左丞相齊泰諫道：諸王出封各地，難保不蓄異心，萬一令其進京，一朝有變，將如何收拾。建文帝聽了，很以爲然，便下諭各藩王，靜守封地，不必回京奔喪。諸王接了諭旨，都覺快快不樂。尤其是燕王，以爲建文帝有心離異骨肉，使自己不能盡父子之誼，心裏便十分氣憤。欽使到了那裏，燕王未免怨忿見於辭色。使者把燕王的情形，老實奏知建文帝，建文帝大驚道：燕王是朕的叔父，他如心懷怨恨，和朕爲起難來，却如何是好。右丞相蒞子澄奏道：諸王之中，本要算燕王最強，而燕王與齊王又極要好；從前太祖在日，嘗謂燕王好武略，齊王善謀；兩人若合，必不易對付。爲今之計，欲燕王不生異心，須先除去他的羽翼。建文帝道：卿有甚麼良策？黃子澄說道：依臣愚見，可暗令大將軍李景隆，統領御林軍一千，揚言出巡各地，使諸王不加防備；到了青州，齊王必出城相迎，那時祇要一聲暗號，兵士圍上，把齊王擒住，星夜械繫進京，殺縱悉聽陛下聖裁就是了。齊王若除，燕王也就心寒，還怕他不斂迹麼？建文帝大喜道：卿言有理，准這樣去辦罷！當下傳下密諭，命李景隆率着御林軍出巡各地。又暗底下密囑李景隆，依着黃子澄的計策，小心行事。李景隆是李文忠的次子，爲人很有謀略；他接了這道旨意，知道建文帝聽信了權臣的話說，自相摧殘骨肉，欲待不奉詔，又恐獲罪，後來他在半路上，想着了一個兩全的法子，却暗中遞消息給齊王，令他在事前逃走。等那李景隆

兵馬到了青州，齊王已不知躲往那裏去了。誰知同時在這個當兒，建文帝已別遣將軍常泰，領兵去捕了湘王，又把代王械繫進京。這風聲傳到北平，燕王越覺得不自安了。于是私下和僧人道衍，——姚廣孝——術士袁洪，金忠等，密議自保的良策。道衍進言道：目今皇上無主，妄聽臣下的讒言，擅意削奪藩封，先是致亂之道。殿下如要不爲階下囚，非實自立不可。燕王嘆道：俺未嘗沒有此心，但力有不足，怕未必能成大事。袁洪說道：衍師的說話極是，而且事宜速圖。今殿下有猛將朱能，張玉，龐來興，丁勝等諸人，祇令祕密招募壯士，以防不測。燕王聽了大喜，立召張玉朱能進內，授了密諭，命招募兵士若干，編列隊伍，以備應用。朱能張玉自去。一面又在王府後園，飭匠打造軍械。其時北平長史葛誠，便把燕王不臣的行爲，上奏朝廷。建文帝讀了疏牘，忙召黃子澄議事。黃子澄奏道：燕王雖心懷不臣，叛狀未露，陛下只派兵將，四出守禦要隘，免倉卒不及，致爲所乘。建文帝點頭稱善，便令指揮張信謝貴，爲北平都司，着都督耿璪，防堵山海關。又命徐凱屯兵臨清，又命都督宋忠，收燕王衛兵，入隸宋忠帳下。這樣的一來，北平風聲也日緊，都說朝廷將捕燕王進京。燕王益自詭懼，還裝做瘋癲的樣兒，去到街上，奪人民的食物，醉後睡在溪溝裏，高唱入雲。都司謝貴，又把燕王瘋狂的情形，密報右丞相黃子澄，子澄來見建文帝，說燕王的瘋病，必非真瘋，宜格外預防。建文帝便諭知指揮張昺，與都司謝貴，

暗中設法圖謀燕王。時燕邸使臣王景，齎疏進京，被左丞相齊泰執住，嚴刑拷問。王景熬刑不過，把燕王謀亂的計畫，大半說了出來。齊泰錄了口供，即入奏建文帝。建文帝大驚，忙傳旨給謝貴、張曷、立縛燕王邸官屬進京。又命都司張信，逮捕燕王。那知張信的官職，本來是從前燕王保舉的，這時聽得命自己去捕燕王，如何肯受命呢？當下連夜來見燕王，將建文帝令他逮捕燕王的密旨呈上。燕王看了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張信說道：殿下儘可放心，臣決無他意。燕王起身謝道：這事若不是足下，俺已身受梏桎了。說着，急命傳道衍、袁洪、金忠等入府。燕王向道衍說道：俺不負人，人將圖俺；事已火燒眉睫，老師可有妙計？因把張信所繳諭旨，給道衍看了，又拿張曷謝貴來，逮府中官屬的話，略略講了一遍。道衍失驚道：事既迫急，殿下委張玉朱能的事怎樣了？燕王命傳朱能、張玉進府，不一刻，朱能、張玉齊到。燕王問道：你們奉令招募壯士，現共集得幾人了？張玉稟道：連日陸續招得，約九百餘人。朱能回說：八百餘人。燕王奮然說道：若併合府中衛士，足有兩千多人，難道還不能抗拒麼？說罷，吩咐張玉、朱能，各領了招得的壯士，在府中左右埋伏，專等張曷謝貴到來。第二天的近午，忽探馬來報，欽使來提官眷了。現在離北平還有二里，快要到了。燕王即遣丁勝前往，僞說王府官眷，一例就縛，請欽使親來府點名。張曷謝貴聽說大喜，兩人並馬至王府，燕王出迎，相見禮罷，燕王故意問道：不知皇上差二位到此做

甚謝貴詫異道：「皇上命提官眷，適纔王爺不是着人來說都已就逮了麼？」燕王變色道：「俺府中的官眷究犯了何罪，却要把他們逮解進京？這分明是你們一班奸賊，在那裏蒙蔽聖聰，令俺骨肉生嫌。左右何在？還不給俺將奸臣擊下。」燕王說猶未了，兩廂朱能、張玉各率着壯士，一擁上前，把謝貴、張昇立時逮獲。燕王冷笑一聲，喝令推出去砍了。又命朱能帶着部衆，去圍住張昇謝貴的家中，殺了他們一門。一面又命張玉率壯士收服了衛兵。北平指揮使彭謙聞得燕王殺了欽使，果然謀變，忙領了部衆入城救援，當頭正碰着朱能，兩人就在城牆邊大戰起來，不提防張玉、龐來興、丁勝等又引兵趕到，將彭謙困在當中。彭謙奮勇衝突不出，被朱能殺死。彭謙的餘衆，齊聲說是願降，朱能便令停刃，和張玉等收了彭謙的殘部，大獲全勝，竟來報知燕王。燕王慰勞了一番，令將士暫行退去休息。到了末牌時分，邸中忽然傳下諭來，命朱能、張玉、丁勝、龐來興等率同全體兵士，在校場聽點。張玉等不敢怠慢，慌忙張號集隊，齊赴校場，不一會燕王到來，上了將台，朗聲說道：「目今皇上懦弱，奸臣當道，志在削去朝廷羽翼，以便謀篡大位。所以他們第一和藩王作對，數月以來，代王、周王、齊王、湘王，死的死了，逃的逃走；咱們如不自衛，將來朱氏族中，甯有瞧類。况太祖慈訓，有「君不明，則藩王得起兵以清君側」祖訓。上既有這一條，俺爲保障國家，及安全諸王計，不得不與兵靖難，冀皇上省悟，永保大明的錦繡江山。」

燕王說時，聲淚俱下，真是慷慨誓師，將士人人憤激，個個摩拳擦掌；燕王見士氣可用，便下令出兵，直薄通州。這時守通州的指揮房勝，一聽燕王兵到，並不迎戰，却開門投誠。燕王得了通州，順流而下，又克了薊州，陷了遵化，北平已抵居庸關，關上守將余瑄，都指揮馬宣，棄關逃走。都督宋忠，聞北兵勢大，不敢交鋒，引兵退駐懷來，北軍趕到，宋忠勉強出戰，大敗進城，北軍隨後擁入，擒了宋忠，由朱能出示安民。次日燕王自領着大隊，進了懷來，命朱能、張玉、丁勝、龐來興等，分頭襲取龍門、開平、雲中、上谷諸州。不上半月，各處紛紛報捷。警耗和雪片一般，傳入京中，建文帝大驚！即時召集文武大臣，籌議討燕計畫。當下拜老將耿炳文爲大元帥，統兵十萬，以甯凱、李堅爲先鋒，星夜起兵，浩浩蕩蕩的殺奔北方而來。左丞相齊泰，恐兵力尙嫌不濟，又命江陰侯吳高、安陸侯吳成，都指揮盛庸、潘忠、顧盛、徐貞、楊松、陳文安等，領兵五萬，在後接應。又令王宇、暉爲運糧總管，專一接濟精餉。燕王打聽得南兵衆多，不敢輕進。那耿炳文領着十萬大兵，在漣沱河隔岸屯住，也不向北軍挑戰。在耿炳文的意思，欲暗遣鐵騎，去抄襲燕王的背後，待北軍心慌退去，再渡河追擊。耿炳文部下副將張達，原係北平人，便棄了炳文，來投降燕王，把耿炳文的謀畫與軍中虛實，一齊和盤托出。燕王見說，驚得面色如土，忙起謝張達道：得將軍來此，是天助俺成功。倘耿炳文這般詭計，若非將軍見告，俺這裏必然全軍覆沒了。于是立加

張遼爲都指揮，又派了十幾個細作，趕往京中捏造流言，說耿炳文停軍不進，是得了燕王的賄賂，意在觀望。左丞相齊泰，得了這個消息，忙來奏知建文帝，下諭催耿炳文火速進兵。耿炳文接着上諭，不覺長嘆一聲道：君主不明，權臣當國；將帥爲人掣肘，吾輩恐沒葬身之地了。說罷便下令，渡河進剿北軍。原來耿炳文本已派了先鋒李堅，偷襲燕王的背後，這時也等不到雙方並進了，祇得單獨渡河，來和北軍交戰。那燕王見南兵旗幟亂動，知道建文帝必信了流言，逼迫耿炳文出兵，諒來早晚要渡河了，便吩咐朱能，領兵去埋伏河邊，張玉在後接應。又命龐來興領兵一千，去上流埋伏了，只是擂鼓呐喊，作爲疑兵。又令丁勝引兵五百，去守住漣沱河河沿，窺見南兵渡過一半，就鼓噪起來，奮力殺出，自有大兵來接應。丁勝，朱能，張玉，龐來興等，都領兵去了。這裏燕王，親率三軍，准備交戰。那耿炳文督着兵馬，正在濟河，忽聽得上流人喊馬嘶，炳文猛然道：咱們渡河，須防北軍截擊。先鋒甯凱道：我兵多聲人十倍，諒北軍也沒有這般胆量。耿炳文道：素聞燕王好武，用兵如神，不可不預備。說猶未了，上流鼓聲大震，喊殺連天，南軍忙整戈待戰，却又不見一人，大家疑惑了一會，依然渡河，上流喊聲又起，鼓敵復鳴。南兵急來看時，連鬼也沒一個。甯凱大笑道：這是北軍的詭計，他不敢和我對敵。只把疑兵來嚇人罷了。兵士們聽了，也一齊笑起來，竟大着胆渡河，將至一半的當兒，河沿上呐喊聲大起，丁勝領着

五百軍士望河沿上殺來，甯凱便分兵迎敵，一面繼續渡江。不提防河邊朱能殺出，上流龐來興殺來，後面張玉又殺到；南軍這時手足無措，耿炳文雖然老將，因誤信甯凱的話說，也失了指揮的能力，正在爲難時，北軍陣後塵頭大起，燕王自領三軍前來接應。南軍其時早沒了紀律，祇紛紛棄戈逃命。耿文炳獨立陣前，連斬牙將六員，仍是喝止不住。甯凱見不是勢頭，回身便走，南軍大敗，落河死者無數，不及過河，便向北軍投誠。燕王領着兵馬，乘勢大殺一陣，真是屍橫遍野，流血河水爲赤。北軍正在追殺，南軍的後軍，吳高吳成等趕至，燕王見來了生力軍，恐衆寡不敵，隨即鳴金收兵。這一場的大戰，殺得南軍魂喪胆落。敗兵的消息，傳到京中，建文帝十分憂懼，因召左丞相齊泰進宮，建文帝歎道：耿炳文隨高皇帝出征，也算一員名將，今天却敗在北軍手裏，他們的兵力，也可想而知了。齊泰奏道：耿炳文年衰昏憤，本已不足恃，臣薦一人，有文武全材，可以破得北軍。建文帝問是誰？齊泰答道：便是那李景隆。建文帝說道：卿既保薦，想無謬誤，於是即拜李景隆爲征北大將軍，領兵五萬人，去替耿炳文回來。那時耿炳文在滹沱河敗後，駐兵楊樹堡，猶未進兵，恰好李景隆到來，耿炳文以李景隆是後輩，心上很是不悅，卽草草的交了印綬，帶了十幾個親兵，匆匆回京。那李景隆接收了兵馬糧草，自准備和燕王開兵。燕王聞知耿炳文去職，却掉了李景隆來領兵，不禁大笑道：老將耿炳文頗曉兵法，俺尙有

三分畏懼他。今換了李景隆這小輩，俺却不怕他了。南軍自調了主將，軍士早已離心，况李景隆用兵，遠不如耿炳文。第一次出兵，便被燕王殺得大敗，以後屢戰屢潰，二十萬大兵，死傷過了半數，銳氣喪折殆盡。先鋒甯凱，死在亂軍之中。還有耿炳文差去暗襲燕王背後的李堅，也被燕王擒住了。江陰侯吳高，安陸侯吳成，先後遭擒，不屈被殺。都指揮盛庸敗走，徐貞陣亡，陳文安投河自盡，楊松兵敗在逃。潘忠和顧盛，兩人爭奪先鋒，自相殘殺。南軍的營中，將佐死亡，好好一座大營，弄得落花流水。李景隆也自覺無顏，看看兵敗將喪，便自刎而死。燕王趁勢，長驅直入，各州郡多望風歸順。這話暫且不提。再說：建文帝自登極後，冊立德配馬氏爲皇后，翠兒晉爲真妃，追贈黃香菱爲貞妃，把鍾山的墳墓，重行修葺一番。又替他立祠塑像，春秋祀祭。還有那個汪秋雲，建文帝幾次要立他做個皇妃，秋雲祇是不答應。有時迫得他急了，他終是淚汪汪的說道：陛下如果欲相逼，妾惟以一死報知遇罷了。建文帝見他矢志不移，越覺得敬重他了，越是敬重，也就越愛，那秋雲却只是淡淡的，任建文帝怎樣用情，秋雲還是這般。而且他常常對建文帝說：妾和陛下，算爲神交，也是風塵的真知己。建文帝聽了，面子上是很贊成他，心裏終不以爲然。但秋雲的志不可奪，這也是椿最沒法想的事。那時節燕王，率領着強兵猛將，一路破德州，陷大名，又詐入了大甯城，逐去甯王，命大將潭淵房寬，襲取了松亭關。又令都指揮

邱福張武，去取了永平真定，一路行軍所至，勢如破竹。不到半年工夫，北軍已取了鳳陽，淮安諸郡，徽州，甯波，蘇州，樂平，永清等地，也相繼失守。警報飛達應天，偵騎絡繹道上，都是報北軍得勝，南兵敗績的消息。南軍的統帥盛庸，副帥何福，迎失各地，大敗回京，來建文帝面前請罪。建文帝嘆道：「這事不干卿等，實朕不德所致。」說着不禁流下淚來。不多幾天，忽聞燕王大舉渡江，統領陳植，率兵相抗，被部下都司金成英，殺了陳植，投奔燕王。燕王便破了江陰，陷了鎮江，朱能攻進蘭陵，張玉領着健卒，直抵應天。燕王自領大軍，隨後也到。這時應天的城下，大兵雲集，東門有張玉朱能的兵馬，西門是燕王次子高煦的兵隊，南門是潭淵的軍馬，北門是張武邱福的兵馬，正中是燕王的大營，左是龐來興丁勝的禁軍，右是鄒祿馮賴的騎兵營。建文帝登城瞭望，但見北軍營中，火光燭天，相照不下百里。兵士刁斗畫角之聲，震喧達於霄漢。建文帝不覺吃驚道：「燕軍勢大如此，怪不得朕兵屢敗了。」編修方孝孺奏道：「目下北軍銳氣正盛，京城雖有大兵二十萬，似不可力敵；爲今之計，直令城外百姓拆去房室，搬運木質入城，併力上城守禦，一面陛下卽頒詔四方，舉兵勤王，等待各處義師會集，就不怕他了。」建文帝聽說，下諭百姓一例拆房，遷進城中。誰知一班百姓，大都不願搬遷，一聞到諭旨，便各自放火燒房，竟逃往別處去了。建文帝見了，又長嘆幾聲，還有那勤王的詔書，頒發下去，雖有幾處勤王師前來，都被燕

王用計襲破。建文帝沒法，命谷王安王，到燕王營中講和，願割地息兵。燕王不應，仍令兵馬攻城。看看外城已陷，內城人心惶惶。建文帝大哭道：「朕不會負於燕王，他却如此相逼。朕本祖宗托付之重，今日只有以身殉國罷！」說畢，拔劍自刎。內學士宋景忙攔住道：「陛下且慢，臣憶高皇帝在日，嘗把一鐵櫃，懸在護身殿後，並囑咐內務總管保守，須等子孫患難迫急時開看，莫非中有妙計。陛下何不一試。」建文帝聽了，也想起這件事來，忙叫總管叫鐵櫃取至，打開來瞧時，却是僧衣僧帽兩套，度牒兩張，白銀十錠，薙髮刀一把，朱書一紙，上寫着一行道：「遊僧兩名，應文應雲；白銀十錠，速出鬼門。」建文帝看了，嘆道：「朕年號建文，牒上名叫應文，是大數已定，明明叫朕出家了。只是不知應雲是誰？其時在秋雲已從密室中出來，聽得建文帝的話，忙跪下來說道：「妾名秋雲，正是應雲了，就陪着陛下出家罷！」建文帝呆了半晌，便命內監把自己和秋雲的髮薙去，改了裝束，悄悄的逃出鬼門去了。要知後事怎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燕王之變，實建文削封王之所迫成，而建文之猜忌諸王，則皆權臣誤國所致。探本求源，罪在黃子澄與齊泰輩，毫無遁飾者也。然建文之懦弱無斷，是其大疵，此所以終至失國耳。

近人有談世事者，無不以成敗論英雄，此實千古最不平之事。就今之小說而言，名家未必篇篇

珠玉，後起者不無俊秀之士；而讀者往往趨重于名家，迺知國人之盲從，固無事不作如是觀也。謹身殿之鐵櫃，藏僧衣度牒，是太祖預爲建文而置者，可斷言也。蓋當皇孫之立，太祖本所不滿，以礙於衆議，遂不得不然。顧明知燕王英武，後必篡位，而無法善其后，是棋不可有一只差，不然則滿盤皆輸，猶之聚九州之鐵，鑄成大錯，雖欲挽回，亦不可得矣。夫！失足遺恨，斯言信然。

第二十九回 使出烏國奇珍異寶 頻創邪教鬼牛蛇神

却說建文帝更名應文，汪秋雲改名應雲，立時命內侍薙去髮髻，改裝做了出家人，一僧一尼，收了度牒和銀錠，依了朱書所說，從鬼門裏出去。這個鬼門，在內城的太平門內，是修理御溝時所進出的，門高不過三尺，寬祇得尺餘，人若經過，必個偻着側身而出。這時衆臣之中，還有侍郎廖平，金焦，檢討程亨，中書舍人梁忠節，欽天監正王芝臣，鎮撫牛景等二十餘人，見建文帝要出走，便一齊伏地痛哭。建文帝也垂淚道：「你等也不必傷心，祇將來好好的去侍候新君罷！」梁忠節聽了，大叫：「臣願舍生報國，說罷一頭撞在石柱上，腦漿迸裂而死。」建文帝看他點頭嘆息，忽然真妃來牽住衣袖大哭道：「陛下去了，遺下臣妾怎樣呢？」萬祈指示。建文帝憤憤的說道：「此刻還是顧你們的時候麼？」說時指着宮後的督井。

道：你如無可依歸，這便是你歸宿的地方了。真妃——卽翠兒——聽說，忙跪下謝了恩，立起來奮身躍着井裏一跳，可憐鮮花般的美人兒，霎時玉殞香消了。建文帝目覩着這般慘狀，又忍不住下淚。一時衆臣，無不放聲痛哭。建文帝方待回身出門，忽內監報宮中火起，馬皇后自焚了。最可憐的是建文帝，帶的長子文奎，其時祇有七歲，也隨着他的母親，葬身火窟。建文帝聽了內監的話，倒反弄得不哭了，只說了兩聲好好！這是帝皇家子孫的結果！那相隨的諸臣，誰不是嗚咽欲絕，鎮撫牛景，牽住建文帝的衣袂，叩頭流血道：愚臣願隨陛下同去。侍郎金焦也說要去，建文帝說道：衆卿忠誠相隨，令我非常感激，但我已做了出家人，况在逃難的時候，人多了反覺不便，我此行若得安身之所，再來招你們前往就是了。牛景和金焦，抵死不捨，建文帝只得允許了，于是建文帝在前，先出了鬼門，秋雲跟在後面，最後是金焦和牛景，末後便是廖平等一千人，在後相送。建文帝到了鬼門外，那裏便是御溝的河埠口，由王芝臣去找了一隻小舟來，文建帝上了小船，又扶秋雲下去，接着牛景金焦也下了船，衆臣又在河埠口，相對大哭了一場，那隻小船，便慢慢地蕩開埠頭，漸漸到了河的中央，不上一刻工夫，祇見那烟波浩渺，那隻小舟，已去得無影無蹤了。廖平等呆呆地望了半晌，始零涕自回。各人到家裏，閉門不出。後來一個個被燕王假罪誅戮。當下建文帝出鬼門時，燕王的北軍，已攻破了皇城，朱能張玉攻

入東門，守城的安王和谷王，見東門火起，正在驚疑，又見宮中也火光燭天，知道大勢已去，便開了南門，迎接燕王進城。城中的百姓，多半望西門逃走，恰巧張武邱福的兵馬衝來，被北軍亂殺一陣，殺傷了人民無數。有的還紛紛閉門，算是拒絕的意思。燕王瞧在眼內，心上大怒，幾乎下令屠城，虧了朱能邱福等力諫，纔諭知將士，把閉門的百姓，一齊捕來，斬首號令。燕王同了安王谷王，並馬入城，到了五城兵馬司署中暫駐，又下令撲滅了東門及宮中的餘火，出了安民的手諭。那一班負恩忘義，熱心利祿的官吏，聽得燕王進城，便都冠帶來見燕王。首先問道：少帝——文建——現在什麼地方？兵部尙書袁鏡答道：當宮中火起時，想少帝已自焚了。燕王故意長嘆道：俺此番與兵，原爲救國靖難，清除外臣起見，所以行軍終豎着白幟，此心可表天日。無如少帝不諒，竟爾身殉，教俺怎樣對得起祖宗呢。說罷也流下幾點淚來。便令學士張肅撰起祭文，燕王親自帶同將士，到宮中來祭建文帝，由張肅朗讀祭文，讀畢，燕王伏地放聲大哭，諸將在旁，也無不流涕。燕王祭罷，命就瓦礫場中，尋那建文帝的屍骨，誰知骨殖很多，也分不出男女，更不識那一副是建文帝的，只是胡亂找出兩副來，算是帝后的遺骨，葬以帝后的禮節，也葬在孝陵。但不曾追贈諡號，直至清代的乾隆年間，方追封爲恭愍惠皇帝。燕王這時巡視了宮殿一周，見金碧輝煌的皇宮，大半成了瓦礫焦土，只有那奉天殿，謹身殿，文武樓，武英

殿，文華殿，仁壽宮，萬春宮，不曾燬去。好在高皇帝的諸妃，也在逝世，各宮本來是空着的。燕王看了一遍，不禁也點頭嘆息，隨即率領着衆臣，仍回到兵馬司署中。一宿無話，第二天的早晨，燕王升了軍帳，大犒軍士，又命設起慶功讌來，和有功的諸將，開懷暢飲。正吃得興高采烈，尙書茹瑋，首先俯伏叩頭勸進。諸臣也順水推船，齊齊的跪在地上，勸燕王即日登了大寶。燕王命諸臣起身，自己便執杯說道：俺舉兵靖難，志在除奸，今少帝捐軀，俺已負罪祖宗，况天下之人，必將疑俺威逼少帝，使俺永蒙不臣之惡名，所以這個大位，俺決不妄想，列位還是別選賢能罷！茹瑋忙跪陳道：殿下迺太祖嫡嗣，功德薄於海內，正宜應天順人，早登大寶，以副衆望。茹瑋說猶未了，侍御王朗，刑部主事黎天民，御史鐵宏，尙書江太玄，少監周忠，將軍馮翔等，都跪下來奏道：茹瑋之言，正合天心，望殿下勿再固辭。燕王見衆口同聲，知道時機不可失，便也答應了。衆臣齊聲歡呼，便擁着燕王，登奉天殿受賀，羣臣三呼禮畢，分班侍立。於是由燕王下諭，改是年建文四年爲永樂元年，冊立德配徐氏爲皇后，長子高熾爲東宮。又大封功臣，晉朱能爲成國公，張玉爲韓國公，邱福爲淇國公，張信爲隆平侯，房寬爲思恩侯，張武爲成陽侯，丁勝，龐來與均晉伯爵。又封次子高煦爲漢王，幼子高燧爲趙王。又下諭即日祭告太廟，大赦天下。又封解縉爲侍讀，楊士奇爲編修，楊榮爲修撰，入直機務，時定爲內閣。又命編修黃淮，胡廣，入直文淵

閣。又捕齊秦黃子澄等，盡行殺戮，並誅九族。又傳諭復了安王谷王等封地，下令洗宮三天。那時燕王既登了大位，心裏懷恨着建文帝，把他舊日的大臣，統加重罪，有的還置之大辟。又疑建文帝不曾焚死，消息傳來，說建文帝逃往海外去了。燕王想斬草除根，便下密諭，命各處的地方官，認真偵緝。那建文帝却隱名埋姓，始終沒有被他們獲住。直待燕王崩後，太子高熾卽位，建文帝方纔入京。不過這是後話了。再說：燕王篡位，便是歷史上的永樂帝，又稱爲成祖，又稱太宗。當他初崩時，諡爲太宗文皇帝，到了嘉靖年間，又改廟號爲成祖。這太宗皇帝的爲人，英明果斷，極似太祖，所以太宗在位，羣臣不敢蒙蔽。但他疑建文帝在世，心上自覺不安，又聽得他逃往海外，便差了宦官鄭和王景等，假名出使海外，實是暗中探訪建文帝的蹤迹。那鄭和王景奉了上諭，督造起幾十隻大戰船，帶了五萬名健卒，沿海起程，經過了福建浙江等諸海島，竟至南洋，四處尋覓，並無建文帝的影蹤。鄭和王景商議道：這番咱們尋不着建文帝，怎樣的去覆旨呢？王景答道：俺瞧海外的島國，很是不少，莫若借着上諭，詔他們歸誠天朝，倒也未曾不是功績。鄭和大喜道：這話有理。於是領着五萬兵士，揚帆望各海島進發。第一處到了三佛齊國，國王劉彰義，本是山西人，聽得天朝的使臣前來，又見他帶着大兵，那三佛齊國，只是一個小島，連軍民人等，一古腦兒還不滿三千人，當然不敢抗拒，國王劉彰義親來迎接，又大排

筵宴款待鄭和等。鄭和在三佛齊國中住了幾天，勸他入貢，劉彰義一口答應，臨行時還送了鄭和王景許多寶物。鄭和離了三佛齊國，又到巴拉望島。那裏的國王，名叫亞尼，爲人短小精悍，生得紫髯碧眼，十分的兇暴。他聞知有什麼天使領兵前來，亞尼大怒道：俺和天朝從沒往來，又不曾有干犯他們，却帶了兵來威嚇俺麼。登時就張號集隊，亞尼親督着兵士來禦鄭和，鄭和也憤道：咱們所經的島國，誰不望風歸順，這裏小小的海島，倒敢來抗天兵嗎？說着，便傳令戰船擁了岸，兵士排着隊一齊殺上岸來。亞尼也叫兵士擺開，與鄭和對陣。島上的兵士雖然强悍，倒底寡不敵衆，被中國軍馬殺得落花流水，亞尼失足遭擒，鄭和命斬了亞尼，在島中別選了一個酋長，令他做了島主，定了歲歲入貢的條約。鄭和這纔去了巴拉望島，又往尼拉島，尼科巴島，麻尼拉島，都給他收服了，其中有一個大島，叫做蘇門答刺的，初時也出兵相拒，又被鄭和殺敗，廢了他的國王，另立一個新主，一般也定了朝貢的條約。這一場出使外邦，收服的島國，不下七十多處。鄭和直到了小呂宋，適逢呂宋內亂，鄭和替他平定了，那呂宋國主很爲感激，自願遣使入貢。鄭和見有了許多的成績，也就心滿意足，從呂宋解纜回國。鄭和到了京中，覲見太宗，說沒有建文帝的蹤迹，又把勸諭各島國歸順的話，細細講了一遍，太宗大喜，親加慰諭幾句，重賞了鄭和王景。過上半年，海外的島國，果然紛紛入貢，真是奇珍異寶，羅列

滿前。太宗看了，自然說不出的高興。單講那呂宋國王進貢來的東西，珍珠寶石之外，有兩件寶貝，一樣是隻五色的靈鳥，能夠和人一般的說話，還能預知人的姓名。朝中文武官員，不論是甚麼人，一到面前，那靈鳥便叫得出他的名兒和官銜。太宗皇帝喜歡他不過，便打了一隻金絲籠兒，把他豎養着，賜名靈鳥。太宗臨朝時，就拿靈鳥放在御案上，登輦時掛在旒蘇上面，或命內監捧着，可算得寸步不離了。還有一樣，是幅八尺來長的畫兒，畫上也是一百隻五色的鳥兒，那鳥雖是畫的，却畫得隻隻羽毛生動，形狀活潑，有棲在枝上的，有在草地上尋蟲蟻的，遠遠望去，要當他是一羣真的鳥兒呢。祇是正中一隻鳥兒，却不會畫眼珠，太宗看了，深嘆畫工的精妙，但不識其中的一隻鳥兒，爲甚麼不畫眼珠，據那呂宋的使臣說：這畫兒不但畫得精妙，而且那鳥兒還是活的，只起將畫懸掛起來，拿一把米撒在地上，畫上的鳥兒，便會飛到地上來啄米吃的，確是一件無價之寶。太宗聽了，似信非信的，掛起畫來試驗，那內監纔把米撒去，畫上的鳥兒，果然飛下來吃米了。太宗留神細瞧，那九十九隻都在地上吃米，祇有一隻不會畫眼珠的鳥兒，却獨自棲在樹枝上，動也不動。那九十九隻鳥兒，吃完了米，仍飛到畫上去了。太宗不禁起了好奇心，說那沒眼珠的鳥兒，不是太苦惱了，便令內侍取過蠟筆來，替他在眼上點了兩點，沒眼鳥變了有眼鳥了。太宗又親自撒去米去，畫上的鳥兒齊齊飛下來吃

來看那隻沒眼珠的鳥兒，已不在畫上，大約也雜在羣中了。那一百隻鳥兒，把米吃完之後，並不飛上畫去，却東一隊，西一羣的，在殿上閒走起來，太宗叫內侍去捕捉幾隻，內侍趕來趕去的捉了半晌，半隻也不會捉得。太宗笑着說道：把他驅到畫上去罷！內侍就找了一根竹枝，去驅那鳥兒時，誰知呼的一聲响，百隻鳥兒竟飛出殿外，凌空飛去了。太宗只當他要飛回來，等了半天，影蹤全無，不覺詫異起來，再瞧那畫上，惟鷄下樹木和碧草，鳥兒一隻沒有了。太宗忙差人去問那使臣，使臣驚訝：畫上一百隻鳥兒，祇有九十九隻有眼珠的，其中一隻沒眼珠的是鳥王，鳥王如在畫上，那九十九隻鳥兒是飛不遠的，就是飛走了，也自己會飛回來的。那內侍把太宗畫眼珠的事，對使臣說了，使臣頓足道：鳥王有了眼珠，自然領着那九十九隻飛去了，這樣說來，那鳥兒是逃走的了。說罷連連嘆息。內侍見說，慌忙回報太宗，太宗聽了也懊悔不迭。又有蘇門答刺進貢來的一隻紫檀的木盒，盒子裏面是一個高七寸方八寸的戲台，祇要把機括一開，便叮叮咚咚的五音雜奏，打了一場鬧場鑼鼓，鑼鼓停止，却奏起拉起管絃絲竹，台上走出那唐明皇來，次是高力士，安祿山，楊貴妃，李太白等。自唐明皇選霓裳起，到貴妃醉酒止；長生殿上，歌舞畢，舉止狀貌，活潑無倫，就是不會開口罷了。一時目覩的人，宮裏宮外，無不嘆為觀止。又有一樣是尼科巴進貢來的，是一口極大的報漏鐘，鐘的前面，畫着更點的刻

數，一到起更時，那鐘便噹噹的打了三下，似乎報給人家知道一般。及到了幾更幾點，那漏鐘自會開門，門內走出一個千嬌百媚的美人，手裏提着金鐘，執了金鏈，叮叮的敲了更數，便走進去了，這時却走出一個童兒來，頭上挽着雙髻，手中擊着鑼，報告是幾更幾點，就擊鑼幾下。末了是一個虬髯的丈夫，手握着大喇叭，從鐘門內直吹出來，約有幾分時光，隨後略停一停，再吹時便是報刻數了，幾刻就是吹幾下。鐘上又有一個汽管，管中灌着汽質，雨天汽往上騰，更漏敲着大鐘，天晴汽望下沉，漏聲擊的小鐘，種種的變化，一時也說不盡許多。又有麻尼拉進貢來一盆翡翠的玫瑰花，那花內葉瓣兒，純是翡翠綴成的，玫瑰花朵，却是紅玉琢成。放在案上，紅綠分明，非常的好看。更有一種異處，就是那紅玉的玫瑰花朵兒，每到了四五月裏，花朵兒自爲開放出來，裏面的花心，是用五色的寶石綴成，燦爛奪目。太宗的吳妃，最是愛他了，常常把這盆花放在妝台上，當做是案頭的清玩。又有一件，是個孔雀翎穿成扇兒，看看也不過是把尋常的扇兒，若在暑季用起來，只令一個宮女，遠遠地把扇扇着，那涼風便嫋嫋滿室，真是胸襟爲爽呢。更有一種名叫返魂香，這個返魂香，大都出在海島裏的，但產生的地方，必是個鹹水的所在。因香的性質，是不能近淡水的，以是攜帶的人，非常爲難，尤其是不能多帶，倘把香放在船上，船行到淡水的地方，將香預運在岸上，人向離水遠遠的地方行走，至少須

相距十丈，方纔無礙。不然便要連人飛在水裏，好似有什麼東西把他牽扯下去一樣。倘是放在船上，並船也要沉下水去呢。所以入貢的人，也不敢多帶，惟海外都是鹹水，那香遇見鹹水是犯克的，一入了中國境地淡水的河流多了，攜帶就不容易了。至於那香有甚麼好處呢？凡在暑天，宮中嬪妃等患了急痧，或是昏去，只要把香燃着，將病人臥在榻上，垂下帳門，放一碗井水在枕邊，那香的煙兒好似一條白線，雖離開得很遠，那一縷烟氣像長虹般的，由爐中直射入帳中的水碗裏，久久不散。待工夫多了，帳內滿佈着香烟，病人聞了香味，打幾個噴嚏，病就自然而然的好了。那時把爐中的香吹熄了，和水碗中接連的一縷白烟，便漸漸淡了下去，終至於自行消滅。據使臣說：無論甚麼的重症，經那香烟的一薰，立時可以起死回生，因此喚做返魂香。又有一樣用處，是婦女們的難產，小孩不能下地時，拿那返魂香燃起來，產婦聞到了香味，只打一個噴嚏，小孩就應聲而下，又可保母子的安全，那香的確是樣寶貝呢。總而言之：那進貢來的東西，沒一樣不是稀世奇珍，做書的一枝筆，也不能一一描寫他，祇將大略記了一點罷了。再說：那太宗本來是好大喜功的人，他見海外歸心，越覺得雄心勃勃了。其時，恰巧交趾國內亂，太宗令使臣責他朝貢，反被殺死，太宗大憤，立諭平西侯沐晟，出兵往討，却吃了一個敗仗。太宗越發忿怒，便點起了大軍三十萬，御駕親征，平了交趾，又回軍平了沙漠，還在幹難

河邊，勒碑紀功，大軍才行班師。從此以後，便四方歸來，天下清平，太宗居然做了安樂天子。光陰荏苒，這樣的過了十幾年，到了永樂的十八年上，山東地方，忽然釀出了大亂子來。那時山東有個農氏，叫做林山的，他的妻子唐賽兒，本是個烟花出身，也相識幾個字兒；他自嫁了林山，常有彩鳳隨鴉之憾。後來，林山一病死了，賽兒便和鄰村的秀士名賓鴻的，兩下裏勾搭起來。那個賓鴻，初時是個落第舉子，不知在甚麼地方，弄着了一冊畫符唸咒的異書，裏面都是些撒豆成兵，剪絨作馬的邪術，無非是左道旁門罷了。賓鴻却十分虔誠，一心習學，漸能替人治病，什麼驅鬼捉狐，很有靈驗。唐賽兒也跟着賓鴻習練，不到半年工夫，技術更比賓鴻精進。於是夫妻兩人，定起一個名兒，喚做紅蓮聖教。並正式開堂收徒，凡是要入教的，須納銀三兩。當時一般愚人愚夫，紛紛設誓入教。唐賽兒又能代人醫治奇症，用符籙做藥石，雖是沉疴，可以立起。因此鄉間遠近的人民，愈覺相信他了。賽兒又常常外出一天，吩咐他的門徒道：你去把門外的柳木砍一枝來，我有用處。那門徒聽了賽兒的話，真個去砍了一枝柳木來，遞給唐賽兒。不知唐賽兒把柳木做甚麼，再聽下回分解。

太宗在藩邸時，已頗著英武之名，迨其爲帝也，自益顯其爲英明之主矣。或謂太宗忌刻，不亞於太祖，斯說未免過甚。蓋太祖于功成而后，勳臣誅戮殆盡，而太宗則保全功臣處殊多，是則先優

於太祖矣。

建文去國，多有傳其自焚者，太宗心固疑之，猶恐建文尚在，終爲己患，甚至飭宦官求諸海外；子則謂太宗是舉，其量未免太窄。然苟無鄭和之出使，自無外邦島國之入貢；而文章亦安有如是熱鬧哉。

將有唐賽兒之亂，必先寫交趾之亂，穿針引線，尤見著者慧心。今之讀書，大都一知半解，吹毛求疵；設詢以究竟，必且瞠目，使令若輩爲之，吾知其將不知所云耳。事非經過不知難，吾復奚言乎？

第三十回 萬縷青絲報知己 兩行紅淚雪沉冤

却說那唐賽兒令那門徒折了一條柳木來，賽兒取在手裏，削成二個人的形狀，輕輕去放在一隻錦盒裏面，又命盛了一碗清水，把一枝小柳枝架在碗口，將一片柳葉兒，浮在水碗當中，佈置已畢，向那門徒說道：這錦盒和水碗，你須小心看守，不要離開。那錦盒也不許偷看，碗裏浮着柳葉，要時留心，切莫被風吹動了碰着碗邊兒。門徒一一答應，賽兒便匆匆出門去了。那門徒還不過十五六歲，很有些孩子氣；他等賽兒走後，心想錦盒裏不知是甚麼東西，非瞧他一下不可。看看天色晚下來了，那門

徒燃着燭兒，在那裏守着水碗兒，忽然一陣風過去，把燭吹滅了，忙再點火來，瞧那柳葉兒，已碰在水碗的邊上，忙用手去撥開時，手指兒一帶，將碗上的柳枝又碰落碗中，那門徒慌忙從碗裏撈起來，仍照着原狀擺好。猛聽得打門聲甚急，外面守門的開了門，只見賓鴻滿身透濕，拖泥帶水的進來，對那水碗裏望了望，便去換過衣服，又往外去了。那門徒獨坐着無聊，却偷偷的取過錦盒，開了盒蓋瞧着，見養兒削成的兩個木人，並坐在盒中的小屋裏，屋是白紙糊成的，什麼床帳器具，無不齊備。那門徒看了半晌，覺得這東西很好玩，害得他愛不忍釋起來，誰知燭上的火星迸開來，恰恰落在盒中，那紙糊房屋頓時燒了起來，門徒連連撲滅，早已燒去了一角。他纔不敢再玩，蓋了錦盒，依舊在旁邊坐守着。到了四更天氣，養兒和賓鴻回來了，向那門徒罵道：叫你不要開盒子兒，爲甚麼私自偷看的，那門徒掩飾道：師走後，我一動也不會動過。養兒憤憤地說道：你沒有動過，咱們住在路上的房子，什麼會燒了起來呢？你又把水碗中的柳葉柳條，都去弄沉在碗裏，害得你師傅渡江時，船也沉了，橋也倒了，這不是你不留心麼？似你這樣誤事的人，俺實在用你不着，快給俺滾出去罷！那門徒只得忍氣吞聲，不敢做聲。又過了幾天，那門徒在室中閒走，瞧見那酒甕蓋開着，恐怕師傅回來罵他不做事，就順手將甕頭蓋上。到了晚上，唐養元回家來，又罵那門徒道：俺在官署裏探消息，沒處藏身了，便去躲在酒

裏；你却把蓋蓋上，幾乎將俺悶死。以後家裏的物件，不准你亂動。那門徒連聲答應了，心上很是詫異。諸凡這樣的奇事，也說不盡他。那時投拜賽兒的人，一天多似一天，不上半年工夫，他的門徒居然有了三四萬人，又有各縣各郡的人，千里來相從的，賽兒的聲勢，便漸漸地大了起來。一班捕風捉影的胥役，都得了唐賽兒的賄賂，有的愛着唐賽兒的妖豔，大家眼開眼閉的過去。諸城的游擊馬如龍，聽得賓鴻和賽兒，私下裏買馬招兵，風聲很是不好，就派兵前去捕捉，却被唐賽兒指揮着門徒，一陣的亂殺，把三百個官兵殺得七零八落，四散逃命。賓鴻見禍已闖大了，索性張起白旗，領着三四萬的門徒，直殺入諸城，將縣尹仇緒擊死，逐走了游擊馬如龍，竟佔了諸城，又接連陷了益都，威聲大振。青州都指揮高鳳，領着五千健卒，來剿滅唐賽兒；兵到益都，兩陣對圓，高鳳躍馬出陣，這邊唐賽兒部下，董彥杲拒戰，不上三合，那董彥杲等，無非是鄉村的流氓，又不懂甚麼武藝的，如何敵得住高鳳，當下被高鳳手起刀落，劈董彥杲做了兩片。高鳳便驅着兵丁，大殺過來，忽見唐賽兒披髮仗劍，飛馬直前，口裏不知念些甚麼，只聽得一聲响亮，無數的青面獠牙的鬼怪，也仗着利刀，望高鳳軍中殺來，兵丁們見了，嚇得回身便走，唐賽兒乘勢掩殺，高鳳大敗而逃，退五十里下營。一面飛章入報，太宗看了奏牘，勃然大怒道：妖民這樣的胡鬧，地方官難道任他養應為患的麼？于是下諭，令柳升為安遠侯，掌

大將軍印，劉忠爲副，督着大兵十萬，浩浩蕩蕩的殺奔山東，大軍將至卸石棚，柳升吩咐立寨，誰知纔得安營，柳升坐在帳中，忽覺地上大震，暴雷也似的一响，平地陷落了丈餘，二個丈餘長的神將，金盔銀甲，從地窟中直跳出來。帳下將士，四散奔竄，柳升傳諭，兵士們莫慌，只把那些馬矢擲去，一霎時把兩個神將，趕得走頭沒路，似泰山般的倒下來，軍士亂刀齊上，剝了一會，再細瞧時，却是兩個泥人，身體還不到一尺長，穿着紙的衣甲，已給刀剝得粉碎了。兵士們見了，都笑了起來，柳升便對將士們說道：這些妖術，原是一種左道邪術，可以用正氣破他，你們上陣，切不要胆寒，想漢代時黃巾賊作亂，比現在要利害得多，尙且弄得一敗塗地，何況這小小的鼠輩，怕他則甚。兵士們見說，知道妖術是假的，又目覩離纜的泥人，所以胆也大了。這夜的軍營中，幾次鬧着鬼怪，一會兒猛獅來了，虎狼來了，都被柳升破去。看看天色微明，兵士們方要安睡，忽聽得喊聲大震，唐賽兒和賓鴻，親領着妖兵殺到。柳升叫軍士不許妄動，祇把硬弓射出去，妖兵也不敢近前，遠遠地搖旗譏罵，柳升和副將劉忠，命兵丁備下了犬羊血及污穢的東西，在營中坐待。到了日中，賽兒的士卒漸漸的懈了，大半下馬休息。這時柳升便披甲上馬，和劉忠分兩面殺出，唐賽兒忙整軍來迎，官兵個個奮勇直前，賽兒大敗，賓鴻落馬受擒，又是想駕雲逃走，被劉忠把犬血潑去，賓鴻從半空中掉下來，跌得腦漿迸裂的死了。唐賽兒也施

法術，兵丁用犬羊血灑去，鬼怪都變了紙人。賽兒見法不靈，只得回馬逃走。柳升揮兵追殺，可憐那一班徒衆，本是一些烏合，吃官兵殺得屍積如山，血滯道路。柳升乘勝克復了益都，諸城，莒州等地，獲住賊會三十餘人，一例軍前正法，祇逃走了唐賽兒，不曾捉住，後來被山東的土人殺了，把頭來獻與柳升。柳升領着部衆，班師回京。太宗見山東平定，因蒙會阿嚕台，恃着勇力，抗拒天使，擄掠邊地，太宗下諭，御駕親征，是年的秋天，出師塞外，足足鬧了三個多月，才得安靜。明年是永樂十九年，太宗以蒙人狡詐，須就鎮攝，便傳旨遷都北京。那時北京宮殿已經落成，正殿仍名奉天，右順左順門外，又增建太廟，太社稷，及社稷壇，先農壇等等，壯麗宏敞，遠勝南京。又添建濟甯宮，爲太后奉居，皇城東南，建皇太孫宮。乾清宮坤甯宮後面，又建了交泰殿。又建設仁壽，景福，景和，仁和，萬春，永春，永壽，長春等宮，備六宮嬪妃的居住。那太宗的德配徐皇后，是中山王徐達的長女，貌很醜陋，性又賢淑。太宗在藩邸的時候，幾次獲罪太祖，多虧徐皇后從中設法調停，太宗得不受罪譴。太祖在日常說：太宗——有賢婦，終身享受不盡了。太宗登極，便冊立徐氏做了皇后，平日非常的敬愛。徐皇后又著內訓二十篇，都是規戒婦女的格言。又拿古人的言行錄，編成書本，頒行四海。徐皇后本識字知書，對於朝政，輔助太宗的地方很是不少。但偏偏天不假年，這時忽然一病不起，竟至逝世。太宗想起皇后的多才賢淑，心

上很是悲傷，一面替皇后發喪，又命有道的高僧，建壇設醮，超度皇后。七月中旬，太宗親送靈輿，葬在長陵，並諡號仁孝皇后。那時徐達還有一個幼女，芳名喚做妙錦，便是徐皇后的妹子，年紀已二十一歲，不曾適人。太宗聞侍妙錦的才貌，更勝過徐皇后，便飭內臣，下幣致聘，要想立妙錦爲皇后。妙錦的哥子徐祖輝，見是上諭，不敢違拗，一口就應許下來。誰知那妙錦的性情，倒是十分古怪，他却不願意做皇后，堅持着不肯答應。徐祖輝沒法，祇好從實上聞，太宗聽了，又派了女官，來中山王府裏向妙錦勸駕，妙錦任他們說得口吐蓮花，他老是一個不答。太宗又命內史來勸妙錦，見妙錦沒有轉意，便親自駕臨王府，由祖輝出來迎接進去，太宗坐定，便召妙錦面陳。不一會，妙錦盈盈地來見駕，禮畢侍立一旁。太宗細瞧他的容貌，果然不差，雖是淡妝素服，却覺得豔光照人。太宗很和藹的問道：朕欲立卿爲皇后，爲甚這樣的見拒？想徐皇后在日，和朕也很雍睦，卿是姊妹，難道不知的麼？妙錦低頭說道：臣妾非故違陛下，自思質同蒲柳，不配做天下母，以是不敢應選，乞陛下洪恩，恕妾慢上。太宗待要回答，妙錦又道：臣妾福薄，既蒙陛下知遇，望賜寸地，妾得終身禮佛，就感激不盡了。太宗知妙錦固執，諒來不能強做，不由的嘆息一聲，便命起駕回宮。祖輝和妙錦，在後跪送，太宗心裏很爲懷惱，但還希冀妙錦回心過來，回宮之後，不時令女官內侍們，頒賜珠玉珍寶與妙錦，妙錦勉強受領，都用竹篋，把所賜

的東西，一一封鎖起來。這樣的過了半年，太宗又提起立后的事來，再派女官來勸妙錦，妙錦也嘆道：皇上不能忘情於我，總算是我的知己，那麼我就把半生的幸福，報了知己罷！妙錦說着，忽的將雲髻打散，提起金綵剪來，豐臚的幾下，把萬縷青絲，剪在手裏，用黃袱裹好，遞給那女官道：煩你上達皇帝，說我已削髮，從此遁入空門，不能再侍奉皇帝的了。那女官呆了半晌，只得回奏太宗，太宗也無可如何，只得令馬妃暫掌六宮，誓不別立皇后，空着這個位置，算是報答妙錦的。後來妙錦死了，太宗命照皇后禮節，也安葬在長陵，這是後話。太宗自喪了徐皇后，妙錦又削髮爲尼，弄得他兩頭脫空，正在滿心不樂的當兒，忽然高麗入貢，內有美女兩人，一個叫權英的，面貌豔冶，舉止嫵媚；太宗看了大喜，便立時選入後宮，當夜召幸。那權英不但美麗，又工媚術，太宗因此越發寵幸，就晉封他爲玉妃。那玉妃的肌膚，膩滑瑩潔，伸出手來，真和羊脂一般，又白又嫩，不說別的，祇就看他一身的玉膚，也要令人魂銷了。太宗笑問他爲甚皮膚這樣嬌嫩。玉妃回說：自幼兒便把玉當做食品，所以肌膚格外的細膩。太宗驚道：那玉是石質的，怎樣可以吃的。玉妃微笑道：高麗地方，原是產玉的所在。不過那種玉和市上做珍玩的又是不同，顏色有黃的也有白的，式樣兒也有大小和厚薄。這一類的玉，大都產在河中，高麗地方，有種人專在河中掏玉，掏着了便來賣給人家，黃的算爲上品，白的略次一點。吃玉的人，把玉

取來，滌洗乾淨，放在罐裏煮着，過了半晌，再將白薺草和玉同煮，待玉煮軟了，再把白薺草取出，這時的玉，已煮得和膏一般，又加上香料糖汁，吃起來味兒又鮮潔又是香美，無論甚麼東西，終比不上他的。太宗聽說，很是詫異道：那煮玉的白薺草，又是那裏來的？玉妃答道：這也是高麗的特產，出在產玉的河邊上，有了這草，河中必然有玉，那賣玉的人，掬了玉來賣時，順便拔了那白薺草，算是買玉時附贈的。這白薺草和玉，性情極其相反，不管怎樣厚的玉，一經了和草同煮，便柔軟如綿的了，大約也是一種相生相尅的意思罷！太宗笑着問道：你幼時便這樣煮玉吃的麼？玉妃微笑道：臣妾的老父，那時愛妾如掌上明珠，還特雇了一個老嫗，專一替妾煮玉，自三四歲上，直吃到十八九歲，老父死後，家景漸漸中落，也沒有閒錢再去買玉吃了。今年高麗國王，挑選美女進貢，見臣妾生得肌膚瑩潔，便也選在裏面，現得侍候陛下，不是妾的萬幸麼？太宗點頭道：你既歡喜吃玉，朕就命那裏的官吏去採辦去。於是傳諭，令宦官永祿，專往高麗採玉。那永祿領了旨意，開了一隻大船，上插着紅旗，大書奉旨採玉四個大字，一路上繡幟飄揚，錦帆滿張，直達高麗；那面的地方官吏，自忙着迎送，永祿也乘間勒索，高麗的人民，不勝他的滋擾，暗中糾集了無賴惡黨，舉旗作亂，又戕了明朝守將，殺死永祿；太宗聞報大憤，立飭英國公張輔，出師高麗，自永樂十九年三月往征，直到九月班師。太宗仍命內監，赴高麗採玉，

時人稱爲取寶船。每一箇月中，往高麗採玉一次，玉妃得玉，便親自調羹，等到羹好，先進太宗，太宗嘗了玉的滋味，果和別的不同，從此和玉妃有了同癖。據內務的報告，祇就探玉這一項，耗費報銷月支五十五餘萬兩，當時已這樣的奢靡，怪不得清廷要窮奢極慾了。一天太宗攜了玉妃，往游西苑。這個西苑，是在河東，距御花園約半里許。太宗遷都北京，便命建一個大花園在河東，賜名叫做西苑。那西苑裏面，有無逸亭，有溫玉泉，有秋輝夕照，有漪漣池，有清芬盞，有風月無邊樓，雪玉亭，明鏡湖，玉樹，翡翠樹，放鶴亭，松竹梅三清軒，種種名勝，都是清幽莊麗，無美不俱的。當落成的第一日，承造西苑的是司禮監余煇，便來請駕幸西苑，太宗見奏，帶了玉妃，和幾個內侍宮女，竟往西苑中來。這時正是三春的天氣，碧柳絲絲，紅花如錦，千花萬卉，共鬥芳菲。又加上苑中的畫棟雕梁，愈覺得景緻的幽美了。太宗一面游着，只是讚不絕口，正在有興的當兒，忽聽得園外一陣的嚷聲，接着便是脚步聲離亂，一個蓬頭散髮的女子，領着三個孩子，一個女兒，望着園中直嚷進來。太宗很是不懂，方在怔愕着，那女子一見了太宗，便拖住衣袖放聲大哭，還不住地把頭向太宗身上撞去，太宗吃了一驚，再仔細瞧時，却是自己的妹子甯國公主。太宗忙說道：「你有什麼話，儘管可以好好的講，爲什麼要弄成這個樣子？」甯國公主又大哭道：「還講甚麼話，你只把梅駙馬還俺就是了，否則情願撞死在你的面前。」太宗見他

說不明白，又有那三個孩子一個女兒，也來纏繞着太宗，啼哭着向他爹爹。太宗這時十分爲難，又不好變臉，正當無可奈何，恰巧楊士奇和楊榮，因蒙裔阿魯台衛，率領部衆，又寇邊疆，守臣都指揮哈靈，飛章入奏，急求援兵。楊士奇楊榮兩人，方主持內閣，接到了奏疏，不敢怠慢，便進西苑來見太宗，正好甯國公主，在那裏和太宗拚命；楊士奇便上前相勸，甯國公主把梅駙馬失蹤事，對楊士奇略略說了一遍，士奇也心裏明白，只得勸甯國公主道：木已成舟，公主也不必悲傷了，楊榮也來安慰，經兩人說得舌敝唇焦，甯國公主纔答應了，要求把殺駙馬的潭深趙曦立時正法，三個兒子統賜爵祿，女兒照郡主例遣嫁。太宗見說，只得一一依允，並親書了諭旨，付給公主，命刑部立逮趙曦潭深，即日棄市，又加贈梅駙馬爲靖遠公，三子襲侯爵，女兒由奉旨配婚，甯國公主見事事如願，才領着三子一女，含淚自去。這甯國公主，是太祖的長女，嫁給駙馬梅般，當太宗舉白幟靖難，梅般引兵抗拒，太宗連吃他幾個敗仗。太宗登基，下詔召梅般進京，梅般只守着兗州，不肯奉詔，太宗越發恨他了。其時幾次要發兵去征他，都被徐皇后擋住。又太宗初入京城，命建文帝舊臣方孝孺草詔頒布天下，孝孺不但不肯動筆，反把太宗大罵一頓，說滿朝文武，駙馬梅般之外，盡是賊臣。太宗大怒，殺了方孝孺，梅般是孝孺黨，殺梅般的心也越切了。那潭深趙曦，是梅般部下的正副指揮，太宗密傳諭旨，令潭深趙曦暗圖梅

般趙曦和潭深，便私下議好了，借名操兵，請梅殷校閱，梅殷不知是計，竟和潭趙兩人，並馬出城，到了護城河邊，兩人一聲暗號，把梅殷推下河去，部下的衛兵，慌忙下橋去救，潭深拔劍大喝道：誰敢救援梅殷的，俺就砍下他的腦袋。衛兵們聽了，知道梅駙馬是他兩人謀死的，便吶喊了一聲，大家紛紛走散了。內中有幾個心腹的人，連夜去報給甯國公主，說了潭深趙曦謀死的情形，公主聽了，放聲大哭，就領着他三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，哭到宮裏來和太宗拚命。太宗做了這虛心的事，不覺也有些愧對公主，祇好由他鬧着。幸得楊士奇和楊榮進來，才解了這場的圍。公主領着上諭出宮，立刻捕了趙潭兩人，親見他們把潭趙斷頭，公主又命摘取了兩人的心肝，向梅駙馬的靈前致祭。這裏太宗和楊士奇等，議定出兵征阿嚕台衛，太宗雄心勃勃，便下諭即日親征。楊士奇等再三阻諫，太宗不聽，第二天上太宗命皇太子高熾監國，自己到御校場來，點起三十萬大軍，出塞北征去了。這一次的親征，直到了永樂二十二年，總算把阿嚕台征服，太宗下諭班師，大兵到了白邨山，忽京中的警報到來，是玉妃逝世了。太宗聽說死了玉妃，不由的悲痛欲絕，因此衰毀太甚，聖躬也有些不豫起來。回到榆木川時，太宗的病越沉重了，便召楊榮、夏原吉、金幼孜三大學士，及英國公張輔等，到了榻前，太宗囑咐了後事，令太子高熾即位，楊榮等頓首涕泣受命。這天的晚上，太宗忽然睜眼問內侍海壽道：到北京還有多

少日路程，海壽跪稟道：「須至七月中可到。」太宗長嘆一聲道：「看來等不得了，說罷便閉關不說了。」海壽見太宗形色不妙，忙去報知侍駕的大臣，楊榮、張輔、金幼孜等慌忙進御帳來問安時，太宗早已駕崩了。楊榮等痛哭了一場，却不給太宗發喪，祇令內侍海壽星夜進京。要知後事怎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史載徐達有兩女，而不及於妙錦，維稗鈔中嘗載妙錦之事甚悉。迨張太后時，妙錦仍復舊髮，且曾一度進宮，賞優厚，宮女等相顧私議曰：「此蓋鄙皇后而不爲者也。」妙錦其亦奇女子乎？

方孝孺之受戮，本在太宗進京之時，與其弟孝仁同日棄市。方氏迺一代大儒，攷之史傳，其所行亦不愧爲君子，惜性過拘泥，見近迂腐，試觀其勸建文之折屋薄民，冀北軍之自去，斯種謀畫，尤覺可哂，顧其耿耿之心，不無可諒耳。苟與茹犛輩較，則方氏倍覺可敬。

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？是言直誦盡千古梟雄。太宗起自藩邸，終至身登大寶，兩討異邦，四出塞北，英名振諸四海，明代君之盛世，無有過於是者；其死也，亦不過一雙空手而去耳！然則爭權奪利，果何爲哉？